

第一章只要工夫到位，没有攻不下的城堡

古代军事家的经验告诉欧阳佟，正面攻不下，你就侧面进攻，侧面攻不下，你再正面进攻。反复攻还攻不下，你就立体进攻。这种事，就像追求一个女人，以他的经验来看，只要工夫做到位，世界上没有攻不下的城堡。

1

邱萍第一次向王禹丹介绍欧阳佟的时候，王禹丹仅仅只是冷笑了一声。

王禹丹是美人胚子，哪怕是冷笑，也别有一种风韵。事后，王禹丹坦率地告诉欧阳佟，她之所以冷笑，有两个原因，第一，欧阳佟是德山人，而她平生最不喜欢的就是德山人。第二，欧阳佟是复姓，而她的老公，恰恰是复姓，叫司马常空。

至于王禹丹不喜欢德山人以及不喜欢复姓的原因，欧阳佟是在很久之后才知道的。

同样，邱萍第一次向欧阳佟介绍王禹丹的时候，欧阳佟对王禹丹也没有丝毫兴趣。他甚至刻薄地说，我没有恋母情结。

欧阳佟之所以这样说，并不是因为他对王禹丹有很深的了解，也不是因为王禹丹的年龄真的大到了可以当欧阳佟妈妈的程度，而是因为欧阳佟的刻薄以及身边美女无数且一个比一个年轻漂亮。换句话说，对于年龄比自己大哪怕是和自己接近的女人，欧阳佟没有太大兴趣。

虽然如此，他们还是见面了，不为别的，就因为张罗这件事的人是邱萍。邱萍是江南省的社交皇后、省委接待处处长，身后有一个比蜘蛛网还复杂的人脉网，无论是王禹丹还是欧阳佟，都会对她身后的那张网肃然起敬。

邱萍原本约定一起吃晚饭，可欧阳佟说，他晚上有饭局，饭后喝喝茶还可以。邱萍就说，那好，我们吃过饭后在喜来登喝茶，你直接过来就行了。

欧阳佟晚上确实有个饭局，约他的人是老同学杨大元，已经约了好几次，欧阳佟一直没抽出时间。这并不是说杨大元的饭局有多么重要，恰恰相反，杨大元就是这么个人，喜欢在酒桌上交朋友，除了早餐在家吃，一个月的六十次午晚餐，大概要坐八十张餐桌，有时是几桌轮流转。到了下午五点，如果还没约到人一起吃饭，杨大元心里就会发虚发慌，觉得这个世界可能要抛弃他了。他也喜欢每天带着酒气回家并且对漂亮的老婆伍燕华说，你看你老公是多么的努力，为了这个家为了你，只差连命都赔上了。欧阳佟知道，杨大元的饭局，去不去都是那么回事，去了，无非是给他长些脸，让他在自己那些狐朋狗友面前将欧阳佟狠狠地吹一顿，说跟省委哪个书记哪个省长关系如何如何之类的话，然后再揽一堆麻烦事，让他帮忙处理。如果不是邱萍约吃饭，欧阳佟根本就没打算赴杨大元的约。想一想，和两个加起来九十岁的老女人一起，能吃出什么情调来？还不如去见杨大元。

吃饭的地点在《江南日报》旁边的德山家常菜馆。这是一个不挂牌的菜馆，普通的三套居民楼，甚至没有装修，看上去很简陋，却是正宗的德山菜。欧阳佟到这里来吃过两次，除了环境不太好，口味还不错。

杨大元只请了四个人，欧阳佟之外，还叫上了伍能建，另外两位是年轻女士。杨大元只介绍了一位，说是姓吴。介绍另一位的时候，反倒是问吴小姐。吴小姐说，这是我的朋友，文雨芳。雍州话中，所有 Y 字头均发 R 音，文雨芳和吻乳房完全谐音。欧阳佟便说，这个名字好，我喜欢。杨大元更直接，说，男人都喜欢。吴小姐作势打了杨大元一下，说，德行。这个动作够暧昧，欧阳佟因此知道，这个吴小姐，定然是杨大元的又一个女朋友。至于文雨芳，吴小姐介绍说，是她的好朋友，目前是江南大学的在读研究生。文雨芳连忙更正，说，还没读呢，要过完暑假。

和以前不同的是，今天的酒桌显得沉闷，一向多话的杨大元，异常沉默。不知是不是刚才涉及的话题让两位年轻女孩难堪，她们也没有话，欧阳佟只好和伍能建随意地聊着。他和伍能建见过一次，知道他是阳山大庙德云大师的俗家弟子，一个半大师级人物，最擅长的是看风水看命相。伍能建记性出奇的好，竟然叫出了欧阳佟的名字，一见面就说，欧大记者，你红光满面，看来最近有大喜事呀。欧阳佟便说，扯淡，我能有什么喜事？伍能建认真看了看欧阳佟那张瘦瘦小小的脸，说，你最近运程不错，做什么什么顺。欧阳佟说，是吗？我怎么觉得什么都不顺？伍能建说，不会呀。桃花运一直很旺，财运也不错。而且，会越来越旺。官运嘛，以前会有些阻滞，不过你不用担心，很快就会大有改善。上次见伍能建，他也是这么说的，所以，欧阳佟并不当真，转头看文雨芳，见她也正盯着自己。文雨芳有一双灵泛的眼睛，顾盼之间，有一种青幽的光射出来，令人心中一颤。对于女人，欧阳佟可谓经验丰富，他很清楚，追求女人的第一步，就是要让自己的目光去和女人的目光撞击，一旦撞出火花，这个女人，很可能就会在电光火石之间融化。可不知为什么，面对这个女人，欧阳佟竟然有一种说不清的情愫，心中所有的勇气，一瞬间消失了，如同两个武林高手过招，一试之下，感觉对方的功力深厚，一旦硬接，肯定会内伤惨重。所以，理性的高手，会采取一种自我保护的方法，巧妙地避过对手的锋芒。

欧阳佟避开了文雨芳的目光，转向杨大元，问他，怎么样？听说你们搞发行改革，对你有影响吗？杨大元重重地叹了一口气，说，别提了，喝酒。欧阳佟一听，就知道杨大元的情绪低落，与这次《江南日报》的发行改革有关。当初，杨大元进《雍州都市报》当发行部副主任，是欧阳佟帮的忙，这次发行改革如果影响到杨大元，作为朋友，欧阳佟肯定不会袖手旁观。反复问了几句，杨大元才说，这次报社搞发行改革，是以《江南日报》为基础成立发行公司。发行公司属于江南日报集团的二级单位，正处级，和《雍州都市报》平级。都市报发行部的原主任是副处级，想趁这个机会升半级。可这个人没有能力，都市报的发行工作，主要是杨大元在做。他担心杨大元功高盖主，所以想尽办法整他。如此一来，杨大元便处在一个极其微妙的位置，如果得到领导的信任，往上走一下，不仅可以解决社聘，而且，可能升为副处级，担任发行公司副总经理。问题在于，杨大元目前仅仅属于报聘，并不是江南日报社的正式员工，只要这个主任踩准了，杨大元很可能被清理出报社。

听了这话，欧阳佟拍案而起，说，你放心，这件事我替你做主。你们报纸的朱社长和我是哥们儿，总编辑老刘和我关系也不错，我去找他们说说。我就不信，我斗不赢一个小小的发行部主任。

杨大元一再邀欧阳佟出来吃饭，就是为了这个事，得到他的明确答复，心情开始好转，酒兴也就上来了，和伍能建一杯又一杯喝酒。欧阳佟酒力有限，杨大元倒是很照顾他，每次只要他表示一下即可。伍能建三句话不离本行，说着说着，话题又落到了命相运程。伍能建

说，其实，你们两人的命相都好，属于那种大富大贵之相，尤其重要的是，你们两人性格互补，如果两人合作，无往而不利。说过两人，伍能建又单说欧阳佟，他说欧阳佟属于那种想做什么都能成功的人，尤其人缘好，走到哪里都不缺朋友，而且还都是有职有权有才有钱的高层次朋友。他特别提醒欧阳佟，最近就有好机会，一定要好好把握。

似乎是为了印证伍能建的话，欧阳佟的手机在此时响了起来。是省广电局一个领导打来的，通报了一个特别的消息，省电视台副台长汪嘉丰刚刚出了车祸，死了。最初，欧阳佟只是当做新闻在听，并且为这个年轻副台长的不幸充满悲伤。

欧阳佟接电话的时候，杨大元开始向文雨芳发起攻击。杨大元这家伙真是吃着碗里看着锅里，当着吴小姐的面，都敢追别的女人。文雨芳嫩得像刚刚冒出土的两片叶芽，那皮肤也不知怎么长的，完全不像是皮肤，倒像是团凝固的奶油。整个脸部，十分精致，没有半点瑕疵。杨大元的女朋友，已经算是漂亮女人了，和文雨芳坐在一起，即成了鲜花和绿叶的区别。别说杨大元这种花心大少见了漂亮女人会动心，就是欧阳佟，也是心动不已。同时，欧阳佟也想，这个吴小姐看来是个傻大姐，哪有身边带个漂亮女人将自己比得黯然无色的？这不是明确无误地怂恿杨大元移情别恋吗？

吃过饭，杨大元提议去唱歌。他的目的，显然不在招待好欧阳佟和伍能建，而是进攻文雨芳。欧阳佟也蠢蠢欲动，甚至想和杨大元来一场比赛。与杨大元比，他在身高外貌上都没有优势，可他毕竟是钻石王老五，和杨大元的已婚之身，是完全不同的。正当他考虑是否答应时，有手机短信来了。是邱萍，问他什么时候到。欧阳佟想起自己还有一个约会，只好告辞。没想到文雨芳说要回学校，也告辞。杨大元于是提议让欧阳佟送她一程，结果反倒给了欧阳佟机会。

坐上车，欧阳佟问文雨芳去哪儿。文雨芳说随便。欧阳佟奇怪了，说，你不是要回学校吗？文雨芳说，不喜欢杨大元那色迷迷的嘴脸才那样说的。欧阳佟觉得这句话颇有意味，杨大元毕竟是他的朋友，她故意在他面前贬损自己的朋友，岂不是暗示她愿意和自己在一起？他说，不会吧？杨大元好像挺受女孩子喜欢呀。文雨芳说，是些涉世未深的懵懂少女吧？欧阳佟觉得这个女孩有趣，就有意调侃她，说，我竟然不知道你已经中年了，真看不出来。文雨芳说，生理年龄虽然没有中年，但心理年龄难道就不能提前成熟？欧阳佟偏过头看了看她，说，熟了吗？我怎么看着还青嫩得很？文雨芳说，心理年龄是看不出来的。欧阳佟说，那怎么办？拿尺子量？

文雨芳说，难怪你和杨大元会成为朋友，你们有共同点。欧阳佟有些坏坏地说，那是当然，我们肯定有共同点，而且还不止一点，非常多。比如他有喉结我也有喉结，你就没有。文雨芳说，少来。这种弱智的幽默，骗小姑娘还差不多。欧阳佟说，对不起，我又忘了，你已经不是小姑娘，而是大婶。文雨芳说，你以为这样就可以打击我？我告诉你，本小姐真金不怕洪炉火，这种小CASE，我已经有了足够免疫力。

话虽然不多，欧阳佟也已经得出了一个判断，这个女孩别碰。以他的经验，无论是做老婆还是做情人，那种傻乎乎的女人最好，你说一她不问二，轻松。女人一旦有了思想，就会经常对你问为什么，这种女人，就只适合坐着品咖啡。面前这个女孩，应该就是一个适合坐而论道的女人，和这种女人调情，一个字，累。想明白这一点，欧阳佟对她的兴趣大减，便不再说话，一门心思开车。她却不甘寂寞，主动提了很多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欧阳佟基本上能用一个字绝对不使用两个字。比如她问，你是记者？欧阳佟说，是。她又说，你在哪家

报社？欧阳佟说，卫视。她说，电视台的？电视台是不是很好玩？他说，不。她再说，哪天我去你们电视台玩吧，欢不欢迎？他说，好。

不过，最后欧阳佟将车子停在江南大学门口时，他还是不得不多说了几句话。因为她说，你怎么送我回来了？欧阳佟不得不说，因为我不知道该送你去哪里。车子停下来，她却不动，似乎不想下去。欧阳佟只好再次主动开口，说，难道还需要一个告别仪式？文雨芳说，也不错，要看你有没有创意。欧阳佟说，和女孩在一起，我的脑子短路，只会做两件事。她问，哪两件？他说，吻别和别。你选哪一件？她问，有第三种选择不？他说，有。跟我回去。她说，没劲，又是一个色狼。便下车走了。

欧阳佟也没有依恋，驱车返回，向喜来登赶。行驶途中，突然就想到了汪嘉丰的车祸，对于人生无常大为感叹。接着又想，这个消息，为什么是广电局的那位领导而不是别人告诉他？想想那位领导的话，似乎话里有话。再仔细一想，他突然明白过来。省电视台共有五个副台长，三个台长助理，还有六个副总编辑。这十四个人，只有常务副台长和一名年龄较大的副台长是正处，其余都是副处级。可是，副台长和副台长之间，副台长和台长助理之间，以及台长助理和副总编辑之间，实权相差非常之大。以欧阳佟为例，副总编辑中，他的资格属于最老的，一年下来，所有收入，大概也就六万元。副台长和台长助理，公开的收入，和他差不多，可人家拥有签单权，一年的消费，可能有六十万。再加上各种人物送的，实际消费能力，就是上百万。现在，死了一个副总编辑，最有可能递补这一职位的，自然是三个台长助理和六个副总编辑。显然，那位局领导是希望欧阳佟争取一下。

想到伍能建说他最近就有好机会，人生难道真有某种命运的力量在左右着？既然是机会，就要好好地利用一下。来到喜来登，跨进电梯时，欧阳佟这样想着。

邱萍和王禹丹晚上在喜来登餐厅吃完饭，直接上三十八楼要了房间喝茶。欧阳佟进去时，王禹丹正斜着身子坐在一张很大的沙发上，双脚收起，从身子的一侧搁在沙发上，脚上没有穿袜子，黑色指甲油非常醒目。这姿势不是很淑女，却很优雅。事后，欧阳佟多次回想过王禹丹当时的坐姿，越想越觉得奇怪。无论哪个女人，用那种姿势坐着，大多会显得难看的，为什么偏偏只有王禹丹显得优雅？换个熟悉的人，欧阳佟会指着她说，你看你，像什么样子？像个慵懒地坐在那里等嫖客叫钟的妓女。就算是不熟悉的女人，他也可能这样说，只是看到王禹丹时，他却说不出来。王禹丹仅仅看了欧阳佟一眼，打过招呼，甚至没有起身，也没有改变坐姿。这一眼，让王禹丹对欧阳佟的印象再打了一个折扣。面前这个欧阳佟，身高估计不过一米六几，瘦瘦小小的，剃着平头，身上竟然有一股很浓的香水味。王禹丹的目光不再停留在他的身上，甚至偶尔路过，也不留一点痕迹。

与此相反，欧阳佟却被王禹丹震了一下。他怎么都没料到，王禹丹竟然是个美女。欧阳佟对于美女的界定是非常苛刻的，在他的标准中，但凡三十五岁以上的女人，就永远不能跻身于美女之列了。然而，这并不影响他毫不犹豫地将美女的头衔送给王禹丹。他原以为，王禹丹至少应该有五十岁，属于那种黑瘦黑瘦的女人，可实际上，王禹丹不是，她是一尊观音。不错，这个名字一旦在脑中冒出，欧阳佟便觉得再贴切不过。她和人们熟悉的观音像太像了，仿佛所有与观音有关的画像，都是按照她的模样画下来的。她的皮肤很白很细嫩，与她的年龄完全不相称。比如她搁在沙发上的那两条腿，欧阳佟仅仅是瞥了一眼，便有了一种强烈的好奇。按照他的阅人经验，这种年龄的女人，腿部肌肉只可能有两种形态，一种是那种紧绷着突显肌腱线条显得很有棱角的，那是因为她们想留住青春的尾巴，加大运动量的结果；一种是那种无所用心随意而为的臃肿膨胀，仿佛被发过的面一般，那是中年发福又不注意保

养的结果。可王禹丹是个特例，她的双腿线条流畅，既不显紧绷也不显松弛。欧阳佟的印象中，这样的美腿，只有十八岁的女孩才有。唯一显示年龄的是她微微笑着的时候，眼角有些纹路，那种纹路并不难看，倒更显出一种成熟女人的丽质纹理。

王禹丹是著名的企业家，全国人大代表，江南实业（烟草）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欧阳佟以为，这样的女人，一定是那种叱咤风云的，就像邱萍，其豪放和伶俐，让人叹为观止。可实际上并非如此，王禹丹除了外貌上的大气，整个气质却显得非常小女人，声音悦耳动听，微笑妩媚娴雅，尤其是那一口好牙，是真正的糯米牙，张合之间，有着白得泛蓝的光射出来。如果是在电话中听到她的声音，欧阳佟肯定会误以为她是个十八岁的娇娇少女。最令欧阳佟惊讶的还不在于她的外貌和气质，而在于她谈话的内容，竟然是穿衣打扮，太小女人了。难道说，这就是古人所说的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两个女人谈这类事，欧阳佟坐在一旁完全插不上口，有些尴尬，也有些恼火。他很想问一问邱萍，你是什么意思？把我叫来，就听你们谈这个？怎么说，我欧阳佟在江南省也算是一个人物吧。他想，再过五分钟，我立即走人。

就在他默念着时间的时候，王禹丹提到了这次的北京之行，神情颇显得有点无奈。欧阳佟知道邱萍去了一趟北京，没料到她是和王禹丹一起去的。欧阳佟随口说，萍姐，你这次去北京，没去看一下武蒙？

邱萍说，我原是计划去的，没想到事情办得不顺，心情搞坏了。加上武蒙太忙，约不上时间。

欧阳佟说，哦，还有你办不了的事？这真是奇怪了。

邱萍说，别说我办不了，我看这事，世界上根本没人能办成。

欧阳佟一下子激动起来，说，那可不一定，你忘了一个人吧？

王禹丹问，忘了谁？

欧阳佟在自己胸前拍了两下，自信满满地说，当然是欧某人。

王禹丹对德山人印象不好，有一个重要原因，德山人喜欢说大话做小事。凡事大包大揽，仿佛无所不会无所不能，但真让他们做，肯定不行。听了欧阳佟的话，王禹丹感觉又一次证实了自己对德山人的认定，不屑地笑了一下，不再出声。

邱萍和欧阳佟熟，根本不在意他这种性格，对他说，你以为你是谁？你知道我们是去办什么事？

欧阳佟说，只要不是去见总书记，就一定有办法。就算你们要见总书记，我看也是四个字，事在人为。

邱萍说，我们是想去请林飞为江南烟草做形象代言人。

欧阳佟一下子愣了。请林飞为江南烟草做广告？林飞可是新科奥运冠军，亚洲飞人，他的形象就是健康向上的标志，江南烟草是什么？吸烟有害健康，是毒品的标志。让林飞为毒品做形象代言人？太异想天开了，大概只有王禹丹这种女人才会想得到。这个女人，真是太会做梦了。

邱萍说，怎么样？还吹不？

欧阳佟被逼到了墙角，无路可退了，说，我吹什么？我干吗要吹？我这个人，可能有千千万万的缺点，只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从来都不吹牛。我告诉你，这件事，还真只有我老人家出马，才有那么点希望。

邱萍说，看吧看吧，搞电视的人，就这德行。

王禹丹对欧阳佟印象不好，有意将他一军，便说，你能请到林飞？只要你能办成这件事，要什么条件，你尽管开，我另外给你劳务费二十五万。

欧阳佟再次愣了一下。这世界上，还真有拿手电光当电线杆往上爬的。自己将话说满了，如同项羽将釜破了将舟沉了，退路被自己堵死。怎么办？让她更进一步看轻自己？不行，你玩高屋建瓴不是？那我就和你玩太空飞人。

他说，好哇，你去把上海世贸大厦的总统套房租一个月，我就帮你把这件事搞定。

欧阳佟原想，上海世贸大厦的总统套房可不便宜，住一晚，怎么都要一两万吧，一个月下来，得有几十万，加上其他费用，岂不是上百万？你王禹丹是大企业家不错，可你那企业是国家的，如此奢侈铺排，大概无法通过职工代表大会或者董事会吧？只要你达不到我的条件，我也就可以挽回面子了。可他万万没想到，王禹丹竟然说，上海世贸大厦顶楼的总统套房是吧？租一个月是吧？你把时间安排一下，提前把动身时间告诉我，我好预订。

欧阳佟还真没料到，竟然遇到这么个人，和自己铆上了。欧阳佟喜欢吹大牛是不错，但也有一个经验，只要你将牛吹到别人无法证实的程度，那就不叫吹牛了。退一步说，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这个世界上从来都不缺少路，只缺少发现路的眼睛和开辟路的毅力。非常努力地去干一件事，只要思考到位，方法得当，没有干不成的。自己是被逼上梁山了，无论如何，不能在这个女人面前示弱。他稍稍想了一下，对王禹丹说，那好，一个星期之内，我给你答复。

当晚分手，欧阳佟自己开车走了。邱萍是公务员，私务不方便用公车，所以由王禹丹送她。坐在车上，两人便开始谈论欧阳佟。邱萍说，怎么样？王禹丹故意说，什么怎么样？邱萍说，欧阳佟呀，你对他印象怎么样？王禹丹坦率地说，不怎么样。我相信你说的，他才华横溢，但仗着自己的才华，喜欢夸夸其谈。我不喜欢这样的人。

邱萍将奥迪车的座椅向后移动，将自己的双脚从鞋中脱离出来，搁在面前的仪表板上，身子尽可能地往后靠。王禹丹说，你看看，哪有一点女人样，难怪你老婆要和你离婚。邱萍反唇相讥，你淑女呀，你淑女又怎么样？你老公不也让你资源闲置？王禹丹又说，这个欧阳佟，应该很花吧？邱萍说，怎么样？对他有点兴趣了？王禹丹说，本宫如果对男人有兴趣，

也轮不上他吧？邱萍说，说的也是，这小子是个怪胎。

对于怪胎一说，王禹丹并不认同。在她看来，欧阳佟就是一个典型的德山人，喜欢夸夸其谈，不切实际，眼高手低，整个人活在一张嘴。这种人幸好从事的是新闻工作，物有所值，人尽其才。新闻嘛，需要的就是吹牛，大跃进的时候，报道粮食亩产超万斤，那才是新闻的极致和根本。也难怪省里的领导喜欢他，他能将人家手里的稻草吹成金条，将人家心里虚妄的梦幻吹成真实，这自然就是名记本色。王禹丹可谓阅人无数，她太了解这类人了，如果和他们谈话，你确实常常能够被他某种思想的闪光炫目，但如果你让他们干实事，什么都干不成，哪怕是將一壶水烧开，都干不好。

邱萍自然更了解欧阳佟一些，她告诉王禹丹，她对欧阳佟有三个形象的比喻，一是刺猬，一是弹簧，一是某种机械玩具。王禹丹怎么都无法将这三种东西和欧阳佟的形象联系起来，便希望邱萍进一步解释。邱萍说，这小子就像一只刺猬，绝对只能顺着毛摸，否则，你的手会被扎得鲜血淋漓。他那张嘴是刀子，伤人无数，却又令人无法还击。王禹丹认同这种比喻，她觉得，欧阳佟给自己的印象就是如此。邱萍接着说第二个比喻，他就像性能最好的弹簧，不压不弹，越压越弹，压力越大，弹性也就越大。对于这一点，王禹丹觉得也对也不对，弹簧的反弹是一种力量，而欧阳佟的反弹，是一种狡智。邱萍的第三个比喻是某种机械玩具。她说，机械玩具都得上发条，如果不拧发条，它就什么都不是，一旦拧紧了发条，它就动了起来，又蹦又跳，而且跳得特别欢。对于这一点，王禹丹并没有直观感受，不置可否。邱萍说，请林飞做形象代言人这件事，说不定还真能成。王禹丹当即大表怀疑，说，本宫和你邱大师联手都不能办成的事，这个世界上，还有人能办成？换个场合，邱萍会认为王禹丹的话是绝对真理。她自己就在不同的场合反复说过，她和王禹丹是绝代双骄，只要两人联手，没有她们办不成的事。可这一次面对欧阳佟，邱萍似乎没有了从前的自信，尤其是在林飞以及国家体育总局那里碰了一鼻子灰之后。

邱萍说，说实话，我认识的人不少，能和他比的，还真没几个。他下定决心要干的事，没有干不成的。只可惜，他天性浪荡，自命不凡又大大咧咧，还特别见异思迁喜新厌旧，对待任何事，大概只有几分钟热度。王禹丹说，照你这么说，还真值得一试？邱萍说，我刚才说了呀，他是属弹簧的，你越压，他跳得越高。不信你试一下，我估计，最后他如果没办法可想了，就算是绑架，也会将林飞绑到你的面前。

其实，王禹丹仅仅只是顺了邱萍的话题，对于欧阳佟这个人，从见第一面开始，她已经盖棺论定。更深一层的原因，她一直都在物色一个人，希望和这个人一起，做一番大事业。显然，欧阳佟的差距太大，此事不说也罢。

2

第二天上午，欧阳佟来到了江南日报社，替杨大元跑关系。

杨大元是欧阳佟穿开裆裤时的朋友。杨大元和欧阳佟是上下村，两人的一切，似乎全都是反着来的。欧阳佟比杨大元大两岁，可欧阳佟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杨大元才上小学一年级。原因是欧阳佟六岁入学而杨大元八岁才被父亲用牛鞭子抽着赶进学校。别看欧阳佟读四年级又比杨大元大两岁，身高却比读一年级的杨大元矮一点点。欧阳佟一直矮小，总是人家欺负的对象。杨大元人高马大，从小就是打架大王，虽然见谁打谁，不需要理由就动手，却

服欧阳佟，成了他的保护者。欧阳佟读初中的时候，杨大元才上小学三年级。乡中学和村小学，两所学校相距约一公里。杨大元智商不是太高，读书不行，也没有兴趣，常常逃学跑到中学去找欧阳佟玩。欧阳佟虽然也贪玩，可成绩非常之好，两年后，以全乡第一的成绩，考入县一中。又过了两年，以全县文科状元的身份，考上复旦大学新闻系。欧阳佟在他那个乡创造了很多第一。时隔不久，读书不行的杨大元，找关系改户口当兵去了。欧阳佟大学毕业，坚决要求回江南省，后分配到江南电视台当记者。杨大元在部队入了党，因为没有文凭，提干无望，只好转业，在深圳打了三年工，然后自己开公司。又过了三年，杨大元从深圳回到了雍州，还带回一个如花似玉的老婆。在雍州，杨大元做过很多生意，卖过服装，开过餐馆，还开过小百货店。杨大元的这些生意到底成不成功，欧阳佟不十分清楚。按照杨大元自己所说，他的每一个生意都是极其成功的，可欧阳佟有一个疑问，如果成功，你为什么不着着做下去？两年前，杨大元决定关掉他的餐馆，希望欧阳佟帮他找个活做。欧阳佟说，你的餐馆开得好好的，为什么不干了？杨大元说，餐馆倒是开得很好，可赚的钱都在账面上。他对人太好了，社会上朋友太多，谁来吃饭他都买单。他老婆觉得这样下去不行，就不准他来餐馆，可人家只要给他一个电话，他同样买单。欧阳佟一想，杨大元确实是这样一个人，他的餐馆还真不能开下去，就跑到江南日报找熟人，最后为他谋了个《雍州都市报》发行部副主任的职位。

现在的新闻单位都搞双轨制了，有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区别。报社则有社聘、报聘和部聘三种。社聘就是由江南日报社下文聘用的员工，也就是老体制下的正式员工，待遇相当于国家公务员，其行政职务尤其是副处级以上职务，由省委组织部承认甚至下文。报聘是由下属各子报签约聘用的员工，部聘则是由下属子报的各部门聘用，虽说报聘和部聘都属于临时工，但临时工和临时工，还存在差别。报聘员工，要履行一定的聘用手续，聘用或者辞退，需要经过各子报社委会或者编委会，干得好的，可以获得社聘资格。部聘则基本属于打声招呼就可以进出，什么手续都不需要。

杨大元属于报聘员工，在雍州都市报内部，承认中层干部待遇。欧阳佟之所以要替杨大元出头，就因为他认定杨大元又是一名体制的牺牲者。杨大元进发行部之前，《雍州都市报》的发行量只有十二万份，两年多以后的今天，发行量已经上升到了二十五万份。这一倍多的发行量中，有多少是杨大元的功劳？欧阳佟从未过问此事，但从杨大元平常谈话中，他也知道个大概。杨大元分管市场销售，而他的顶头上司，却是体制内培养出来的，没有市场感觉也不懂经营，最在行的是玩权谋，喜欢在几个副主任之间制造矛盾，以便相互制衡。

有功不奖有过不罚，这是体制内最典型的弊端。作为新闻记者，遇到这类事不拍案而起，那一定是血冷了，何况杨大元是自己的好朋友，好朋友被卸磨杀驴，他不出头谁出头？

欧阳佟直接去了江南日报，报社的几个主要负责人他都熟，也没想定具体找谁，各办公室转转，撞上谁就找谁。结果，最先撞上的是总编辑刘承魁。

刘承魁原是晚报的老总，调到日报不到半年。当年，刘承魁在晚报还是新闻部主任的时候，欧阳佟就和他认识，并且有一定交情。后来，彼此一直保持来往，欧阳佟曾帮他的忙，将几个人安排在电视台，相反，他却从没有找过刘承魁帮忙。欧阳佟也知道，找人家办事，最恰当的方法，是先打个电话，约人家出来吃餐饭，将要办的事情在桌面上搞定。不过，那种方法比较适合较大的事，杨大元的事，对于欧阳佟来说，只是一件小事，无论是找刘承魁或者某一个社委，就可以办妥，兴师动众，就没有必要了。

两人一见面，刘承魁便将欧阳佟抱了起来。这个动作，确实有点让欧阳佟吃惊，自己个子小不假，刘承魁毕竟五十多岁的人嘛，难道自己轻到了这种程度？刘承魁热情地说，欧阳老弟，什么风把你吹来了？欧阳佟说，什么风都可以，只要不是阴风。刘承魁主动替他沏上茶，说，这是你们德山茶，极品德山毛尖，据说一年只出十斤，你尝尝。欧阳佟举着茶杯说，看来，当日报的总编辑和当晚报的老总，待遇就是不一样。刘承魁说，你损我呀？说吧，找我什么事？

欧阳佟说，你荣升日报总编辑，我原本早该来祝贺，不过我想，祝贺的人肯定很多，我就不凑热闹了。等你当了宣传部长，我再专门祝贺。刘承魁说，你这个小欧，尽拿我开涮，我哪是当宣传部长的料？欧阳佟说，不肯说真话了吧。既然这样，那话就到这里止了。反正，等任命下来的那天，你得请我的客。如果不请我的客，即使你是我的领导，我也要到处臭你。刘承魁略想了想，立即知道欧阳佟并非盲目猜测，便换了一种表情，说真人面前不说假话。我正为这事苦恼呢，老弟你信息灵通，帮我参谋一下，这件事，到底是对我有利还是不利？

欧阳佟何等精明的人，立即明白了刘承魁这一瞬间的各种心理活动。最初，他提起此事时，刘承魁本能地觉得他只是捕风捉影，因此想否认，后来想明白了，这件事还属于高度机密，知道的人非常之少。欧阳佟和上级首长走得近，消息比别人灵通。所以，刘承魁觉得没有必要在他面前做样子，才大方承认此事。后面这句话，正说明他此刻的忧虑。若以级别论，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和日报总编辑是平级，都属于正厅级。可是，正厅级和正厅级又不同，宣传部长是省委常委，排位在非常委的副省长副书记前面，远远高于普通的副部级，所以，宣传部副部长这个正厅，在宣传部和正处也就差不多。江南日报社社长和广电局长，因为是省委委员，比一般的厅级又高，表面上，宣传部副部长是他的领导，实际排位，又在两位一把手之后。这几个正厅级职位中，日报总编辑职位最低，调任副部长，自然是升了。可是，作为总编辑，还有一条直线，那就是直接升任社长。升任副部长几年后再担任社长，就成了曲线。何况，由总编辑去担任副部长，还可能是明升暗降，有可能是被社长给排挤了。刘承魁之所以有此一说，正是担心后两种可能。

欧阳佟说，你有什么好犹豫的？丁部长以前在地市州工作，没有抓过宣传，他需要一个懂行的人当他的助手。刘承魁还有点将信将疑，说，这么说，这件事是丁部长的意思？欧阳佟说，不是丁部长的意思，你以为是誰的意思？丁部长在下面当副市长的时候，我们就认识。他还没有到省里报到，我专门下去看过他。他说希望找个懂行的人当副部长，我说，没有比你更合适的。

刘承魁轻轻地哦了一声，没有再说话。欧阳佟见时机不错，便说，我今天专程登门拜访，一来是祝贺首长高升，二来，是想求你帮个忙。刘承魁说，这是什么话？只要是你的事，不违反原则，坚决照办。就算违反原则，调整一下，也办。欧阳佟将杨大元的事说了，刘承魁的态度立即有点变化。他说，杨大元？怎么是他？欧阳佟说，怎么不能是他？他是你们报社的大功臣。当初，都市报发行只有十几万份，在江南省只是老三的位置。他抓发行，两年迈上几个大台阶，现在已经发行二十多万份，仅比晨报少几万份，将晚报远远地甩在了后面，稳坐了老二的位置。我敢说，都市报若想和晨报争天下，没有杨大元，还真不成。

刘承魁说，我怎么听说，他的发行量有很大的水分？欧阳佟当时有些恼火，说，发行量怎么作假？谁这么说，让他做出来看看。刘承魁说，你还别说，发行量作假，方法多得很，比如说吧，我们销到火车站的报纸，一张只有一角多钱，这个价钱，可以直接拉到造纸厂去打纸浆，每一张大概可以赚不少。欧阳佟的脑子飞快地运转了一下，认为这根本不可能。杨

大元来之前，都市报只有十二万份，现在是二十五万份，如果将多出的十三万份，全部送往火车站，那是好几大卡车，谁敢做这种蠢事。如果运往别的站点，批发价不一样，需要两角多钱，每一份要亏好几分，一年下来，那也是超过百万的亏损。这个钱，他个人肯定赔不起。欧阳佟也不愿将话说得太满，便说，我听说，销往火车站的报纸，直接送造纸厂打纸浆的情况，不仅仅是都市报，晚报和晨报，都存在，但相对而言，量肯定不会大。这种手段，相信你一定清楚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这种手法，实在是太低劣了。

刘承魁说，有关杨大元的事，他只是听到一些说法，并没有作更深入的调查。他向欧阳佟保证，报社正在搞发行改革，缺的就是优秀的发行人才。这件事，他将仔细了解，如果杨大元确实是人才，他不仅要杨大元留下来，而且，要建议社委破格提拔他为发行公司副总经理。

欧阳佟相信，杨大元肯定会有些小问题，比如吃吃喝喝什么的，但大问题不会有。他之所以遭遇打压，在于他这人脾气很坏，一般人根本不放在眼里，得罪了人。既然刘承魁肯出面，事情一定容易解决。

从报社出来，一路上，欧阳佟开始考虑自己的事。局里那位领导给他打电话，意思很清楚，要他把握好机会。他心里也非常清楚，这种机会，他把握不好。他可以直接去找宣传部长，甚至去找省委书记，只要他们任何一个人开口，这个职位，肯定就是他欧阳佟的。问题在于，为别人说情，他没有一点问题，比如丁部长希望找个懂行的副部长，他推荐了刘承魁，可是，如果为自己的事，他开不了口。但如果不找人，他知道这个位置肯定不属于自己，根本原因在于局长杜崇光并不喜欢他，不喜欢他的原因，却是因为欧阳佟觉得此人是个无耻政客，除了玩弄权术，一无是处。

男人都有入仕情结、英雄情怀。欧阳佟才三十六岁，当副总编辑，名义上是副处级，却已经是技术职务的最高级，总编辑是台领导，且只有一个职位。更为重要的，副总编辑是内部粮票，只有局里承认，一旦当上副台长，情况就不一样了，档案便由省委组织部管，真正进入了高级公务员行列。因此，欧阳佟肯定是要努力一下的，到底找哪个人，怎么找，他还没有想好。既然没有想好，那就暂时忙王禹丹的事好了，毕竟那是二十五万元，相当于他四年的全部收入。

欧阳佟心里也很清楚，王禹丹这笔钱不好赚，甚至可以说，根本没有可能赚到。王禹丹和邱萍是什么人？一个是江南实业（烟草）公司董事长，一个是江南省委接待处处长。官场是一个男人世界，能够在这个强大的男人世界里如鱼得水的美女蛇，绝不仅仅只有漂亮的外貌和长袖善舞的交际手腕，还必须聪明绝顶世事洞明，当然，还有极其关键的一点，无论是在江南省还是在北京官场，都要有强硬的靠山。这样两个人物从北京铩羽而归，只说明一种情形，这件事办成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至少从北京办成的可能是不存在的。

那晚和王禹丹邱萍分手之后，他悔得肠子都青了，坐在车上时，恨不得抽自己几个耳光。都是这张嘴惹的祸，干吗要吹牛？可要他将说出去的话收回来，杀了他也不肯干。男人嘛，一言九鼎，既然说了，就一定要为自己说出去的话负责。

只要有时间，欧阳佟就琢磨，这件事，难道真的一点可能都没有？林飞一战成名，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名为了利吗？拿一个奥运冠军，能够得到多少利？说得好听，几百万，可实际上，奖一套房子就占去上百万，你还得缴一大笔税款。还有一些企业的奖励，全都是

物充奖，以物折价。真正拿到手的真金白银，也就是国家和省市所奖的几十万元，这些现金，本身要缴税，还要拿出来为其他物质奖品缴税，最后是否有点余钱剩米，实在太难说了。做形象代言人就不同了，影视明星做形象代言人，一线明星的价格在三百万左右，有些大牌明星谈的是税后价。林飞不是普通的明星，而是国星，遇到的又是江南烟草这样的冤大头，如果拿出六七百万的代言费，林飞会不动心？最最重要的是，这六七百万，其实是为林飞定价，往后再有人找他代言，水涨船高。相反，如果先接下一家普通企业，将身价定在三百万，甚至低于影视一线明星的水平，以后要涨起来，空间也有限。

古代军事家的经验告诉欧阳佟，正面攻不下，你就侧面进攻，侧面攻不下，你再正面进攻。反复攻还攻不下，你就立体进攻。这种事，就像追求一个女人，以他的经验来看，只要工夫到位，世界上没有攻不下的女人城堡。

欧阳佟选定的侧面在上海，那里是林飞的家乡，而恰好，那里也是欧阳佟的母校。欧阳佟当年的同学，现在相当一部分，是上海市处局级以上干部，当年的导师，现在已是复旦的校长、上海市政府的决策顾问。他不相信，打通这些人脉，不能开辟一条通往林飞后院的道路。

一周后，欧阳佟给王禹丹回话，除了让她预订世贸大厦总统套房，还希望她请一个有绝活的高级厨师。欧阳佟想，皮球我又踢回去了，下面看你如何接招了。此事如果能办成，自然是好事，毕竟有二十五万的收入。如果可能，将广告策划和制作一起接下来，说不定能赚个一两百万。真的如此，自己就成立一个公司，不用再受广电局长的鸟气。

下午，王禹丹的电话来了。厨师正在联系，世贸大厦的总统套间现在没空，要到一个月以后。

晚上，杨大元再一次打电话约他吃饭。地点还是在德山人开的那间家常菜馆，除了吴小姐和文雨芳，杨大元再没有叫别的人。见了面，杨大元就拿文雨芳开玩笑，说文小姐是研究生，看不起他这个小学生。他约她出来吃饭，她找了好多理由。后来听说欧阳佟也来，她立即就答应了。欧阳佟说，我的行情看涨了吗？我自己怎么不知道？杨大元就说，那是当然，你是钻石王老五，不像我们已婚男人。你们看过一篇文章没有？说已婚男人是毒药。文小姐怕中毒，所以离我们远远的。文雨芳说，你毒害了小吴还不够，还想毒害更多的无知少女？你的心也太黑了。杨大元说，你问问我哥，看他有没有毒害无知少女？欧阳佟说，你们杨家的事，少往我身上扯。

菜上来，杨大元要了两小瓶二锅头。如果有外人在场，杨大元定然会像母鸡保护小鸡一般，将欧阳佟保护得很好。现在没有外人，欧阳佟就倒霉了，杨大元坚持一人一瓶。欧阳佟一再推辞，杨大元死活不同意。倒是文雨芳豪爽，拿过欧阳佟的那瓶酒，往自己面前倒了一半。第一口酒下肚，杨大元问欧阳佟，如果开一间文化传播公司怎么样？他将自己的手机拿出来，说，光是手机上存下来的老板，就有四百多人，平常我给这些人帮过很多忙，却连一餐饭都没有吃过他们的，如果我去找他们要点广告，那是小菜一碟。这话让欧阳佟心中一动。如果自己将江南烟草的活做下来，不仅可以大赚一笔，而且，巩固了这个关系，将来就有接不完的活。江南烟草，每年的税利高达三百亿，随便分出一点业务，提溜几个百万富翁，实在是小事一桩。只要能够将林飞的事搞定，每年再从王禹丹手里拿走一些业务，欧阳佟是完全有信心的。

此时，欧阳佟想的并不是和杨大元合开公司的事，而是奇怪杨大元为什么突然会冒出这样的念头。杨大元说，那个王八蛋简直就是疯狗，他知道刘承魁替杨大元说话，现在连刘承魁也告，说刘承魁受了杨大元的贿赂，搞得刘承魁非常被动。这个人几个退休的老总关系非常密切，那些老家伙在背后支持他，杨大元担心这样搞下去，连刘承魁也惹一身泥，所以想干脆退了。

欧阳佟却不肯退。他不相信凭自己的人脉，斗不赢这样一个人。他说，做生意的事，下一步再说，总之，你如果还是个男人，就不要退。就这样退了，以后，你还怎么在雍州立足？你放心，这件事，我管定了。我去找朱社长，如果朱社长那里不行，我直接去找丁部长，我还真不相信，邪能胜正。

吃完饭，杨大元还要去唱歌。欧阳佟不喜欢唱歌，因为他的歌喉不是太好，跳舞又没有身高优势。杨大元却非常喜欢唱歌，他喜欢借着一点酒意在歌厅里表演。他如果唱歌，总喜欢唱那么几首，第一句唱出来时，你会觉得他没有成为歌唱家或者红歌星，真是歌坛的一大损失，但从第二句开始，一定会跑调，到了一首歌结束，很可能从北冰洋跑到南极洲。而且，他最喜欢唱的是《心声》，只要现场有女的，他就跪在人家面前，拉着别人的手，唱道：“妈妈妈妈，儿今天叫一声妈。”让人家一辈子的鸡皮疙瘩在一个晚上起尽了。如果是跳舞，他喜欢抱着人家在场上像袋鼠一样跳跃。边跳还会边唱：“骏马，奔驰在草原上”。他这样一闹，女人们就跟着他疯了起来，全身的每一个细胞，都开始兴奋，有时候，歌还没唱完，他就把别人带到床上去了，做完事分手，甚至连人家姓什么叫什么都不知道。

见欧阳佟坚决不去唱歌，他又提出去泡脚。这次算是照顾欧阳佟的兴趣爱好了，他比较喜欢泡脚，因为泡脚是脚底按摩，别说能包医百病，至少能让他身体放松。但是，杨大元其实并不喜欢泡脚，原因是他的脚趾很难看。欧阳佟因此知道，他提议去泡脚，只是一种虚套，或者说是对自己的一种巴结，目的就在于感谢自己为他的事出头。杨大元原本就没有太大兴趣，见欧阳佟再次拒绝，也就算了。倒是文雨芳，竟不声不响地跟在欧阳佟后面，他打开车门上车，她也拉开了另一边的车门。

既然人家已经坐上来，欧阳佟也不好将她赶下去，只好问她，小姐，你去哪里？文雨芳说，你带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欧阳佟也不说，将车子开到了喜来登。将车子停在门口，欧阳佟说，你去开房间，我去停车。文雨芳一下子瞪大了眼睛，说，你……欧阳佟说，你不是说，我带你去哪里，你就去哪里吗？文雨芳说，那你就把我带到哪里来？欧阳佟反问，那你认为我希望把你带去哪里？

欧阳佟原本还要和她胡调下去，看一看她到底有怎样的承受力。恰在此时，手机响了，他拿起来一看，屏幕上显示董绍先三个字。他因此打消了和她继续玩笑的念头，对她说，你去三十八楼要个房间，我停好车去三十八楼找你。说过之后，便接起电话，说，首长你好，有什么吩咐？

董绍先并不是什么首长，而是首长秘书。董绍先说，一个通知。明天大老板下乡搞调研，老板也去，点了几个随行记者，其中有你。

中国官场，讲官员不称职衔，而称老板。老板有两种，一种是自己的直属领导，那是老

板，而直属领导的领导，就是大老板。欧阳佟的老板是杜崇光，而杜崇光的老板是丁应平。董绍先的老板是宣传部长丁应平，而丁应平的老板是省委书记赵德良。听了董绍先的话，欧阳佟立即明白，赵德良明天下乡调研，指定电视台和江南日报社派记者随行。随省委书记下乡，是许多记者想都想不到的美差，可欧阳佟不太乐意。赵德良是个工作狂，每天六点起床，七点出门，晚上不到十点不上床休息。欧阳佟是有睡懒觉习惯的，只要跟赵德良，这种美事，肯定就没有了。他对董绍先说，干吗不叫别人去？董绍先说，找别人去？我倒想，谁愿意见你那张苦瓜脸？看了连饭都吃不下。可是，你这张苦瓜脸太引人注目，给大老板留的印象太深刻，他亲自点了名，你说我能怎么办？

欧阳佟很想说，吃苦的时候想到我了，眼下我们有一个副台长的空缺，他为什么不点我的名，让我直接上？这种话，自然不好说出口，只好说，怎么，你也去吗？董绍先说，老板去，我能不去？欧阳佟暗想，这真是太好了，如果机会好，自己的事和杨大元的事，一起跟老板说说。

到了三十八楼包间，见文雨芳正百无聊赖地坐在沙发，手拿着遥控器，一直在换台。欧阳佟说，不是叫你开房间吗？你怎么跑这里来了？文雨芳说，你想得美，不结婚，我是肯定不那样的。欧阳佟说，那好，我们今晚就结婚。文雨芳说，那你先到外面去看看。欧阳佟问，看什么？她说，看全天下还有没有别的男人。

欧阳佟明白了，她这是将天下所有的男人都死绝那句话换了一种说法。这个女人也够恶毒的，这样的话，竟然也说得出来。欧阳佟也不是善主，当即反唇相讥，说，我就不懂了。既然你对本公子没一点兴趣，为什么还要缠着我？文雨芳说，欧阳同志，你搞错了吧？我和你之间的距离，至少在三十公分以上，怎么缠了你？欧阳佟说，当然缠了，不然，孤男寡女的，你说我们怎么跑这里来了？文雨芳说，不是你带我来的吗？欧阳佟说，你的意思是说，我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那好，我现在让你做点特别的事。说着，他便伸开双臂，一把将她抱住。他原只是想开个玩笑，并不真的想抱她。或者说，只是试探性地做出一个拥抱的姿势，倒确实是抱了，手却没有用力。让他没料到的是，文雨芳反应异常之大，她惊叫了一声，猛地一把将他推开，跳起来跑到门边，站在那里，显得惊恐不安。

她的这种表现，着实让欧阳佟大惑不解。按说，现在的女孩都开放，既然肯单独和他出来，而且是主动的，心理上肯定有所准备的。可她刚才的表现，又确实不像是那种欲迎还拒的搞法。欧阳佟只好调侃，说，又不是遇到老虎，有这么夸张吗？文雨芳说，不是老虎是色狼，更可怕。欧阳佟说，我靠，这年头，竟然还有人装淑女的。

这句话确实重了，文雨芳猛地愣在那里，不一会儿，眼眶中有了泪意。欧阳佟见状，有些心软了，转而又想，自己最不喜欢的就是和小女孩玩这类游戏，她受不了就算了。果然，文雨芳在那里站了几秒钟，然后灰溜溜地转过身，拉开门，悄无声息地走了。事后，欧阳佟有点内疚，人家到底是个小女孩，自己是不是有点残忍？可他的骄傲，又不允许自己向一个小姑娘低头。

第二天一早，跟着赵书记下乡，再没心情和时间想这些了。

赵书记也不知到底想调研什么，尽往最偏远的山区跑。中国的农村还非常落后，在那种偏远的山区，生活条件差，吃不好也睡不好。而且他们这一大群人，跟着赵书记一起，到了晚上，就没事干了。这倒成全了欧阳佟，终于有一个晚上，丁部长转到了欧阳佟的房间和他

聊天。

丁部长说，小佟子，怎么好久不见你的长篇巨制了？这次下乡，是不是要弄一个出来？欧阳佟说，最近没什么心情。丁部长说，怎么啦？是不是恋爱了？欧阳佟说，我只恋一个人。丁部长问，谁？欧阳佟说，*****。丁部长听出他话里有话，便说，看来你还真有点思想问题。说说看，*****怎么得罪你了？欧阳佟说，首长您错了。*****没有得罪我，对我好得很，咱党培养教育我多年，我对咱党的感情比海深比水长。尤其重要的是，咱党里面，有您和赵书记这样的人，我由衷地佩服和爱戴。丁部长说，少跟我绕弯子了，你小子，肚子里一定藏着什么话，说出来吧。欧阳佟说，可是您要我说的呀。丁部长说，我要你说的，说吧，天塌不下来。欧阳佟说，首长，您说，如果*****里都是您和赵书记这样的人，该多好，怎么就混进了像杜崇光这样的人？丁部长说，你说事就说事，少指桑骂槐。

欧阳佟说，最近，我们台里要增补一名副台长，您一定知道吧？丁部长说，那又怎么样？欧阳佟说，两年前，我在副总编辑队伍里面，还属于中流。那时您还在地市，没有上来，情况可能不是太了解。那次，广电系统领导班子大调整，提了一个副台长、一个频道总监、两个台长助理、三个频道副总监。结果排在我前面的三个副总编辑和排在我后面的两个副总编辑都上去了。丁部长哦了一声。欧阳佟接着说，这次的情况，您肯定了解得很清楚了。不是我自吹自擂，论能力论资历论学历论忠诚论贡献，无论哪一项，在副总编辑中，我排第一。在台长助理中，也没有人能超过我。这次增补副台长，您说，如果不是我，能服众吗？丁部长说，你想从政？以前从来没听你说过的呀。欧阳佟说，我不是想从政，我是想为咱党的电视事业做更大的贡献。像我这种作风正派的人，不走上领导岗位，就会让杜崇光那种不学无术的政客小人得志，将咱党伟大的电视事业搞得乌烟瘴气。丁部长说，越说越难听了。就你这张臭嘴，能当副台长？那不把整个电视台搞得乌烟瘴气？好了好了，不说了，我知道这件事了。

欧阳佟知道，这件事，部长放进心里去了。作为排在第一的副总编辑，只要部长提出让他增补副台长，杜崇光就算心里不乐意，也不会因为这点小事和部长对着干。退而求其次，就算杜崇光敢逆龙鳞，从台长助理中提一位副台长，他增补台长助理，应该不存在问题。话说到这里，不能再往下说了，往下说就是画蛇添足。

欧阳佟想趁此难得机会，将杨大元的事说一说。不过，说杨大元的事，不好开门见山，得绕个圈子。

欧阳佟说，首长，我听说，您对这次日报的发行改革，寄予了很大期望？

丁应平是从市委书记调任宣传部长的，对于地市级宣传部的工作虽然很了解，但对于省委宣传部工作，基本属于外行。他还年轻，只有五十一岁，自然还想再进一步，所以大刀阔斧，希望干出一些政绩。不过，宣传部不属于开拓部而属于防火部，只要不出事就是最大的政绩，丁应平这种在市委书记任上以雷厉风行著称的干将，打前锋是好手，打防守，确实有点为难他了。恰好，日报要搞发行改革，将发行权从邮局手里收回来，自办发行公司。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报纸的发行改革就已经开始，二十多年过去，这种改革，首先在晚报类开始，后来扩大到市级党报。省级党报的发行改革，曾经也闹腾过一阵，但因为种种原因，几乎全部是失败纪录。在失败的废墟上，如果能够竖起一座成功的建筑，那是很符合丁应平这种前锋型性格的。

丁应平对这个话题有浓厚兴趣，所以问欧阳佟，你怎么看？

欧阳佟坦率地说，我建议您别参与太深，吃力不讨好。

丁应平说，为什么？难道你觉得会失败？

欧阳佟说，不是我觉得会失败，而是肯定会失败。

这话丁应平有点不愿听，说道，你这个小佟子，说话太绝对了吧。你说说，为什么一定会失败？

欧阳佟说，这个决策没有问题。关于报刊发行，我还是了解一点的。全国范围内，报刊发行，只有一支队伍，一个平台。这就是邮局的发行平台。可这个平台太老化太僵化，基本还是几十年前的老套路。后来虽然搞了二渠道，但在这个领域，市场化改革既不深化也不成功，二渠道在书籍发行领域，基本是春秋诸雄之间的军阀混战，而在报纸发行领域，则基本只是终端平台的置换和重组，最多也只能算了游击队，更多的，甚至是游兵散勇。到了今天，全国各大报刊，均建有自己的终端平台，那也只能算是半正规化的县大队或者区域纵队，没有一支堪称正规军，更没有一队经过严格训练正规化的特种部队。如果谁能够将这些县大队区域纵队收编，组成一个正规化兵团，谁就是未来报纸发行的老大。市场的竞争，说到底，是渠道的竞争，渠道是由平台对接而产生的，从这种意义上说，谁能有效整合这些终端平台，谁就能成为未来报刊发行界的老大。以省级党报的资源优势，建立这样一个资源整合机构，市场前景是绝对看好的。

丁应平问，那你为什么说日报的发行改革一定会失败？

人才。欧阳佟说，最关键在于有没有适应市场化发展的人才。您是当市委书记出身，当市委书记，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抓经济建设，就是将党政工作与市场化有效接轨，对吧？所以，在抓市场经济方面，在掌握和了解市场化人才方面，您是专家是高手。对于日报集团的现状，您一定是清楚的。这是一家体制内机构，所有的人，都是体制内培养的，思想意识已经固化。靠这样的人去和市场接轨，您认为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大？让一帮完全不懂市场并且思想已经固化的人去对接市场，您能想象那种结果吗？

丁应平说，没有你说的这么严重吧？据我所知，雍州都市报这些年坚持市场化探索，成效是不错的，既锻炼了队伍，也培养储备了人才。

欧阳佟就是要将话题引到这里，现在他的目的达到了，自然不肯放过。他说，我知道首长说的储备人才指什么。您不就是指陈忠吗？对于这个陈忠，您了解多少？丁应平说，你很了解吗？欧阳佟说，我也不了解。丁应平笑了，你不了解，那你想说什么？欧阳佟说，我虽然不了解陈忠，但我了解《雍州都市报》这两年发行量大增是怎么回事。这件事，与陈忠半点关系都没有，而是因为陈忠下面，有一个发行部副主任，此人是当兵出身，对发行队伍进行军事化训练，采取军队打仗拔山头插红旗的方式搞发行。为了搞好这次发行改革，丁应平抽时间特意去视察过都市报的发行队伍。那天，他走进会场时，全体成员突然起立，齐声高叫首长好。丁应平是军转干部出身，对于军队有深厚的感情。

听到这一声首长好，便找回了当年在军队的感觉，所以对这支队伍的印象很深。他问欧阳佟，有这样一个一个人？怎么没人向我提起？欧阳佟说，中国的事情，您难道还不知道？枪打出头鸟，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这个人受到了排挤，不仅不能得到重用，而且，连位置都可能不保了。

丁应平说，这个人叫什么？

欧阳佟知道自己的目的达到了，说，叫杨大元。

丁部长离开的时候，特意说了一句，你说的那个人叫杨大元，是吧？好，我记住了。

有了这句话，欧阳佟放心了。只要丁部长打了电话，江南日报还敢不照办？就算不提拔他当副总经理，有丁部长打过招呼，在新组建的发行公司担任相当一级的重要职务，应该是没有半点问题的。当晚，欧阳佟便给杨大元打电话，将这件事绘声绘色地对他说了一遍。杨大元也没有多余的话，只说，等你回来，我请你喝酒。

岂知第二天陪书记调研的间隙，丁部长找了个机会问欧阳佟，欧阳佟，对那个杨大元，你了解多少？欧阳佟猛地愣了一下。以前，他一直叫自己小佟子，现在怎么叫自己的名字？难道有什么特别？事起突然，他顾不得多想，说，我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丁部长哦了一声，随后再没有说话。欧阳佟想多说几句，见丁部长并没有说的意思，便打住了。

当天稍晚些时候，董绍先给他打电话，问他，你跟老板说了什么？欧阳佟说，没说什么呀。董绍先说，你他妈王八蛋，再说没说什么？欧阳佟说，不就是和他提了一下电视台要增补副台长的事吗？董绍先说，不是这个，还有。欧阳佟说，另外，我提了提日报集团搞发行改革的事。董绍先说，你是猪呀，日报集团搞发行改革，与你这头猪有什么关系？欧阳佟说，这不是话赶话，随口说出来的嘛。董绍先说，你是不是还提到了那个杨大元？说他是什么人才？董绍先是认识杨大元的，有几次，欧阳佟请董绍先喝酒，担心自己的酒量不能让董绍先尽兴，就叫上了杨大元。第一次第二次还没什么，见第三次，董绍先就对欧阳佟说，以后请我吃饭，不要再叫这个人来。还有，你最好也离这个人远一点。董绍先显然还记得那句话，所以说，我不是早就对你说过，离这个人远点吗？你这头猪。你是近视还是色盲？你会不会看人？什么猪朋狗友都交，你迟早会栽在这些猪朋狗友手里。

董绍先的这个电话打得莫名其妙，挂得也同样莫名其妙。过了半天，欧阳佟还没回过神来。昨天晚上，他和丁部长聊得很好嘛，怎么突然就出了这样的麻烦？联想到上午丁部长那一声哦之后没有说出的话，欧阳佟似乎觉得，这件事麻烦大了。可到底是怎样的麻烦，他一时难以评估。从两人的态度可以看出，杨大元的事悬了。

后来几天，欧阳佟一直想找机会和董绍先谈一谈。可是非常不巧，丁部长要去北京开会，不得不离开了调研组，董绍先自然也跟着走了。

回到雍州，欧阳佟立即给董绍先打电话，约他出来吃饭。董绍先在电话里说，跟你这头猪有什么好吃的？要吃也是吃猪食，我还不如回去吃我那黄脸婆做的饭，就算她做得再差，至少也不是猪食。欧阳佟说，不就是吃个饭吗？有必要说得这么难听吗？董绍先说，难听？难听怎么了？我看，还有你难受的。算了，我还有事，以后再聊吧。说完之后，挂了电话。

杨大元显然非常急，一遍又一遍打电话，问丁部长到底和日报领导打了招呼没有，问欧阳佟什么时候回来。欧阳佟知道这件事很可能搞不成，又觉得见了面没法解释，只好搪塞，说省委书记已经返回了，但他可能还需要留几天，必须将稿子弄好后再回来。省委书记返回省城，电视将会报道，欧阳佟在这件事上，不可能说假话。至于做电视报道的事，他手下有专门的团队，那些人做好方案，他通过就行了，最多在文案上把一把关，不再需要他亲自操刀写文稿了。所以，他说留下来写稿一事，不可能拖太久。只要回到雍州，就难保不见杨大元，就算他躲着不见，杨大元也可能找到他家里去，那时，话就不好说了。此时，他最希望的是有件什么事，能让他暂时避开。

事情还真是巧了，杨大元的电话刚挂断，手机又一次响起来，他看了一眼号码，是王禹丹。

王禹丹告诉他，所有一切都准备好了，厨师已经找到，随时可以去上海。世贸大厦的总统套房，也已经安排好了，预订一个月，从明天起，便可以入住。欧阳佟说，那好，我明天就去上海。

王禹丹有点吃惊，说，这么急？你不是随赵书记下乡刚刚才回来吗？要不要休息一两天？欧阳佟也吃惊，说，怎么啦？你还搞？王禹丹说，你无聊不无聊？我才不关心你这些，是邱萍告诉我的。欧阳佟意识到确实是自己错怪她了，邱萍是接待处长，对于省委书记的公开活动，肯定是知情的。欧阳佟说，开句玩笑，你还当真呀。

王禹丹办事，果然是大手笔，不仅替欧阳佟买好了机票，还派了一个小组前往上海，随时听从欧阳佟调遣。不过，欧阳佟并不买她的账，说，你这些人，我一个都不要。我做事喜欢独往独来，不喜欢身边多一双眼睛。王禹丹说，你放心，我之所以派一个小组过去，是考虑到你或许临时需要帮助。他们住在离你最近的地方，除非你需要，他们绝对不会对你有丝毫影响。欧阳佟开玩笑说，你的这些人，能起什么作用？就算我临时需要什么帮助，他们还是要请示你。不如这样，你让他们回去，你陪我去得了。王禹丹说，美的你。

果然，王禹丹的人将欧阳佟送到世贸大厦之后，便离开了。欧阳佟看了一下房子，分别有好几组套房，完全可以住进几十人，大得超乎他的想象。说实在话，他也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大的房子。最关键之处在于，假若不能成功，他将怎么向王禹丹说明？这件事越玩越大了，玩到了他想退已经无路的程度。

既然无路可退，只好硬着头皮往前闯了。

3

住进世贸大厦，欧阳佟的心情并不好，根本原因在于，最近事事不顺。杨大元的事，显然是泡汤了，自己的事，是否能有一个良好的结果，要看杜崇光在多大程度上尊重丁应平的选择。

想想不放心，他给广电局那位领导拨了个电话。那位领导告诉他，方案已经确定了，民主评议和投票选举同时进行。民主评议和投票选举会选出两个第一名，然后由局领导从这两个第一中选出一个递补。欧阳佟问，民主评议和投票选举，在什么范围之内？领导说，中层以上干部。听了这话，欧阳佟心里一凉。在这个层面进行投票，肯定没他的戏。根本原因在于，他锋芒太露，这就像武侠小说中所说的剑气。一个武功高强的大师，剑一旦出鞘，便会

剑气逼人。大师或许没有想过伤人，但剑气一旦离剑，就不受握剑者控制，伤了谁，他自己也不知道。杜崇光确定这样一个方案，不是要选出谁，而是要堵住谁。

他给董绍先打电话，对方没接就挂断了，过了一会儿，收到他的短信：在北京陪重要领导。

看来，这件事暂时没法过问了，只能考虑眼下的事。

眼下的事同样麻烦。欧阳佟虽然来到了上海，能否成功，他心里没底。王禹丹曾建议他做个详细计划，他拒绝了。他说，这种事，怎么可能有详细计划？只能边做边看，边做边完善，临时遇到问题临时解决。如果按照一个事先制订的计划进行，就没有丝毫难度，只需要执行力就行了。话说回来，如果只需要执行力，你们那里有大把的人才，哪里轮得上我？

据欧阳佟了解到的信息，林飞的父亲林洛刚，老三届，曾到江西插队，在知青点和林飞的母亲周蔚相爱。返城后，林洛刚在上海一家大医院当锅炉工，周蔚则进入上海市的一家纺织厂，当挡车工。林洛刚的业余爱好是下围棋，业余六段。周蔚的业余爱好是烹饪。周蔚有一条灵敏的舌头，任何细微的滋味都能分辨，有这种能力的人，自然也就成了美食家。周蔚已经下岗多年，林洛刚也于早几年内退。闲来无事，林洛刚便在离家最近的弈达棋社消磨时光，教孩子们下棋，偶尔也和高手过招，乐此不疲。因为有了林洛刚这个高手，弈达棋社便聚集了一批喜爱手谈的人，尤其是林飞成为亚洲飞人之后，所有希望采访林洛刚的记者，只要到弈达棋社，肯定能如愿，这个地方，也变得出名了。

欧阳佟的计划很简单，他选择的进攻方向是侧面迂回，进攻目标是林飞的父亲林洛刚和母亲周蔚。林飞是个非常孝顺的孩子，多次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父母这一辈子受苦太多，他最大的心愿，就是改善父母的生活环境，让他们有一个幸福的晚年。只要林洛刚和周蔚答应了此事，林飞肯定不会反悔。问题是，怎样攻下林洛刚和周蔚？最初，欧阳佟想通过自己在上海的同学老师出面，这些人在上海政界有头有脸。像林洛刚周蔚这类人，毕竟是组织培养多年的，组织出面，应该可以解决问题吧。仔细想过之后，他又觉得这样做有些冒险，如果被拒绝的话，丝毫回旋余地都没有了。于是，他冒出一个新的计划，先由自己出面和林洛刚以及周蔚接触，万一攻不下，再找那些老关系出面，这就叫梯次进攻。

怎样和林洛刚以及周蔚接触？有关这一点，他也仔细想过了，林洛刚喜欢围棋，恰好欧阳佟的围棋也还过得去，或许可以由此入手，先认识林洛刚，再作下一步打算。至于周蔚，她是美食家，对于美食，一定有着过人的偏好。所以，欧阳佟准备了一位粤菜高手，只要这位粤菜高手能够引起周蔚的兴趣，至少，自己算是找到了一个接触他们的途径。

当天晚上，欧阳佟去了弈达棋社。

弈达棋社建在上海静安一个稍显旧败的弄堂里，门脸完全没有整修，只是在门口挂了个魏体的牌子，门口有一个人看守，要查验会员证，如果没有会员证，必须缴 20 元入门费。进去之后，是一个中间有天井的回形建筑，每一扇门都开着，一眼望去，每一扇门里，都有人在下棋。人虽多，秩序却好，除了落子的声音，似乎听不到别的。欧阳佟四处转了转，最后才来到正对大门的正房，中堂之上，挂着一个硕大的棋枰，显然是讲棋用的。棋枰下面，正围着一圈人，欧阳佟走过去，想看看究竟，可他太矮，从那些人的肩头，无法看清圈内的情况，他只好从人缝里挤过去，到了棋枰前。瘦小就有瘦小的好处，如果他是个大个子，肯

定挤不进来。现在只不过将两边的人稍稍往旁边挤开一点，他就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里面下棋的，正是林洛刚，他的个子很高，接近一米九，坐在那里，比站着的欧阳佟矮不了多少。与他对弈的是一个老者，这位老者可能超过八十岁，绝大多数头发已经脱落，仅仅两鬓还有少许白发，令人惊奇的是，胡子却异常茂盛。两人已经进入中盘，形势还没有明朗。欧阳佟观察了十几分钟，很快得出结论，形势不明朗的原因，在于两人的风格天差地别。林洛刚落子快，往往是对方下一步，他在三十秒之内便落子。相反，那位老者落子却非常之慢。因为不是正式比赛，不需要读秒，老人每落一子，都比比赛规定时间长一倍以上。林洛刚倒也不急不躁，每落一子之后，并不研究面前的棋，而是和旁边一个后生说话。那个后生似乎是他的学生或者崇拜者，他们所谈，还是棋，只不过是别人所下的棋。

欧阳佟是在大学里学的围棋。班上有七十二位同学，自诩为孔夫子的七十二贤人，欧阳佟只有十五岁，年龄最小，而年龄最大的，比欧阳佟大一倍。欧阳佟常常开玩笑说，班上每一个同学都喜欢他，原因是他太小，没有人将他当成情敌。班上有几个同学围棋下得相当好，下乡当知青时练出来的。遇到没有对手的时候，他们就拉欧阳佟下棋，没想到欧阳佟进步神速，四年下来，已经成了班上的高手。参加工作后进入电视台，当时的电视台不像今天这么热门，属于传媒界的小老三，在夹缝里过日子，电视台的记者，不是报社和电台不要的就是某个领导塞进来的，素质一般，欧阳佟这种新闻系的高材生便显得鹤立鸡群，就算他玩玩打打吊儿郎当，电视台头牌记者的位置，别人也抢不走。除了业务能力与众不同，更能让他显得出众的，自然是围棋，有几年，他还真的好好钻研过一番。后来发现整个电视台找不到对手，加上其他事转移了他的兴趣，下棋也就少了。

现在站到了林洛刚面前，他本能地觉得，一定要引起林洛刚的注意。到底怎样引起他的注意？他也没有想好，只有一个念头，说话。不说话，怎么可能引起别人注意？可中国有古训，观棋不语真君子，你开口说话，说别的，谁听？如果说面前这局棋，人家就会恨死你。加入林洛刚和那位年轻人的谈话？他们谈的是一场国际赛事，对那场赛事的具体情况，欧阳佟一无所知。

老者落子后，林洛刚终止了和年轻人的谈话，认真地看着面前的棋枰，思考几十秒，然后落下一子。欧阳佟立即轻叫一声，妙，这是一个妙招。欧阳佟以为林洛刚会转头看他一眼。但是没有，他落过子，又继续和年轻人的话题。接下来的时间，对于欧阳佟来说，无聊至极，真不明白周围的几十人怎么忍受得了。仿佛过去了几个小时，老者终于落了一子。欧阳佟顿时说，哟，这个应手绝了。林洛刚仍然没理会欧阳佟，而是专注地盯着面前的那枚子，看了足足半分钟，才转过头来，看了欧阳佟一眼。仅仅一眼之后，林洛刚便又回到棋枰上。这次，他思考的时间长一些，超过了一分钟，然后态度坚决地落了一子。这一子落下，欧阳佟又是一声惊叹，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

果然，这一子之后，不到十子，老者便推盘认输。

接下来再下，欧阳佟则坚持自己的原则，只要两人的妙棋，他便以精到的语言点评。如果哪一位的棋下得不怎么样，他就沉默不语。老者虽偶有妙招，但与林洛刚相比，毕竟差了一些。所以，林洛刚才能一面下棋一面教徒弟。

第二天，欧阳佟再去，林洛刚又在与一个年轻人下。欧阳佟看了几盘，年轻人的水平与林洛刚显然无法相比，林洛刚一边下棋，一边和周围的人聊天。欧阳佟像昨天一样，偶尔发

表一两句简短的评论，想引起林洛刚的注意，但并没有达到效果。

从下午开始，欧阳佟改变了方法，不再看林洛刚下棋，而是找棋社其他人下。棋社的这些人，对下棋基本只是爱好，没什么水平，遇到的对手，没有一个与他下过中盘的。有一类人，水平不行，还没有自知之明，欧阳佟不想和这些人纠缠，便订了一个规矩，连续两局中盘认输者，不再下。欧阳佟下棋很快，落子如飞。到了晚上，棋社已经开始有人谈论他，说是来了一个高手。

接下来的三天，欧阳佟都在棋社和人下棋。很多人来找他求战，只要是没有交过手的，欧阳佟来者不拒。大概从第三天起，来向欧阳佟挑战的人，水平陡然高了不少。欧阳佟略略一想，便明白了，这些人应该是弈达棋社的高手，因为工作，也因为难遇称手的弈者，因此来得很少。难得遇到一个高手，且又像是来砸场子的，这些人自然就动了起来。欧阳佟不得不承认，其间，确实有几个算是业余高手，但与林洛刚相比，显然还差一截。

整整一个星期过去，来找欧阳佟挑战的人，就少了下去。挑战赛转化成了缠斗赛。毕竟欧阳佟不好闲坐在那里，因此，有人邀请，他就下。这些人不一定是高手，下得缺情少趣没有波澜。欧阳佟便勉强下两盘，然后离开吃饭，下午再来下两盘。

这天中午，欧阳佟吃过饭来到棋社，见林洛刚早已经到了，和以前不同的是，他并没有下棋，而是端着一只硕大的玻璃茶杯，坐在那里喝茶聊天，见欧阳佟进来，主动问道，下不？欧阳佟说，当然下。林洛刚于是做了一个请的动作，将他引到棋枰前。

双方坐下，林洛刚让他执黑先行，他却坚持猜先，结果是林洛刚执黑。这一次，林洛刚显然没时间和年轻人说话了，欧阳佟的落子速度，比林洛刚还快，凌厉无比。四个多小时里，共杀了三盘，欧阳佟只输了一盘。林洛刚显然好久没杀得这么痛快了，还要接着下。欧阳佟看了看时间，已经过了六点，便说，要不，我们找个地方吃饭，晚上再下？最初，林洛刚答应了，可刚刚站起来，又改变了主意，说是老太婆规定了，一定要他回去吃饭。

欧阳佟和他开玩笑，说没想到，你这位老同志，组织原则还蛮强的。林洛刚觉得欧阳佟说话有趣，便也接话道，那当然，我们都是受党教育多年的，党的话不听，听谁的？欧阳佟和他下第四盘。下这一盘时，欧阳佟一直在想，应该怎样将他引到总统套房去，有些分神，被林洛刚占了先，后来，欧阳佟虽努力想挽回局面，可毕竟失去了机会。分别时，林洛刚主动对他说，要不，去我家吃饭，晚上再接着下？欧阳佟心中一动，去他家吃饭，就可以认识周蔚，或许，他家存在机会？转而一想，一切来得太快，不一定是好事。古人不是说，欲擒故纵吗？他说，晚上不行，我还有点事。林洛刚说，那明天呢？

欧阳佟说，明天？好哇。过了一会儿，他又说，不过，我明天要等一个重要电话。要不这样好不好？去我那里下，我住在世贸大厦，那里安静。林洛刚说，那好，你告诉我房间号，我明天直接去找你。欧阳佟说，不用那么麻烦，你把你家的地址告诉我，我让人过来接你过去。

晚上无事可干，欧阳佟就在房间里看电视。他是做电视的，打开电视机，颠来倒去地换台，没有一个节目让他留下印象。也不知是中国的电视人弱智，还是中国电视圈的领导者弱智，总之，中国的电视荧屏，就是一个垃圾的世界，娱乐节目是垃圾，广告节目更是垃圾。

这家制造了垃圾，那家还要跟风，结果就像传染病一样，形成大面积无间断污染。湖南电视台抄袭人家台湾节目《非常男女》，搞出一个《玫瑰之约》，几个月之后，全国出现了四十多个电视婚介节目，无论打开哪家电视台，都看到男女主持人在那里拼命拉郎配。香港有个电视节目《百万富翁》火了，一两个月内，内地屏幕上全都是同类型的节目。

欧阳佟正骂那些电视台的台长局长都像杜崇光一样是弱智儿童是政客时，手机响起来，是杨大元。杨大元在电话中说，哥，你到底跟丁部长说了没有？今天党组织开始谈话了。欧阳佟已经知道了结果，却又不好向杨大元直说，便问，谈话了？没有你吗？杨大元带点哭腔说，陈忠是总经理，他已经放出话来，说是要整死我。欧阳佟说，难道他们连丁部长的话都敢不听？杨大元说，就是呀，丁部长是不是在糊弄你？欧阳佟说，不可能，为这事，董秘还骂了我，说这多大个事？只要他出面，就搞定了。我说，那好，你打电话呀。他说，老板已经打了电话，哪里还需要他出面？如果他再打，事情说不定就搞拧了。

杨大元说，现在说什么都晚了，我已经想好了，明天就去打听开公司的事。欧阳佟说，我就不明白了，那个陈忠怎么整你？你到底有什么把柄捏在他手里？杨大元说，我有什么把柄？完全是他造谣。下面有几个发行站，把没有卖完的报纸直接送造纸厂，又多报员工数吃空额，这些事与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可陈忠掌权，下面的站长要巴结他，就听了他的鼓动，联合起来写我的告状信，说是我命令他们干的。还说我拿了他们多少好处。事实上，他们连一分钱的证据都拿不出来。欧阳佟说，既然他们拿不出证据，那你就没什么好怕的了。反正最坏的结果就是离开。你何不与他拼一场再离开？杨大元说，我也这样想，我怕什么？我只是一个农民，是一个穷光蛋。后来我又想，他搞我，也不是完全没有理由。有些事情你也知道，搞发行和搞别的行业不同，你得请别人喝酒吧？请得多了，到底哪一次请了哪个人，我也记不清楚了。我也不怕坦率地跟你说，有没有业务以外的招待？肯定有，大家都这么做的，谁每一次请客都是为了业务？好多人，把吃喝嫖赌都报销了呢。他要查这个账，我还真有些说不清楚。还有，每年大征订的时候，总会送些钱出去，这些钱都是没有收条的。他死抓着不放，我还真说不清楚。再加上下面的站长盯着告状，假的也成真的了。

欧阳佟问，那你有什么打算？杨大元说，算了，我又不是没饭吃。以前我做生意，每次都做得很好。我想好了，我还是比较适合干这个。因为无事可干，欧阳佟第一次和杨大元谈起了和江南烟草的关系，他告诉杨大元，自己也正有这种打算，成立一家公司，主要和江南烟草做生意。他相信，这次签约林飞，无论是否成功，和王禹丹的关系肯定是接上了。以后从江南烟草赚点钱，绝对没有问题。杨大元说，太好了。既然这样，报社那边，无论结果如何，我都不干了，从明天开始，我就跑注册公司的事。我办过公司，这方面我比你懂行，我办事你绝对可以放心，等你从上海回来，我这边也就办得差不多了。

欧阳佟说，不用这么急吧，有些事，总需要商量一下。

杨大元说，有什么好商量的？你当老板，我替你打工，你说什么是什么。

欧阳佟说，你只是打工怎么行？公司是我们两人的，你我都得有股份。

杨大元说，股份不股份，我无所谓。这件事，你说怎样就怎样，我没意见。

欧阳佟说，怎么能我说什么就是什么？如果我占百分之百股份，你也愿意？

杨大元说，我们两兄弟，谁跟谁呀。你就是一股不给我，我也没话说。

欧阳佟的生活习惯是晚睡晚起，甚至晚上不睡白天睡。为了第二天和林洛刚对阵时有精神，他决定早点上床。可是，刚准备洗澡，手机响了，拿起一看，是文雨芳发来的短信。上次从喜来登离开之后，他们就没有再联系，她现在是问罪来了。她说，你这人太没风度了，把人家伤害了，竟然连安慰都没有一句。欧阳佟觉得有趣，便回道，不会吧，我已经很久没有伤害过人了。不一会儿，回复来了，说，你真恶毒，骂人还要拐弯。欧阳佟说，我骂人了吗？我怎么不知道？文雨芳说，你直接说我不是人好了。欧阳佟这才明白过来，她是抓了一个逻辑上的漏洞。他还真没有这个意思，又觉得向她解释没有意义，便决定揣着明白装糊涂，说，说了半天，我还不知道你是谁。发过之后，他便进去洗澡。

出来后再看手机，文雨芳发过来好几条短信。第一条是：以这种方式轻视我，很好玩吗？第二条是：怎么不回答？理屈词穷？第三条是：真小气，还是男人呢，不如我这个女子。第四条一个问号。第五条：我是乳房。第六条：抱歉，打错了，我是雨芳。第七条：哎，遇到一个猥琐男。没劲。还不如和周公卿卿我我去。

欧阳佟回了一条：不好意思，刚才洗澡去了。文雨芳回复说，金风玉露一相逢？欧阳佟说，是啊，祖国处处有春天。

本来想早点睡，可文雨芳这么一闹，闹到凌晨，他只好调了闹钟。

早晨醒来，他的习惯是先进浴室洗个澡。今天，他改了一下习惯，起床后第一件事，向服务员交代了一堆事：叫一份早餐，沏一壶极品碧螺春，煮一壶蓝山咖啡。

林洛刚来的时候是九点一刻，此前，他要晨练，还要回家吃早餐。欧阳佟刚刚将那一壶咖啡喝完，灌了满肚子水，正在卫生间上厕所。接林洛刚的车是酒店派的，司机直接将他领到了房间，总统套房的服务员替他们开了门。欧阳佟从卫生间出来的时候，林洛刚正打量这套房子，显然，他有些目瞪口呆。

儿子出成绩之后，林洛刚也跑了一些地方，但如此豪华的房间，别说是住，就是见，他都没有见过。对于这一切，他倒也没问，和欧阳佟闲聊了两句，便直奔主题，开始手谈。欧阳佟原只想通过下棋作为切入点，没想到两人的棋风竟然如此相近，一旦坐到棋枰之前，便大有畅快之意。

到这里来下棋，好处在于除了上厕所，一切不用你担心，都由服务员做了。中午的饭，也是送到房间里来的，服务员在餐桌上摆好之后，便来叫他们。一局刚到中盘，杀得正痛快的时候，林洛刚说，等一等，下完这盘再说。欧阳佟说，这些菜，冷了就不好吃了。要不，还是先吃？下棋并不是急活。林洛刚自然依从。

林洛刚喜欢抽烟，喜欢喝酒。欧阳佟向王禹丹要了整整四箱极品江南，刚一见面，自然不好用一堆烟吓跑他，仅仅只是开了一条，让他抽。这种烟是用顶级烟叶和极品工艺制出来的，高度提纯，口感清正，是烤烟中的极品。林洛刚抽了一口，便说这烟感觉不错。欧阳佟

便将这一条烟全都扔给他。林洛刚坚持不受，欧阳佟说，拿着吧，这是朋友给我的，你看我不抽烟，也不可能带回去了。中午这酒，自然也是极品，茅台。最极品的，还是菜，虽然不多，却样样都是精品。这可是欧阳佟为了钓周蔚下的重饵。

欧阳佟的设计起了作用，林洛刚喝了第一口酒，并没有表态，吃了第一口菜，顿时赞绝。吃第二口的时候，便说，要是老太婆在，她一定喜欢。欧阳佟要的就是这个话题，果然开始和他谈起周蔚，然后对他说，要不，干脆把她也接来，晚上一起吃饭。

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了。晚上，周蔚尝了那些菜，吃一口赞一句。而晚上的菜式和中午又不同，林洛刚趁机将中午的菜介绍一番，弄得周蔚兴趣大起，一边吃，一边研究这些菜是怎么做的。欧阳佟说，阿姨您如果有兴趣，我让人去问一问，将菜谱要来。周蔚说，这都是人家的拿手菜，一般是不会外传的。欧阳佟立即让服务员去将厨师叫来。饭吃完了，厨师也来了。厨师很年轻，看上去似乎只有二十多岁，一问才知道，已经三十多了。欧阳佟对厨师说，阿姨想要你的菜谱，怎么样？厨师不说行也不说不行。周蔚知道，这是人家的看家本事，轻易不可能传的，便说，没事没事，你别放在心上。欧阳佟却将厨师拉到另一个房间，过了十几分钟，两人一起出来，厨师告辞走了。欧阳佟对周蔚说，已经说好了，菜谱他不给你，但可以到总统套房来，当着你的面做。

欧阳佟提议，他们干脆住过来。林洛刚和周蔚都不同意，专门请一个厨师，太贵了。欧阳佟说，就算他们不来，这个厨师也是他专门请的，现在的不同，仅仅是做菜的地点由下面的大厨房移到了总统套房。周蔚以为欧阳佟说假话，问服务员。服务员证实，这个厨师，确实是专门请来给总统套房做菜的。

毕竟经不起美味的诱惑，犹豫片刻之后，他们答应了。既然要住过来，自然需要准备一番，所以，吃过饭后，周蔚急于回去，林洛刚不好意思让司机跑两趟，也跟着回去了。欧阳佟一个人待在房间里，百无聊赖。好在此时，文雨芳的短信来了，虽然没有什么内容，毕竟可以打发时间，他便和文雨芳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说来也奇怪，此后，几乎每天晚上，他都和文雨芳聊天，虽然全都是废话，倒渐渐养成了一种习惯。

后来的几天，林洛刚和欧阳佟下棋，周蔚则看着厨师做菜，两人各有所乐，各得其所。这样过了三天，两人都觉得有点不对了。毕竟，欧阳佟是三十多岁的年轻小伙子，住在这样高级的房间里，百事不做百心不操，只是陪着他们下棋品菜，太不正常了。林洛刚说，欧阳，你一定有事求我。你说吧，什么事？欧阳佟说，我能不能先不说？林洛刚是个直爽人，说，那不行。你不说，我们心里就装着一件事，吃不香，玩不乐。欧阳佟说，林老，你就别问了，好不好？我现在只有一个想法，在这里多住些日子。

林洛刚夫妇说什么都不干。毕竟，吃人的嘴软拿人的手短嘛，既然有事相求，又不说明，他们怎么能这样白白享受？欧阳佟说，其实，他根本就没想过这件事能办成，所以没作办成的打算，只想多在这里享受一下。他越这样说，林洛刚夫妇越不肯接受，中国是个人情社会，人情大过天。他们接受的人情越多，负担也就越重。

欧阳佟说，你们千万别有负担，我是抱定了主意杀富济贫。住满了时间，屁股一拍，走人。你们一定要逼我说，我只好说出来，结果是什么？只有两个，办成了或者办不成。办成了？我们要走人，办不成，我们也要走人。那多亏？你就别问了，让我好好享受几天。你放心，到时候，成和不成，就一句话，成是意外惊喜，不成是理所当然。周蔚说，那怎么成？

我们这样吃你喝你住你的，最后一拍屁股走了，我们良心过不去。欧阳佟说，放心，你们完全放心。所有一切，我都想好了。保证与你们没有任何关系。

过了一天，林洛刚又提起这件事。欧阳佟其实比他们还急。自从住进这里，电话就一直没有停过。电视台正搞民主评议呢，他不回去，人家对他自然就乱评。虽说他也知道，就算自己回去，那些人也不会替他说好话，可毕竟人在场不太一样吧。

最为重要的，他如果在家，信息会灵通一些，万一丁应平打招呼也不行的话，他还可以通过赵德良的秘书唐小舟走更上层的路线，如果唐小舟或者赵德良肯替自己说一句话，那就肯定没问题了。平衡再三，眼前这件事已经开了头，如果半途而废，或许就一点希望都没有了。他故作轻松地说，哎呀，我都不急，你们急什么？

又过了一天，林洛刚夫妇实在承受不了，对欧阳佟说，如果这样下去，他们不能留下了。毕竟是一个事儿，吃也吃不好，玩也玩不好。欧阳佟说，既然这样，那我们约定一下好不好？这个房间，我订了一个月。钱已经交了，就算我们不住了，钱也不可能退。我把事情说出来，无论成与不成，我们都把时间住满，反正这事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林洛刚说，那怎么行？既然事情办不成，我们肯定就不能再住下去了。欧阳佟对他们说，从一开始，他就没指望办成这件事，只是想借这次机会，好好享受一下人生。如果事情不成，他们一走，他也不好留在这里了，实在有些不甘心。因为林洛刚夫妇坚决不肯变通，欧阳佟只好将事情说了出来。

结果正如欧阳佟所料，林洛刚甚至没有犹豫，更没有和老伴周蔚商量，一口就回绝了。

林洛刚说，我平生最恨的就是广告。你看看，现在电视上，铺天盖地的广告，哪一样是真的？全都是骗人的。我的儿子，不干这种骗人的事，不赚这种缺德的钱。周蔚也说，过去，我们的生活确实是苦，这些年，飞儿出成绩了，国家对他非常重视，这个奖那个奖，我们的生活大大改善了。再说，我们都一把年纪了，对生活也没太大的要求，只要平平安安就好。这个钱，我们不赚。对不起了。

林洛刚夫妇说过之后，立即就要走人。欧阳佟对这样的结果一点都不意外，他说，其实，这个结果，早在我的意料之中。不过，你们不肯接受的原因，竟然是因为对那些不负责任的广告深恶痛绝，这倒让我非常意外。

周蔚说，有什么意外？现在到处都是垃圾广告，谁看了不烦？

欧阳佟说，不错，现在确实有很多广告质量非常差。不过，你们想过没有，过去，我们常说，酒好不怕巷子深。可现在呢？现在是信息时代，每天我们需要接收大量的信息，当然，也包括很多垃圾信息。正因为我们每天都接收很多的垃圾信息，才更需要良性信息。如果没有良性信息占领市场，我们就更会被垃圾信息淹没。那会是一个什么后果？我们不得不生活在更多的垃圾信息充斥的恶劣环境中，而许多重要的关系国计民生的过硬的品牌，却不得不处于酒好也怕巷子深的恶性竞争之中。

周蔚说，你说的也有点道理。

欧阳佟顿时有了信心，说，不是有点道理，是很大的道理。我就是搞电视的，

对于电视上充斥的大量垃圾广告，我同样深恶痛绝。可问题在于，广告的成本非常高，厂家如果精心制作，成本会更高。退一步说，垃圾广告，并不仅仅体现在广告公司的粗制滥造，也体现在一些影视明星只顾着赚钱，完全不负责任，怎么恶心怎么演。有些影视明星，他们演电影演电视演小品的时候，我们喜闻乐见，看着就觉得亲切。可他们一旦演了广告，整个形象就扭曲了，就恶心人了。为什么？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是明星，是素质最低下的一拨儿人。如果想广告素质更上一层楼，就应该让另一拨儿人走进广告画面，这拨儿人不是明星，而是国星。他们不仅代表着自己的形象，也代表着中华民族的形象，代表着中国人的形象。

林洛刚一时没有回过神来，说，国星？这是个新名词，谁是国星？

欧阳佟说，林飞就是。他们为国争光，他们就是国星，是我们国家的大功臣。如果他们出现在广告里，也就是将一种正面的、积极健康的形象带进了广告，能够促进整个中国广告业的良性发展。对于国星来说，就是在体育事业的贡献之外，对中国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的又一大贡献。现在到处都是垃圾广告的局面怎么改变？靠国家政策？一道死命令，确实可以一刀切。问题在于，切了广告，也切了经济活力因子，国家肯定不能因噎废食。要改变这种现状，只有一种办法，提高广告的文化品位，让精品广告去影响触动那些垃圾广告，最终将垃圾广告赶出市场。

林洛刚说，你说的，还真有点道理。

周蔚说，这么说，林飞应该做广告？

欧阳佟说，当然应该做。我们可以做一种假设。如果林飞不做广告，别的影视明星体育明星做不做？一样做。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两大问题。第一，大众会想，为什么没有人找林飞做广告？他可是中国体育第一人，是亚洲有史以来跑得最快的人。广告商和商品厂家，为什么不看好他？难道他的人品有什么问题，可能对商品形象产生不利影响？第二，一线影视明星的广告价格大约是三百万，港台一线明星要高一些。体育一线明星比如奥运明星的广告价格，比影视明星低一大截，最高的也只是一百万左右。林飞这个亚洲飞人，他的广告价格是多少？是不是因为他的价格上不来，所以，他不肯接广告？如果真的出现这种情况，你们说，会不会对林飞的个人声誉有不利影响？

林洛刚和周蔚都愣住了，两人好一会儿没说话，你看我，我看你，显然不知该怎么接话。

欧阳佟接着说，明星做广告，赚钱或者广告影响，仅仅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还有更重要的一个方面，那就是美誉度的检测。林飞拿了奥运冠军，而且是有史以来分量最重的一个冠军。不论你们乐意与否，我可以肯定，有很多广告商希望找林飞签约，也一定用不了多久，林飞就会做广告。现在的问题来了，既然林飞一定要做广告，你们作为林飞的父母，应该考虑的问题是什么？不是做不做的的问题，也不是做什么广告的问题，而是两个问题：一、广告的质量，二、广告的价格。广告的质量高，对林飞的社会美誉度有正面影响，相反，就一定会有负面影响。而广告的价格，其实并不仅仅是一个钱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对林飞的社会影响力的定位问题。如果按照现在广告商的定位，一线体育明星的广告价格只有一百万左右，只有一线影视明星的三分之一，这就不是钱的问题了，而是对林飞这种国星的污辱。应该说，受污染的并不仅仅是林飞和与林飞有关的人，而是所有支持、热爱林飞的国人。

林洛刚和周蔚承认，此前，他们考虑问题简单了，确实没想到做不做广告，竟然是一件如此之大的事。

欧阳佟又一次感到了希望之星的升起，他趁机邀请他们坐下。他们也并不反感地坐了下来。欧阳佟便对他们说，看来，你们对广告行业的了解，还非常有限。我是做电视的，在这方面，还有点研究。我可以给你们作一个简单的介绍。目前，我们看到的广告，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产品广告，一类是形象广告。什么叫产品广告？广告的目标是为了宣传某一种产品，比如大家都熟悉的脑白金广告，某种品牌的洗衣粉广告、化妆品广告、洗发水广告等等。这类广告，重点宣传的是产品的使用价值。另一类是形象广告，重在宣传某一企业或者品牌系列的产品形象。比如麦当劳广告、雀巢咖啡广告。麦当劳广告有一些很经典的案例，比如一个孩子睡在摇篮中，摇篮摇起的时候，看到麦当劳的大M，立即笑了，摇篮摇下去，看不到这个大M，小孩立即哭起来。还有一个经典广告，一群鸭子叼着麦当劳的食盒过马路，所有行人和车辆，全部让路。雀巢广告和人头马XO的广告语非常经典，前者是滴滴香浓，后者是人头马一开好事自然来。除此之外，还有一类广告，形象宣传和产品宣传合二为一，这类广告主要是做单一品牌的公司，比如可口可乐或者百事可乐。

周蔚问，如果林飞要做广告，你认为是做产品广告还是做形象广告？

欧阳佟说，这不是问题的关键。林洛刚问，关键是什么？欧阳佟说，关键还在于美誉度定位。这个美誉度定位，可能存在两个方面，一是政府定位，一是社会定位。一些时候，政府定位和社会定位是一致的，更多的时候，政府定位和社会定位是背离的。比如说，政府宣传的某些模范人物，或者某些各类明星被选为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这都属于政府定位。几十年前，这种政府定位和社会定位是一致的，但现在，两种定位基本是背离的，民众根本不买账。政府定位很好办，看政府授予某个人的荣誉，就可以看出来。社会定位怎么办？不可能搞一次全民投票，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通过此人的社会价格。而这种价格的体现，最直接的就是广告价格。

林洛刚和周蔚完全被欧阳佟说服了。他们不再反对林飞做广告，但是，对于林飞的社会价格，还没有一个概念。欧阳佟说，这就是他所要谈的关键所在，一线体育明星的广告价格，只有一线影视明星的三分之一。这种定位本身，就说明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价值取向：精品不如垃圾。既然全社会早已经这样定位，还能指望广告业抛弃垃圾而追求精品？人家投入这么多的钱，自然要追求等值回报，没有回报的事，没有一个商人肯做。如此一来，问题来了，林飞难道去接那些一百万的广告？将来就算是升值，也很难达到影视明星的价位。所以，选择第一个广告，一定要对林飞的身价进行定位。

欧阳佟说，他个人认为，林飞的第一个广告，必须将价位定在六百万左右，比一线影视明星翻一倍，一开始就将距离远远地拉开，拉大到影视明星想都不可能想到的程度，这才适当。问题在于，拍一个广告，制作等费用的投入很高，需要好几百万，更高的是播出费用，需要几千万甚至更多。一般广告，制作和播出费用加起来，可能在三千万以上。这还仅仅只是选择一两个电视台播出，如果选择全国播出，可能需要几个亿。国内有多少企业，能够拿出这个数？就算有些企业拿得出，他们也需要评估一下，是否物有所值？林飞的第一个广告，等于为自己定价，因此一定要选择一个实力雄厚的企业，获得一个高位定价。价位一旦确定，今后就水涨船高，再难降下来。江南烟草是一间实力雄厚的企业，国内这样的大企业，不超过100家。除掉那些经营资源产品比如钢铁、有色金属等根本不需要做广告的企业，可选择的，就没有多少家了。所以，接下江南烟草广告，对于林飞来说，是进行身价定位的一次

好机会。

林洛刚本人的烟瘾很大，对于烟草广告，并无反感。周蔚则相反，就丈夫吸烟这件事，数落了几十年，对于烟草自然没有丝毫好感。她说，现在，全世界都在禁烟，烟草形象是一种不健康的形象，是一种毒品形象，接下这个广告，会不会对林飞的个人形象产生不利影响？

欧阳佟说，如果我说做这个广告对林飞的形象有益无害，那是骗人。打死我，我也不说。不过，我觉得这件事并不是评估林飞是否接下这个广告的根本。正如你们一开始的态度所表现出来的，明星做广告，对于明星本人的社会美誉度，肯定有不利影响。一方面是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又必须进行市场价格定位。这就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两害相较取其轻，既然其他广告也一样可能对明星的美誉度产生不利影响，那么，我们就要从另外的角度考虑问题，第一，价格上，是否能够有所补偿？第二，广告制作上面，是否能够回避或者弥补？我觉得，如果兼顾了这两个方面，就不是问题了。

林洛刚说，我想问一个问题，你这么努力想促成这个广告，江南烟草将给你什么样的好处？

在这件事情上，欧阳佟不想对林洛刚夫妇说假话，又不好直说王禹丹许诺了二十五万，便将当晚的情形向他们介绍了一番，单单隐去了王禹丹出价这件事。最后，欧阳佟说，她们去谈判这件事，事前我不知道。我知道以后，就说，你们真笨，这么点小事都办不成，如果让我出马，保证马到成功。说到这话时，林洛刚夫妇的表情有点严峻。欧阳佟说，你们一定猜到了，我这样说，并不是说我真的有把握，只不过是男人的弱点，喜欢吹牛。吹牛真不是一件好事，可男人就这个弱点，明知道吹牛会害了自己，关键时刻，又管不住自己的嘴。她们当然也不相信我能办成这件事，就给我下套子，说，你呀，就活在那张嘴，鸭子死了，嘴还是硬的。我说，我告诉你们，我还真不是吹。你们把上海世贸大厦的总统套房给我包一个月，我保证把这件事给你们搞定。只要她们不做，那就怪不得我了。可我没想到，她们还真把总统套房包下了。结果就是你们现在看到的，我被逼到了山穷水尽，只好硬着头皮上了。来之前，我就知道，这件事肯定谈不成，其实她们心里也清楚。只不过，以后我在她们面前，再也没有吹牛的本钱了。他介绍到后半段时，林洛刚和周蔚已经开始微微发笑，到了最后，两人已经笑得前仰后合。

林洛刚说，欧阳，你真是可爱，我喜欢你。这样吧，你这件事，我答应了。

欧阳佟说，不会吧，这么容易？

周蔚说，老头子虽然答应了，不过，有件事，我还是想了解清楚。你说的那两个女能人去北京，为什么没有谈成？

欧阳佟说，为什么没有谈成，我也不清楚。我根本就设想谈成这件事，所以从来没有想过要了解她们谈判的经过。既然阿姨问起来，我大胆猜测一下，可能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林飞的形象和烟草确实有点不协调。但这不是主要问题，主要问题，可能还是一个利益分配问题。林飞能有今天，肯定与国家体育总局的扶持和王指导的培养分不开。林飞拿到大笔的广告费，他们却两手空空，心里肯定不痛快，又不好直接说出来。

林洛刚显然是性情中人，听了欧阳佟刚才说到吹牛的事，一高兴，就答应下来了。

还是周蔚心细，问起体育总局的事，林洛刚听了，觉得确实是个问题，便说，如果国家体育总局坚决不同意，这件事也办不成呀。

欧阳佟恨不得掌自己的嘴。都是这张臭嘴，说话不把门。干吗要提国家体育总局？只要林洛刚夫妇答应了，他欧阳佟的任务就完成了。至于以后和国家体育总局谈不成，那与他无关了。岂知自己嘴碎，先将底牌亮了出来，使得林洛刚缩了回去。

欧阳佟说，我倒不认为国家体育总局是个问题，只要林飞和王指导同意，国家体育总局方面，我的两个朋友会去想办法。话说回来，要王指导和体育总局答应，你们还是要在经济利益方面做出一点让步。当然，我也可以向江南烟草提出来，让他们在广告费方面，再做一点让步。

林洛刚表态说，既然是这样，那我可以向你表态。我们包括林飞以及王指导这方面，肯定没有问题，我代表林飞答应你了。至于体育总局，我们也会争取，但结果如何，我无法保证。这个答复，你满意吗？

欧阳佟说，能有这个答复，我已经是意外惊喜了。好了，这件事，我们不说了，继续下棋，怎么样？

林洛刚看了一眼老伴，发现周蔚的表情非常平和，便说，好，继续下。

第二天一早，林洛刚夫妇坚持离开了。欧阳佟则拨通了王禹丹的电话。王禹丹正在开会，看了一眼电话号码，便将会议终止，问道，欧阳佟，你搞什么鬼？十几天了，一个电话都没有。欧阳佟说，首长你别急嘛，我这不是向你报喜吗？听说报喜，王禹丹果然心中一喜，口里却说，你别油腔滑调，我正开会呢。有什么事快说。

欧阳佟说，林飞的父母已经答应了，我估计，这事有了 80% 的成功率。王禹丹说，哪怕 99%，最后剩下的 1% 还是变数。我要 100%。这样吧，我正在开会，过一会儿给你电话。

4

当天下午，王禹丹赶到了上海。

欧阳佟知道王禹丹要来，并且准备和她的队伍会合，便说，何必呢？世贸大厦的总统套房，房间大得可以当演播厅，不如你干脆住这里得了。王禹丹说，你打什么歪主意？你不是说你没有恋母情结吗？什么时候变了？欧阳佟说，这是谁在造我的谣？王禹丹说，得了得了，别拿这些话来哄你姐。是不是造谣，你比我更清楚。再说了，你老姐一把年纪了，没有恋童癖。

江南烟草有一个团队在上海，自然安排了接机。欧阳佟明知这一点，还是向酒店要了那辆林肯房车，反正是江南烟草的钱，不花白不花。杨大元正在努力地筹办文化传播公司，如果真的万幸，林飞这件事能谈成的话，欧阳佟很可能将林飞的广告接过来，那么，新成立的

文化传播公司，便可能赚到一百万甚至更多。以后，只要搞好同王禹丹的关系，肯定财源滚滚。最好是把王禹丹和邱萍拉进来当股东，王禹丹掌握着江南烟草这座金山，邱萍掌握着江南省官场资源，这些资源是取之不尽的铀矿，只要她们成了公司股东，每年赚个一两百万，那还不是小事一桩？对待女人，欧阳佟有的是办法，何况又是一个长得像观音的女财神？他自然要做足工夫。

王禹丹确实没想到欧阳佟会来机场接自己，她最初的打算是到酒店之后梳洗一番，然后去见他，一起吃饭，也了解一下这些天他的活动情况。既然他如此有心，亲自来机场，她也不好回绝，便让自己的人返回，她坐上世贸大厦的汽车，来到了总统套房。

跨进门，一股很浓的香水味扑面而来。王禹丹皱了皱眉，对欧阳佟说，这么浓的香水味，你不怕把林飞的父母熏跑？欧阳佟说，我当然不会污染奥运冠军的父母，这是专门为了污染美女准备的。王禹丹说，你这张嘴，什么时候不贫呀。

欧阳佟转过身，张开双臂迎着她，说，祝贺我吧。

王禹丹一闪而过，说，我一身臭汗呢，我怕把你熏着。

欧阳佟说，你难道没有听说过？汗是最好的催情剂。说过之后，也不理她，一下子拐进了浴室，不一会儿出来，对她说，你洗一下吧，我已经替你调好了水。当然，如果你想盆浴，我可以帮你放水。王禹丹看了他一眼，说，什么时候学会这么殷勤了？欧阳佟说，开玩笑，我从小就这么殷勤。如果要搓背的话，我也可以代劳。

说着，欧阳佟轻轻挽起王禹丹的手，领着她向浴室走去。王禹丹并没有抽出自己的手，只是到了浴室门口，才将他推开。欧阳佟在门外说，我是准备全心全意为首长服务的。王禹丹说，得了吧你，我可不想人家说我老牛吃嫩草。

王禹丹洗完澡出来，不施粉黛，清水芙蓉，更显出一种成熟的魅力。欧阳佟瞪大眼睛盯着她，说，天哪，我简直以为遇到天仙了。王禹丹说，你怎么回事？尽拿我胡混，是不是这些天没有接触到女人，见了母猪，眼睛也发绿？欧阳佟说，错，你不是母猪，你是观音转世的仙女。王禹丹说，你要是憋得慌，可以叫人上门服务呀，放心，服务费我帮你出。这话让欧阳佟有点不高兴，他说，你以为我是什么人？随地大小便者？

王禹丹知道这个玩笑开得有点过火，举起双手说，好好好，算我说错了。我道歉。恰好饭菜摆好了，她便说，正好我也饿了，吃饭吧。

两人坐在饭桌上，欧阳佟似乎还为刚才的话不高兴，没有吭声。王禹丹说，你这个人，一点组织观念都没有。来上海快二十天了，一个电话都没有，甚至连短信都没有一条。欧阳佟说，需要我汇报吗？你的人难道没有向你汇报？王禹丹说，我说过，我的人肯定不会背后监视你，正所谓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欧阳佟说，既然如此，那你为什么一定要我时时刻刻向你汇报？王禹丹说，我已经用了上百万，难道不该知道事情的进展？再说了，作为朋友，交换一下意见，总还是应该的吧？欧阳佟说，我知道了，原来你是想有点柔情蜜意是吧？可是，你不怕我想入非非？王禹丹说，你就贫吧。

王禹丹吃了一口菜，问欧阳佟，觉得这个厨师怎么样？欧阳佟说，两个哑巴睡一起，没

话说。王禹丹又问，起了作用吗？欧阳佟的表情显得有点夸张，说，你怀疑？我告诉你，这一着棋，我绝对是超一流的高水平发挥。你知道我事后怎么想的？

王禹丹问，怎么想的？欧阳佟说，我对自己感到吃惊呀。我想，我怎么就这么聪明？

王禹丹笑了笑，说，智商确实是高，一般人无法相比，但情商嘛，连差强人意恐怕都算不上。欧阳佟说，你没见世界上到处都是既没有智商也没有情商的人？我能有一项高，就已经非常了不起了。王禹丹觉得，这小子虽然其貌不扬，油嘴滑舌口花花，自己对他的第一印象并不好，可接触下来，每次都能给自己惊喜，不知不觉间，她觉得自己开始喜欢他了，到底喜欢他什么，她也说不上。她说，你到底怎么做的？给我详细说说。欧阳佟说，这次之所以能够成功，主要在于我的两个绝妙主意。你别瞪得眼珠子都掉了，坦率地告诉你，事后我自己想起来，都不得不佩服自己，这么绝妙的主意，我是怎么想出来的？

详细听了欧阳佟在上海的经历，王禹丹果然瞪大了眼睛，又经历了一次惊喜。她感叹地说，正确的结果，取决于正确的方法，正确的方法，取决于正确的决策。欧阳佟说，所有一切正确，只有一个前提，就是有一颗天才的大脑。

王禹丹觉得，欧阳佟这个人，实在是太自负。尤其是这件事干得确实漂亮，所以尾巴翘到天上去了。无论如何，她要打击一下他，至少也要证明她刚才说过的那句话，智商高而情商平平。

吃完饭后，两人来到客厅。欧阳佟知道王禹丹有个习惯，每天晚餐后要喝一杯咖啡，他早已经吩咐服务员煮好，端出来时，他亲手接过，递给她。王禹丹也不说谢谢，而是说：看来，你这个人，还真是有些小聪明。欧阳佟不满意这一评价，说，天大的冤枉，只是小聪明？我告诉你，我还真不是吹，我就是有大聪明。王禹丹说，好好好，你有大聪明。一边说，一边拿过自己的包，从中拿出一万元钱，递到他的面前。

欧阳佟有些不解，问道，这是什么意思？

王禹丹说，给你的定金。剩下一万五，事成之后，你把卡号给我，我打进你的卡里。

欧阳佟猛地一惊，二万五？当初答应的明明是二十五万呀，怎么就变成了二万五？王禹丹说，怎么可能？一定是你记错了。一个月不到赚二十五万，这钱也太容易赚了吧。欧阳佟拿起电话，说，邱萍也在场，我现在就打电话，让邱萍给我作证。

王禹丹说，她能证明什么？谁能证明你们不是事先串通的？欧阳佟一下子站起来，说，你怎么是这样的？难道所有的商人都是这样？

王禹丹说，商人怎么了？商人是很讲规矩的。欧阳佟立即暴跳起来，说，规矩？什么规矩？我看你们这些奸商满嘴仁义道德，其实是一肚子坏水，没有一个不是见利忘义的。和你们为伍，我感到羞耻，对不起，告辞。

欧阳佟进房间将自己的东西清理了一下，拖着一只大大的行李箱，便向外走。

王禹丹却堵在门口，不让他出门。王禹丹说，怎么，真要走？钱不准备要了？欧阳佟说，你们的钱，我嫌脏。王禹丹说，钱就是钱，哪有什么脏不脏的？欧阳佟说，拿钱的人脏，所以钱也就脏了。王禹丹说，做生意有成有败，成与不成，并不是根本。

欧阳佟说，根本是什么？王禹丹说，根本在于规矩。欧阳佟冷笑一声，你和我谈规矩？你有这个资格吗？王禹丹说，我为什么没有这个资格？你要搞清楚，现在是你不讲规矩，而不是我。欧阳佟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和你没什么好谈的，让开，我要出去。

王禹丹笑了，抓住他的双肩，将他按坐在沙发上，说，好了好了，不和你开玩笑。大男人，一点承受力都没有。你放心，我说过二十五万就二十五万，一分钱都不会少给你。

欧阳佟怕了，说，空口无凭，立字为据，我要签合同。

王禹丹再一次笑了，说，现在知道要签合同了？当初干什么去了？我说是你不讲规矩，你还不服。商场规矩是什么？是合同。没有合同，你说上天都没有用。看吧，你的情商，就这么个水平。你不要以为只你写文章有学问，我告诉你，世界上每一件事都有学问，而且是大学问。

欧阳佟明白了，原来自己在她面前表现得太高傲，她有些不舒服，所以给自己一个小教训。这个女人不仅漂亮，而且精明能干，大脑中似乎有一个繁华都市，交通要道四通八达，畅行无阻。他开始对这个女人有了特别好感，觉得和她相处，是一件很开心的事。同时，他也意识到，这个女人可不是一般的精明，以自己这个聪明的脑袋面对她，说不准还真占不到便宜。欧阳佟说，我虚心接受批评。王禹丹说，难得呀。欧阳佟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王禹丹说，少来少来，你这个人呀，就是尾巴翘得太高，需要经常拿鞭子抽几下。欧阳佟顺着竿子往上爬，说，你说得太对了。我呀，就是从小没人教育。现在好了，遇到你了，希望你经常带着你美丽的鞭子，要打脸就打脸，要打屁股就打屁股。王禹丹说，油嘴滑舌，没有口德。

欧阳佟说，还是不信任我不是？要不这样。为了更进一步加强了解，我决定成立一个公司，专门为你服务。怎么样？

王禹丹的眉毛轻轻往上一挑，说，怎么，想当奸商？

欧阳佟说，错。恰恰因为这个世界奸商太多，我要树立一个榜样。让那些奸商们看看，应该怎样做生意。

王禹丹说，你做生意？拉倒吧，我看你还是写你的文章做你的电视比较好。对于这种评价，欧阳佟非常不服，他为什么就不适合做生意？王禹丹说，你油头滑脑的形象，给人一看就是奸商。相反，真正做商人的，就算是奸商，也一定要装出很真诚的样子。听话听音，王禹丹对自己做生意，似乎并没有信心，这是否表明她不太支持自己做生意？可眼下这件事，他确实准备挖一口金矿呀。好在他的脑子转得快，说，那怎么办？林飞的父母之所以答应做这个广告是有条件的，条件就是由我来做。

王禹丹并非反对欧阳佟做生意。当初，邱萍之所以介绍欧阳佟和她相识，也正在于她心目中有一个大计划，希望物色可靠能干的人选。不过，见欧阳佟第一面，她便将他看死了，

根本没有提自己的那个计划。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她惊喜地发现，欧阳佟还真不同于一般的德山人。当然，他是否符合自己心目中的定位，既需要进一步观察，更需要对他进行一些打击和磨砺。对于王禹丹来说，她不急，自己所想到的这件事，只是她的一个备选方案，而她的首选方案，是竞争雍州市市长。

她说，好呀，那你就做呀。欧阳佟说，可是，你对我做生意似乎没有信心？王禹丹说，怎么啦？你的自信哪里去了？其实，做生意，肯定不比写文章更难。欧阳佟说，你把我搞糊涂了。干脆点说吧。如果这笔合同签订下来了，你能不能给我做？王禹丹说，现在谈这个，是不是有点为时过早？话说回来，给谁做都是做，你说是不是？

王禹丹的态度还比较暧昧，欧阳佟觉得，如果想将这单生意接下来，自己还需要做很多工作。

第二天安排的是王禹丹和林洛刚夫妇见面，一大早，欧阳佟便随世贸大厦的汽车来到林家。林洛刚夫妇还在家里吃早餐，欧阳佟提着一只大包就进去了。周蔚对欧阳佟非常热情，一定要拉他尝一尝自己的手艺，欧阳佟将那个塑料袋往桌上一放，大大方方坐下来，说，我本来已经吃过早餐了，为了品尝阿姨的手艺，就算是把肚子撑破了，也要吃一点。吃完早餐出门，林洛刚见到欧阳佟留在这里的塑料袋，便说，这是你的东西吧？你忘了拿。欧阳佟说，这是给您带的，您留着吧。林洛刚问是什么，欧阳佟说，是烟，极品江南。

林洛刚夫妇都是底层出身，对于收受礼物还没有习惯，当时就显得极不自在。

欧阳佟是这方面的高手，送礼的时候，他往往让收礼者觉得不是在收礼，而是在帮他的忙处理无法消耗的物品，而收礼的时候，他不会等着别人送，而是主动向人家索要。当记者嘛，索要的机会总是有的，整个记者界，但凡有点名气的，几乎没有不伸手的，只不过有些人的索要手段贪得无厌令人鄙夷，个别人手法高超，向人索要的时候，给人的感觉倒像是向人施恩。欧阳佟就属于后者，此次上海之行，他就向王禹丹索要了四箱极品江南。欧阳佟向王禹丹开口时说，我要带点烟去公关。王禹丹说，没问题，你要多少？欧阳佟说，你知道，我不抽烟，心里没概念，你给多少就是多少。王禹丹说，那好，我给你四件，够不够？这就是欧阳佟的高明，人家给他四件，还要问他够不够。市场价超过五十万，似乎还有点拿不出手似的。

这次，他给林洛刚带来的是十条烟。林洛刚知道市场价格，共两万多元，他觉得这个礼太重了，说什么都不肯要。欧阳佟说，这不是江南烟草送给你的，而是他们感谢我的。你知道，我不抽烟，放在那里也是浪费。

这等于说，就算受贿，那也是欧阳佟受贿，与林洛刚无关，自然就接受了。

刚才在林家，主要是闲谈，没机会谈正题，上了车，林洛刚开始介绍正事，他说，他已经分别和林飞以及王指导联系过了，两人都表示同意。现在的问题是怎么和国家体育总局说，需要商量出一个更好的办法。

欧阳佟说，这件事，今天上午我们和江南烟草一起商量。不过，如果这件事能做成，接下来会有很多事，不知你们考虑过没有？林洛刚问，你指什么？欧阳佟说，签合同。关于合同条款的议定，比如价格呀、广告税呀，还有一些保障条款呀，这些东西非常专业，相信你们不

内行。我建议你们请一个律师比较好。还有，今后的广告制作，商家和代言人之间各自都要考虑自己的利益，你们需要在广告文案和制作方面，最大限度地维护林飞的正面形象。如果你们有懂行的朋友，最好找这样的朋友，最后把一把关。

周蔚说，你不就是搞电视的吗？广告的事，就由你把关嘛。林洛刚说，是啊，这样最好，我们信任你，江南烟草也信任你，没有比你更合适的了。至于律师，你提醒了我，我们确实需要考虑一下。

欧阳佟心中一喜，他要的就是这句话。他说，我只是给你们建议，具体事，等一会儿见了王总，你们该提的，一定要向她提出来。周蔚说，提得太多了，人家会不会觉得我们不地道，难缠？欧阳佟说，这个你们就不必担心了，他们是商人，商人做事，喜欢先小人后君子，所有一切摆在桌面上。还有一点，我需要提醒你们，等下谈判的时候，关于广告价格，你们要报八百万。我在背后做过工作，七百万拿下来，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但你们要报高一点，哪怕多争取五十万，那也是一套房子嘛。

路上一切说得很好，可见了王禹丹，她的那副观音模样和温和的笑容成了谈判桌上杀伤力无比的武器，周蔚竟然一口报出了七百万，这个数字让欧阳佟大吃一惊，事后问他们，周蔚说，看那个王总心地那么好，我不忍心。至于广告制作，欧阳佟的目的是达到了，林洛刚表示，做烟草广告，林飞有些担心，特别提出，希望在内容方面把好关，要求拥有广告内容的最后审查权。

王禹丹看了看欧阳佟，似乎看透了此事他是背后推手一般，说，你们的这个要求，我认为很合理。要不这样，你们看行不行，广告内容把关这件事，就由欧阳佟负责，他在这方面内行，而且是中立的第三方，怎么样？

后来谈到国家体育总局的公关问题，欧阳佟出了一个主意。他说，关于国家体育总局，我觉得我们需要采取一点策略。理论上，林飞虽然属于国家队的队员，可毕竟国家队并不拥有他的全部，尤其不拥有他的广告签约权，林飞完全有权决定自己做什么广告。但凡事既要合理也要合情，现在的情况是，林飞属于国家体育总局，完全置国家体育总局于不顾，很可能使得双方的关系僵化。在这件事上，我们既不能给林飞制造麻烦，还要想办法撇清林飞。我想，我们不妨签两个合同，一个合同，是最终签约的合同，上面写明，如果毁约，按30%违约金赔偿。这个合同一签，就会给国家体育总局一种压力。国家体育总局如果不同意做这个广告，违约方需要支付超过二百万元的赔偿金。这笔钱，林飞自然拿不出来，而且，毁约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就该由他们出这笔钱。他们如果不想出这笔钱，就得同意这份合同。而这个合同，是林飞的父母签的，林飞可以向国家体育总局说，他是迫于父母的压力。

国家体育总局在这件事上，不会太责怪林飞，这就给了林飞一个退路，却又将国家体育总局的退路堵死了。当然，我们也要充分考虑国家体育总局坚决不同意的可能，也就是说，我们不能把林飞推到绝境，所以，需要签另外一份补充协议，万一国家体育总局不同意，又不肯赔偿，那么，林飞不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这样的补充协议，等于豁免了林飞一方的毁约责任，在普通的商业谈判中，是很难取得共识的。但眼下这次谈判性质不同，双方都希望做成这笔生意，在王禹丹一方，差不多是死马当活马医，何况，作为一种策略性手段，这种方法，确实有可取之处。王禹丹赞成这种

做法，林洛刚夫妇自然不会反对。

所有一切，都按照欧阳佟的计划在进行。会谈一结束，他就给杨大元打电话，表示这笔业务，已经成功了80%。

听到这个消息，杨大元非常兴奋，同时向他汇报登记公司的进展。杨大元表示，他已经看了好几处写字楼。这件事做起来非常难，价格便宜的，地点一定很偏，而且面积也不一定适合，地点好的，价格一定贵，面积也选不到最适当的。只有一个地方，他觉得各方面都较适中，九十八平方米，在芙蓉路的财富大厦，与中心地带其他地方相比，价格还算适中，月租三千五。欧阳佟知道雍州市的写字楼租价，觉得这个价格还能接受，便说，那就定下这套房子。快点定下来，注册就可以进行了。

杨大元说，那好，明天我就去定。还有一件事，就是公司的名称，我取了很多，拿给伍能建算了算，他说都不太好，建议我们用博亿。博士的博，亿万的亿。欧阳佟一想，博亿这个名字不错，暗指可以做到亿万资产，也与博弈谐音。就说，好，定这个吧。注册的事准备得怎么样了？杨大元说，这个我已经打听过了，人家按注册资金的比例收费。欧阳佟问，收多少？杨大元说，三个点。欧阳佟想，注册二百万，就要收走六万元，这可是他一年的收入呀。杨大元见他在犹豫，便说，这已经是最低的了，还有些公司收五个点。欧阳佟想，三个点就三个点吧，等于自己出六万元注册了一家两百万的公司，这样一想，还是划算的。

好心情没有持续多久，接到广电局那位领导的电话，对欧阳佟说，你去哪里了？民主评议也不见你参加，结果落了个最后一名。你再不回来，就没戏了。对于这个结果，欧阳佟并不意外，他只是在心里暗骂了一句：这个王八蛋，又被他玩了一次。他骂的，当然是局党组书记兼局长杜崇光。他暗想，如果明天突然听到一个消息，杜崇光暴病而亡，那该是一件多爽的事。

第二章最好的资源是人脉，最大的智慧是情商

什么是本钱？什么是资源？现在有一种提法，叫智商时代。现在最大的本钱，不是资金，而是大脑，是一个人的情商。你身边的朋友就是衡量你的一把尺子。如果他真如你所说，是个难得的人才，丁应平就会觉得你看人还真有一套。这个尺子，就量出了你的长度。

5

杨大元复员后不想回家当农民，跑到深圳去打工。最初，他在一间酒店里当保安，住的地方是酒店集体租的，一个套间里面住六个人。他的房间在十三楼，十八楼有一个女的，长得非常漂亮，穿着也很大胆，衣服总是又薄又少，偏偏一对奶子硕大无比，总让人怀疑会不会将那薄薄的衣衫撑破。一屋子六个男人，闲来无事，总得找点什么逗乐子，便谈论这个女人。大家都不知道她的名字，便给她取了个绰号，叫波霸。

有一天，杨大元回家，他刚进电梯，就听到后面有人喊等一等，于是他用手隔着电梯门，一个女人走了进来。女人怀里抱着很多东西，有洗发水，有筒装卫生纸，这些东西遮住了女人的脸，杨大元并没有看清她。不过，从她身上的香水味，杨大元已经知道她就是波霸了。按下十三楼的同时，他也替她按下了十八楼。波霸以为他没有按，伸手想去按，结果手上的东西滚落在地。杨大元顺势帮她捡了起来，并且说，我帮你拿吧。波霸朝他莞尔一笑，说了声谢谢。他送那些东西进了她的门，并且将自己的第一次给了她。后来，他才知道，她

是做特种职业的，接待各种各样的男人，不过对杨大元特别，不收他一分钱，而且只要他事先说好，她会拒绝别的客人。这事，杨大元常常拿出来举例子，他说，就算是妓女，也要讲职业道德。波霸就是讲职业道德的典范，遇到厉害的男人，她会被折腾几个小时，完事后累得像死猪。但当着客人的面，她不得不硬撑着。遇到不怎么样的男人，她也一定要让人家满足。

想到民主评议的时候，欧阳佟就想起了杨大元的这个故事。民主是什么？就是婊子，她会极其努力地做到每一个人满意，可实际上，这些人真的满意吗？才怪，毕竟，在那些恩客的心里，她太脏了。就像你去县城或者乡下的长途车站等车，遇到内急，厕所再脏，你也得放松。

国人往往推崇美国的所谓民主。其实，认真思考一番，美国民主的本质是什么？还是人情和财情。选举人连你的面都没见过，凭什么将选票投给你？还不是投给自己的利益？对于那些同一个单位内部的选举，就更是利益投票了。像欧阳佟这种人，恃才傲物，从来都不将身边那些人放在眼里，平常就没有利益投资，关键时刻，人家又怎么肯将选票投给他？排在最后一名，也就是情理之中。

第二轮，将是投票选举。这种投票，同样与民主没有任何关系，并不是全台成员投票，或者全台局聘人员投票，而是中层以上干部投票。这样投票，欧阳佟能够胜出的可能性，又是微乎其微。

然而，决定因素，并不在民主评议和投票选举，而在你是否有关键领导的支持。既然还没有到彻底失望的时候，欧阳佟仍然决定进行一番努力。创办公司的事，他全部交给杨大元，仅仅只是在必要的时候，和杨大元碰碰面。结果，碰了几次面，每次都是喝酒，基本没谈什么正事。所有重要事项中，唯一确定的，是公司的股份结构。

公司的股份结构，大框架是欧阳佟定的。第一，他本人没有现金拿出来，他入股的股本，只能是接下林飞这单广告的利润，估计总数在三百万元左右，如果成本控制得好，可能还会高一点。这笔钱，将作为公司的股本，也作为公司未来相当一段时间里的流动资金。第二，公司股东，他初步确定为四个人，给王禹丹和邱萍，各预留 15% 的股份。剩下来 70%，属于他和杨大元两人。他的初步考虑，杨大元担任总经理、法人代表，给他部分干股，这部分占 70% 的 5%，也就是总股本的 3.75%。如果杨大元能够投入部分股本，就按实际投入占有股份，但加上干股，总数不得超过 19%。也就是说，欧阳佟要绝对占有总股本的 51%。

杨大元说，他也没有多少钱拿出来，最多能拿出五十万。他说，其实占不占股份，对他来说不重要，重要的是把这个公司搞起来。既然欧阳佟的股本投入只能是林飞广告，这笔钱，在公司创办之初，肯定是进不了账的。可创办公司，毕竟需要花钱，就由他先拿出五十万，把公司的架子搭起来再说。其他方面，欧阳佟说什么就是什么，他没有意见。

欧阳佟说，那好，就这样定了，你出资五十万，公司股本构成，我占 51%，王禹丹和邱萍，各预留 15%，你占 19%。

杨大元是当兵出身，组织原则就是强，大事小事，事无巨细，都要向他汇报。

办公场地租下来，杨大元给欧阳佟打电话，希望他过去看看。财富大厦他了解，知道那

幢楼不错，八楼，楼层也不错。约一百平方米，面积也适当。唯一不太满意的，是租价有点高，但这是没办法的事，人家就是这个价。他当时正忙，推了。杨大元说，你不看看，装修怎么搞？欧阳佟一想，倒也是，房子是旧的，怎么说也得装修一下，不然怎么是公司？欧阳佟就问，你有什么想法？杨大元说，他已经想好了，主要分两大部分，一部分作为员工办公室，后面是卫生间，前半间是普通接待室。另一部分，隔成两半，一半是总经理办公室，另一半是会客室。欧阳佟觉得这种布局倒也不错，就说，按你的意思办吧。

既然欧阳佟说了按他的意思办，他去办就好了。可是，装修是个琐碎的活。杨大元弄了个图纸，要给欧阳佟看，欧阳佟抽不出时间，杨大元只好事无巨细地汇报，哪里装什么灯，用什么开关，水管用什么品牌什么型号，办公桌怎么安排，甚至办公室里要买饮水机、一次性水杯，打扫卫生需要买扫帚等，都向他请示。

偏偏杨大元并不是一次将所有事情全都说出来，而是一次说一件事，弄得欧阳佟不胜其烦。

以后再看到杨大元的电话，欧阳佟就不想接。可人家毕竟是在替他做事，是充分尊重他，不接似乎说不过去。他再一次接起来，听到杨大元说，哥，进门的玄关下面，我想放一口鱼缸。欧阳佟心情有点不愉快，耐着性子说，可以呀。杨大元又说，玄关的墙上，你说写什么字好？是不是大展宏图？欧阳佟想，自己可是文化传播公司，弄得像农民企业家似的大展宏图，有点太俗了。可如果不用大展宏图用什么？这需要自己用心去想，偏偏此时自己没有心情。

没有心情，是因为他刚刚和董绍先打了电话。电话中，他问董绍先，我的事，首长到底过问了没有？董绍先故意装傻，说，你的什么事？欧阳佟说，你装什么糊涂？增补副台长的事呀。既然他点破了，董绍先也不好装下去，便说，你还惦着这件事？欧阳佟说，废话，如果是你，你不惦着？董绍先说，惦着也没用，你自己办砸了，能怪谁？他这样说，欧阳佟就不懂了，他怎么自己办砸了？可董绍先不说，挂了电话。

他正为这事烦的时候，杨大元的电话来了。起先，他还能耐着性子，见杨大元说的全都是琐事，便说，好吧，就这么办。杨大元又说，我准备去人才市场报登个广告招人。这件事要提前办。欧阳佟根本没有认真听，便说，行，就按你说的办。

此时，欧阳佟根本没有注意到他在说些什么，而是在想，自己是放弃还是继续努力？或许，找王禹丹和邱萍，让她们帮自己出出主意？杨大元后来说了好几件事，他完全没有听，只是一概应承。

拨通邱萍的电话，邱萍说，我和王美女在喜来登吃自助餐，你来不来？

像邱萍这种美女，在官场中混，肯定就成了官员们的公共资源。她的老公受不了每天疑神疑鬼的日子，和她离婚了。她大概也知道，就算再找个男人，日子也一定不会好过，所以干脆过起了单身日子，一过就是十几年。

王禹丹的情况如何，欧阳佟不是太清楚，就算她的男女关系不复杂，但这种女强人，大概也没有多少男人受得了，所以，她的老公司马常空多年前去深圳了，在深圳开了一间自己的公司，生意做得还挺大。司马常空去深圳也已经有十几年，每年，他们在一起的日子，加

起来不超过半个月。司马常空这种成功男人，又在深圳那种剩女成堆的地方，身边没有女人是不可想象的。王禹丹大概也清楚这一点，只是为了求得一个安宁，从来都不去计较此事。

就是这样两个有钱有闲的女人，工作之余，便常常聚在一起，吃饭喝茶聊天，也算可以打发一些无聊时光。

欧阳佟想，自己正要和她们商量一下入股的事，只要这两个女人加盟，那就是在钱和他的钱袋之间搭一座桥，何乐而不为？放下电话，欧阳佟立即驾着车去了喜来登。

王禹丹和邱萍是先到的，欧阳佟去时，她们已经开始吃了。自从上次三个人在喜来登喝茶之后，快两个月了，欧阳佟一直没有见过邱萍。一见面，邱萍就向欧阳佟表示不满，说，重色轻友的东西来了。欧阳佟自然知道她话意，便说，你不如说我有新欢忘了旧爱。邱萍说，你不要脸，谁是你的旧爱？欧阳佟就说，是啊，我还真糊涂了，谁是我的旧爱？谁又是我的新欢？邱萍说，那只有某人自己才知道。王禹丹果然有点新欢的感觉，对欧阳佟说，行了行了，别贫了，快去拿东西吃吧。

欧阳佟瘦小，却能吃，而且非肉不欢，不多一会儿时间，他面前就摆了满满三大盘，看得两个美女目瞪口呆。王禹丹说，你准备把喜来登吃穷？邱萍说，你别管他，他刚从号子里放出来。两人于是说相声一般，一个捧一个逗，围绕欧阳佟的吃说开去。王禹丹说，你吃那么多，怎么既不长个儿也不长肉？真让那些喝水都长膘的人羡慕死。邱萍说，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的运动量大。王禹丹说，难怪，运动消耗大。邱萍说，你知道他是什么运动？王禹丹说，什么运动？邱萍说，垫上双人项目。王禹丹一时没有明白过来，说，体操？邱萍说，错，是瑜伽。王禹丹说，瑜伽好呀，我也练瑜伽，啥时候我们切磋一下？邱萍说，他肯定求之不得，他就好这一口呢。王禹丹觉得她话里有话，略想了一下，才明白过来，立即笑了，并且在邱萍身上打了一下，说，你这家伙，把我绕进去了。邱萍说，是我把你绕进去了，还是你心甘情愿跳进去了？

欧阳佟只埋头吃饭，无论她们说什么，他都不搭腔。邱萍觉得他今天有点怪，就拿话骚扰他，说，有一个段子把人生比作麻将，一见钟情叫天和，自由恋爱叫平和，找情人叫暗杠，勾引别人老婆叫抢杠，和别人老婆生小孩叫杠上开花，一个情人叫单吊，没有情人叫相公。小佟子是杠上高手，你有多少暗杠？杠上开了多少花？欧阳佟的心绪不在这上面，说，什么嘛，鄙人从不打麻将。

此时，两人才意识到欧阳佟完全不在状态，便不再胡调他，而是各自吃饭，聊些家长里短。饭后，去三十八楼喝茶，房间是她们早预订好的。她们既不问欧阳佟晚上是否有事，也不问他是否一起，他却像跟屁虫一般，跟在她们后面上楼，竟然没有了惯常的殷勤。在单间坐下来，只剩他们三个人了，邱萍就拿话问他，你今天怎么了？魂被哪个狐狸精勾去了？欧阳佟说，有狐狸精就好了，我最近犯太岁，招小人。

两人问起，欧阳佟便将增补副台长的事说了。邱萍说，你有那么多女朋友，慷慨点，送几个给他嘛。欧阳佟说，你出什么歪主意？电视台美女有多少？他的床前排着两条队呢。王禹丹不解，问，怎么是两条队？欧阳佟说，一条当然是美女队，另一条，是等着献美女的队。你们说，我往哪条队排才能排得上？王禹丹说，你为什么不动用你的人脉？你在江南政坛有那么多关系。欧阳佟说，我用过了呀，就是这件事让我想不明白。于是将跟丁应平打招呼的

事说了。

邱萍说，没有理由呀，丁应平这个人我了解，他说了那话，就是答应了。只要他开口，杜崇光没理由反对的。王禹丹说，丁应平的秘书态度也奇怪，其中应该还发生过什么，你没有说。

欧阳佟确实没说杨大元的事，在他看来，两件事根本扯不上关系。听王禹丹问起，便将这件事也说了出来。王禹丹立即说，这就对了，全对上了。欧阳佟不解，说，难道与这件事有关？不会吧？王禹丹说，我早就说过，你智商超人，情商嘛，不及格。欧阳佟说，我就不明白，两件事怎么扯到一起了？邱萍说，当然有关，太有关了。

你用那种调侃的方法向丁部长要官，丁部长虽然觉得你不够成熟，可毕竟只是一个副处级干部，或许让你担任一定的领导职务，假以时日，你会慢慢成熟起来，所以，他答应了。接下来，你提出那个什么杨的事，他会觉得，在重要的事情上面，你还不糊涂很成熟的，所以，你的事，就算是定了。王禹丹说，你做这件事，实际上给了丁应平一把尺子，这把尺子，不是用来衡量你的朋友，而是用来衡量你。欧阳佟说，你们一唱一和，怎么越说我越糊涂？邱萍说，你是装糊涂吧？

王禹丹解释说，我说的尺子，就是你的朋友杨什么。如果他真如你所说，是个难得的人才，丁应平就会觉得，你小子看人还真有一套。这个尺子，就量出了你的长度。相反，如果这个人一般，丁应平拿尺子这么一量，就发现你其实没有什么长度，心中对你的印象，就打折扣了。据我估计，你的这个朋友，恐怕还不是一般这么简单，估计是被你看走眼了，和你介绍的形象完全相反。真的这样，你提供的这把尺子，就将你的短量出来了。你想想，假若丁应平得出结论，杨某是个烂泥扶不上墙的人，而你又希望通过与丁应平的私人关系送他上位，说明什么？说明你是一个没有原则的人，这样的人，丁应平敢用吗？如果换了我，我根本就不会替你说这个话。

欧阳佟有点不相信，难道事情坏在这么一点小细节上？邱萍说，你以为会是什么？细节决定成败，你没有听说？

其实，欧阳佟已经认定王禹丹所说是正确的，他已经悔得肠子都青了。只不过，他有些不甘心，所以才不肯承认。既然如此，这件事看来是没什么希望了，折腾是死，不折腾也是死，那就节省点体力吧。想过之后，欧阳佟反倒是放松了。接着就想到了自己正筹备的公司，怎么说，也得让这两个人替自己出点力，便说，看来，我还真不是当官的料。也好，这就像死心塌地追一个女人，既然人家已经明确表态我和她型号不配，我也就死了这份心。

邱萍说，就是，既然你们型号不配，自然还有别的型号相配的。

欧阳佟说，最近我准备搞一家公司，怎么样，两位美女认点股份吧。算是对鄙人的支持。

邱萍说，好哇，说说你的打算。

欧阳佟说，还能有什么打算？我这种人，吃的是文化饭，就算是开公司，肯定也还是吃这碗饭，弄一个文化传播公司。

王禹丹说，小家子气，无趣。

欧阳佟说，我的姐，你以为我是你？我要本钱没本钱，要资源没资源。我想大气呀，可我靠什么大气？东方人就这么个人种，硬是要去和西方人比大气？你以为我真是既没有智商又没有情商呀。

王禹丹说，在你看来，什么是本钱？什么是资源？资金就是本钱，矿产等自然资源就是资源？现在有一种提法，叫智商时代。不管这种提法有没有问题，我觉得有一点非常有意思，商场之上，最大的本钱，不是资金，而是大脑，是一个人的才智，或者说是情商。算了，不和你说，你的情商是零。

欧阳佟说，别扯那么远吧。就算支持我，你们二位，每人认购点股份吧，10%，如何？

王禹丹说，你的总股本是多少？

欧阳佟憋足了一口气，说了个他此前想都不敢想的数字：五百万。

王禹丹大笑起来，笑得极其放肆，花枝乱颤，一点都不淑女。她说，你让我和邱萍各认购你五十万？算了算了，不说了，再说，我的牙要笑掉了。

邱萍说，你呀。我就不说了，王禹丹三个字，只值五十万？看来你的情商真的好有问题。这事不用说了，等你以后想到与王禹丹三个字等值的项目，再拿来讨论吧，那时，我们可能会有点兴趣。

欧阳佟想，既然拉不动她们，至少，也需要她们支持一下吧，便说，既然这样，我再不敢玷污你们了。但无论如何，小弟的公司，两位姐姐总该支持一下吧，开张的时候，你们得给我准备礼物。我事先声明，小礼不收，一定要大礼。

邱萍问，多大才算是大？我都把王美女送给你了，还不够大吗？

欧阳佟说，一个王美女还不够，最好还有一个张美女一个刘美女。

邱萍说，你消化得了不？

欧阳佟说，我搞的是文化传播公司，总之，开业的时候，你得给我介绍一两笔生意，至少一百万。

邱萍说，那还不简单？叫禹丹给你一单一百万的生意。欧阳佟说，她是她，你是你。

王禹丹说，你的公司准备杀熟？这样恐怕做不大吧？

欧阳佟说，我现在考虑的不是壮大，而是成活。王禹丹说，杀熟要你这个大才子亲自出马？太大材小用了。欧阳佟说，我管大财还是小财，只要能够赚进来就行。

王禹丹说，这样也对，做生意嘛，不管白猫黑猫，只要能够抓到老鼠，就是好猫。

欧阳佟又恢复了常态，说，太对了，不管大小长短，只要用着舒服就行。

晚上，文雨芳又一次给他发来短信，说，老男人，你在干吗？怎么不见你的短信？他回答说，正烦着呢，别理我。她说，那个杨大元惹你烦了？早跟你说过，跟那种人交朋友，够你烦的。他说，我就觉得奇怪了，他不也是你的朋友吗？她说，错，他是我朋友的朋友。他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连这个你都不懂？她立即回复，你的意思是说，她和你，都是杨的朋友，所以我和你们是一丘之貉？欧阳佟说，算了，今天心情不好，我真的不想聊。文雨芳说，要不要我来陪你？他说，我倒是想，可你又不和我上床，我只会更难受，还是免了吧。她说，你这人，思想觉悟有问题，怎么老想着那事？他说，不是我思想觉悟有问题，是孔老夫子有问题，他不该总结人性总结得那么好。她说，那就算了，你情绪不好，我就不打扰你了。

既然提拔的事无望，欧阳佟便决定去公司看看。可是，计划没有变化快。一个突发事件，让欧阳佟不得不在半路调转车头。

按照口头协商，林飞的广告费，按六二二分成，即林飞得六，国家体育总局和王指导各得二。国家体育总局虽没有明确表示意见，却也没有坚决反对，基本算是默许了。江南烟草想造成既成事实，公开了这一消息。不料，消息一公开，麻烦来了。网民们认为，林飞是国宝，是健康向上的形象，烟草是毒品，让林飞代言毒品，是对国宝最大的亵渎。网络世界是个自由世界，什么样的人都有，什么样的话都敢说。最初，大家攻击的焦点还仅仅只是江南烟草，很快，风向变了，有人说，以前觉得林飞是最伟大最可爱的人，现在才知道，他原来是个见利忘义的小人。对于这种观点，有很多人附和，对林飞的人品大加质疑。也有人怀疑此事的背后推手是国家体育总局，说国家体育总局那些官员喝血吸髓，将运动员当成了他们的摇钱树。还有人把国家体育总局比喻成老鸨，说他们专替人拉皮条赚小费。

杯葛此事的第一个帖子题名为《林飞代言烟草广告伤害了谁》，是凌晨发的。到了第二天早晨，这个帖子的点击率已经突破了十万，跟帖有二十多页。王禹丹接到许多电话，其中甚至有省委宣传部网宣处的电话。王禹丹开始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立即召集宣传部门的负责人商议应对，临时抽调了几个人以马甲身份正面回应。然而，事态的发展，完全出乎王禹丹的意料之外，他们的马甲一出现，立即遭到网友的围攻。不仅如此，同一帖子，开始被其他网站转载，跟帖者越来越多，且有不少人开始单独发帖加入战阵。

见事态在迅速变化，王禹丹不得不在两个小时后再次召开会议，这次召集了集团几个部门的负责人，希望大家拿出一个可行的办法出来。然而，这些人对网络的了解有限，面对这种突发情况，完全束手无策。王禹丹只好留下他们继续讨论，自己走出会议室，给欧阳佟打了个电话。

欧阳佟今天起得比较早，八点就起来了，原因是公司招员工，今天面试。王禹丹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正驱车赶往通城大酒店。听了王禹丹的介绍，他立即回答说，这是好事呀，你担心什么？王禹丹说，你站着说话不腰疼，整个互联网都在往我们身上泼脏水，你还说是好事。你好坏的标准是什么？欧阳佟说，你请林飞代言，不也是为了宣传吗？烟草的形象，无论人家怎么贬，也贬不到哪里去。相反，网上闹得越凶，你的品牌影响力越大，这是不花钱的广告。王禹丹说，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我们是国企，我们都是国家的官员。上

面可不会考虑舆论的品牌效益和经济效益，考虑的只有一个，政治效益。欧阳佟哦了一声，他确实没有想到这一点。当然，他根本不知道，王禹丹正在努力活动，想竞选雍州市市长。这次的舆情汹涌，会使得她在政治上失分。

欧阳佟说，如果你不想舆情太集中，那就需要公关。王愚丹问，怎么公关？欧阳佟说，两种办法，一是完全屏蔽这个话题。这件事做起来比较容易，只需要到国务院网新办公关，我有渠道，费用相对也较低。但我有点担心，这件事影响太大了，一旦采取话题屏蔽的方法，可能会有更坏的影响。王愚丹问，那另一种办法呢？欧阳佟说，釜底抽薪，和有关网站联系，能够封帖的封帖，能够删帖的删帖，部分左右不了的，也要让他们尽量采取手段，阻止跟帖。只要大网站能配合，小网站的影响有限。同时，组织正面宣传以及反对的声音进行覆盖，彻底扭转舆情一边倒的局面。但这件事做起来比较麻烦，需要较大的投入。

王禹丹说，这个办法可以考虑，你能办好吗？欧阳佟说，只要花钱，没有办不成的事。王禹丹说，你说吧，要多少钱？怎么花？欧阳佟说，事出突然，我一下子也没法预算。有些网站，只要和管理员说一声，就可以封帖，打点管理员，自然不需要太多钱。但有些网站管理比较严格，打点管理员没用，就得用广告进行补偿，花费也就多很多。还有，组织网络反攻，也是应对之法，发动各网友或者管理员发帖，也需要付一定的费用。王禹丹说，情况紧急，我不多说了，这样吧，你把你公司的账号给我，我打一百万过去，你立即着手进行。随时和我联系，钱不够的时候，告诉我一声。

欧阳佟想，一百万，用于管理员封帖、删帖以及请人发帖，肯定是够了。如果要采取广告补偿的方式删帖，肯定就不够。好在广告补偿总会慢一步，这件工作开始起来后，再向王禹丹要个两三百万，肯定没有问题。这就等于说，自己轻而易举从江南烟草拿到了一大笔广告费。欧阳佟也不去参加招聘了，给杨大元打了电话，然后调转车头，着手做公司的第一笔业务。

让欧阳佟没有想到的是，事态的发展非常之快，方方面面都牵动了。首先是林飞方面，已经感受到此事对其名誉的影响，给欧阳佟打了好几个电话。对此，欧阳佟并不担心，他解释说，这件事肯定会有一定影响，当初我们讨论的时候，也已经说过了。只不过，舆情提前到来了。从这种意义上说，我们觉得，一切并没有出乎我们的预料，也没有脱离我们的掌握。当然，我们已经注意到了这件事，正在采取措施。林洛刚问，你们准备采取一些什么措施？欧阳佟解释说，我是搞新闻的，我党对新闻的管理有一个原则，那就是导向。所谓导向，也就是党指引方向。这个办法非常好，舆情就像一条江，洪水泛滥的时候，你要堵，肯定是堵不住的，所以，大禹治水提出了一个方法，就是疏导。这个方法用在新闻管理上，比用在治水上更精妙。欧阳佟将他的方法告诉对方，林飞方面的不满，终于平息。

当天晚些时候，国家体育总局坐不住了，迫于舆情，他们不得不采取行动，于当晚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开声明：第一，他们从未参与林飞代言江南实业集团的谈判，林飞与江南烟草签约，完全是林飞个人的行为。第二，林飞代言烟草广告，是否影响林飞正面积极的社会形象这件事，国家体育总局没有科学的评估报告，不好置评。第三，对于运动员做广告，国家体育总局的态度是明确的，不支持。国家体育总局更希望所有的运动员将全部时间和精力用于训练和比赛，争取为国取得更好的成绩。但是，国家体育总局无法控制运动员在业余时间从事体育赛事以外的娱乐、休闲、经营等活动。最后，国家体育总局强调，正在关注这一事态的进展，是否采取更进一步的措施，将视具体情况而定。

新闻发布会一结束，王禹丹就接到了消息，她立即给欧阳佟打电话，问他是否有办法阻止这个声明稿的发布。欧阳佟说，别说你根本无法阻止所有的媒体，就算能够阻止，成本也高。最重要的，阻止这个消息发布有什么意义？如果林飞不能代言，什么意义都没有。如果林飞能够代言，网上无论怎么炒，对江南烟草，都不一定是坏事。所以我认为，这次事件，对于江南烟草来说，半点坏处都没有。谁不知道吸烟有害健康？网络越炒，江南烟草的知名度越大，影响越广。仅这一事件，就值几千万甚至几亿的广告。所以，阻止消息发布，完全没有必要。最重要的在于，江南烟草是见好就收，还是准备扩大战果，努力将林飞代言这件事谈下来。

王禹丹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这其实是一次纯粹的商业事件，解决问题，要从纯商业的角度。作为商业事件，仅仅是林飞代言的网络恶炒，已经让江南烟草达到了宣传的目的，国家体育总局的声明，更进一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她完全可以任其发展，并且和林飞终止合约。最终，网民会以为江南烟草其实只是借助林飞的名声，做了一次活广告，甚至没有花一分钱广告费，此事便会成为广告营销的经典案例。

但另一方面，王禹丹既然是一个政治人物，她就不能不从政治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现在，她要做的，也就是从政治上扭转被动局面，至少要让她的政敌，不能拿这件事作攻击她的武器。欧阳佟说，如果仅仅考虑政治影响，那事情就好办了。欧阳佟给王禹丹出主意，国家体育总局的声明，可以置之不理，但幕后的活动，却不能放松，如果能够将林飞代言这件事确定下来，在官场，王禹丹就获得了主动。至于舆情，只要加以引导，肯定不会再出现一面倒的情况，可以推波助澜，让网上来一些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帖子。如此一来，政治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有了。

王禹丹说，你也知道，国家体育总局，我们已经去过一次，他们的态度是坚决的。现在闹得沸沸扬扬，我担心这个合同，是否还能执行。

欧阳佟说，没有不可能的事，事在人为。

王禹丹问，你有什么好办法？

欧阳佟说，暂时还没有想到。但我想，我们应该立即去北京，住在那里，随时掌握动态，争取主动。我在北京还有些关系，再加上你的关系，我就不相信攻不下来。王禹丹说，那好，你准备一下，我们今晚就飞北京。

6

杨大元以江南日报社的名义在通城大酒店要了两个房间，一个给应聘人员休息，另一个作为面试场所。

通城大酒店和江南日报社关系非常密切，它是《江南日报》和《雍州都市报》的长期广告客户。杨大元跟都市报广告部主任一起认识了通城的老总，便常常以报社的名义，到这里要房间会女友。杨大元在这里的消费，有时作为都市报发行部招待客人充账了，有时明确说是私人朋友，要求免单。

面试九点钟开始，杨大元八点就到了酒店，他要对房间进行一番布置，要重点突出欧阳佟的董事长位置。为了突出公司形象，他还特意穿了藏青色西服，打了一条红色领带，皮鞋也早已经擦得亮亮的。作为总经理，他当然不能当光杆儿司令，所以把他的密友吴小姐叫来临时充当秘书。

按照杨大元的安排，应聘者到达之后，便由吴小姐安排在隔壁房间填表，然后将这些表交给杨大元，待欧阳佟到达之后，由吴小姐叫号，依次进入房间面试。可八点五十，杨大元的手机突然响了，他拿起一看，是欧阳佟，便意识到欧阳佟那边有变化，大概是不能来了。

欧阳佟在电话中说的第一件事是：你把公司的账号发到我的手机上，江南烟草马上会打一百万进来。杨大元一听大喜，叫道，太好了，我马上发给你。欧阳佟说，别急，你身边有纸笔没有？记一下。杨大元虽然没读多少书，但遇到不熟悉者喜欢说自己是文化人，并且常常注意自己的文化人形象，随时带着纸笔。当然，如果和熟人在一起，他又常常自我调侃，说自己是文盲，是农民。他拿过纸笔，对着电话说，你说吧。

欧阳佟将网上发生的事简单地介绍了一下，然后说，今天上午的面试取消，你立即做两件事。第一，马上给我找一些会上网写作能力还可以的人，去网络上发帖，不要涉及林飞代言江南烟草这件事，只是从正面宣传江南烟草和从正面宣传林飞。将江南烟草和林飞以前所有正面的事迹，全都翻出来，往那些批评此事的帖子上贴。杨大元问，请多少人？给他们什么待遇？欧阳佟说，五十个人一百个人都可以。不过你要注意，不要全都是雍州的，最好是江南省以外的 ID。给这些人什么报酬，你看着办。总之，一个小时之后，必须见到效果。第二，我会给你一份名单，他们是一些 BBS 的管理员以及活跃分子，你分别和他们联系，要他们按照我们的要求发帖，发一个正面帖，给二百元，如果他们要价高，你就往下压，个别压不下的，就按他们的出价办。在原有帖子或者新发帖子上跟正面帖，跟一个帖，给两元。一个小时后，我将这两份名单传给你，你把通城大酒店商务中心的传真号发给我。其他有什么事，我们随时电话联系。

放下电话，杨大元立即要了商务中心的传真号，和公司的账号一起发给欧阳佟。

回到房间后，他给隔壁吴小姐打电话，将她叫了过来。

杨大元问，来了多少人？吴小姐说，有五十多个。杨大元说，情况有点变化。过一会儿，我和你一起去那边，你介绍一下我，接下来的事，你可以不理了。吴小姐问，我该怎么介绍你？杨大元说，你就说我是著名传媒人，博亿文化传播公司总经理。吴小姐说，那欧总呢？我该怎么介绍他？杨大元说，他有事不来了。

随着吴小姐进入隔壁房间，应聘者立即安静下来，吴小姐拍了拍手，然后介绍杨大元。杨大元正了正领带，立正，敬了一个军礼，顿时赢得一片掌声。杨大元说，今天非常开心，因为认识了这么多俊男美女。虽说这是一个竞聘的面试，但完全没有必要搞得那么严肃，更不需要搞形式主义。今天的面试，有两个项目，第一个项目，就是留下大家的联络方式，这个项目，已经过了。现在还剩最后一个项目，这个项目，是一项家庭作业。你们一定都会上网，只要上网去查一下，就会发现今天的网络有一个热门话题，这个热门话题是亚洲飞人林飞与江南烟草之间的代言合约引起的。大家都知道，林飞是刚刚结束的奥运会上的体育明星，是中国人心目中的一面旗帜。但是，将林飞的形象和烟草的形象结合起来，相信绝大多数中

国人都会反感。网上的讨论，也正是因为这种反感。如果要大家说出负面的话，自然容易。可是，说这样的话，那实在太简单了，缺乏挑战性。你们是什么？是未来广告界的精英，所以，我给你们的家庭作业，就是要从这个负面话题中，找到和发现正面论点，并且将这种正面论点加以发挥，然后用你的正面观点，影响你们的网友，让你们的网友，将你们的正面观点，发到网上去。最低标准，每人找五个网友，每个网友发十篇帖子。检验的方法，你们可以将这些帖子打印下来，也可以将链接复制下来。最好能够给出一种检验这些网友是你发动的证明方法。

所有人都愣住了，这样一个考题，实在是太怪了。

杨大元见大家不出声，便又说道，你们一定有个大大的疑问，为什么出这样一个怪题？其实，这个题，说怪不怪。比如说，我们选择一个肯定会一边倒的议题，为什么？目的在于考核你们的应变能力和思辨能力，看你们面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时，会有怎样出人意料的优秀之处。第二，为什么不让你们自己去发帖，而要求发动你们的朋友网友发帖？这是为了检验你们的鼓动能力和社交能力。你们有什么办法能够改变别人对某件事的固有看法？第三，是考核你们对于网络的使用知识。当然，还有其他一些方面的考核，在这里，我就不一一介绍了。总之一句话，这是一次综合性的考核。我这里有你们的联系方式，我可能会抽查你们的工作情况，到时候，如果我给谁电话，希望你们配合。谢谢大家。

杨大元暗自算了一笔账，这里有五十多个人，如果有一半人成功发动了五个网友发帖，那就有一两百人发帖，如果其中有一半人发帖十个以上，那可能会超过一千帖。这些人全都是义务劳动者，根本不需要付一分钱。一帖节约二百元，一千帖，就是二十万。再加上其他的发帖和跟帖，从一百万里支出二十五万到三十万，无论是欧阳佟还是江南烟草，都不会太过计较，这笔钱，又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入自己的腰包，等于公司才开始，自己就大赚了一笔。

半个小时后，所有人都走了，两个房间空了下来。吴小姐跟着杨大元走进另一个房间，杨大元立即将吴小姐抱了起来，在房间里转圈子。吴小姐觉得杨大元从没有这么疯狂过，今天如此兴奋，一定有原因，便说，你怎么了？吃了兴奋剂？杨大元说，比吃了兴奋剂还过瘾，公司赚钱了。吴小姐瞪大了眼睛，说，你没发烧吧？公司还没有开始呢，怎么就赚钱了？杨大元说，公司刚刚接了一笔活儿，一百万。

吴小姐兴奋地说，真的？杨大元将情况对她说了，吴小姐也非常高兴，问他这笔活可以赚多少。他说，现在还不清楚，但至少 10% 应该没问题吧。其实，他心里所想，应该可以赚三十万甚至更多。假如能赚三十万，他占 19%，就有差不多六万，他再从费用中挤出部分，自己弄个三十万，应该问题不大。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比一天赚三十万更美妙的？

吴小姐也兴奋起来，说，祝贺你。主动抱了他，然后吻他。他迅速有了反应，便将她抱起来，往床上一扔，开始脱她的衣服。

做完了功课，恰好电话响起。杨大元接了电话，然后叫吴小姐去商业中心拿传真。杨大元看过传真号码，是从北京发来的。他这才知道，难怪欧阳佟没有立即将名单给他，原来，他也是通过朋友要来的。这份名单，就是一份网络界的联络图，非常重要。他开始按照名单打电话。自报家门的时候，他觉得说自己是博亿文化传播公司的老总，缺乏公信力，便又给自己多安了一个身份，说，我是江南日报社博亿文化传播公司杨总。一下子将博亿公司和江

南日报社挂靠了，公信力自然就不一样。对方一听，肃然起敬，说，哦，杨总，你有什么事吗？杨大元说，是这样，我们想在你管理的 BBS 上发一点宣传性文章，不知有什么条件？对方立即以为是发广告，便说，这件事要与广告部联系。杨大元便说，这不是广告，而是 BBS 上的帖子，由你来组织网友讨论，需要什么样的费用，你可以告诉我，并且把你的账号告诉我。对方说，发一篇主题帖子，五百元，符合要求的跟帖，每跟一帖五元，如果需要点击率，每一千点，十元。杨大元说，老兄，你这是在应付外行嘛，哪里有这么贵？对方说，既然你知道行情，那你说多少？杨大元说，按你的价打个四折。对方听了这话，多半知道他确实懂行，便改口说，四折就四折吧。你具体有些什么要求？

杨大元的要求很简单，第一，要他本人署名或者该 BBS 知名网友署名的帖子才有效，别人的无效。每篇帖子二百元，另外每篇帖子给他本人五十元。预付五百元，其余的见帖子付钱。第二，帖子的内容就是针对网上热炒林飞代言江南实业的负面新闻所做的还击。可以是正面攻击那些发帖者的，可以是为林飞和江南实业辩解的，也可以是正面宣传林飞和江南实业集团的，当然，既不正面也不负面的也可以，唯独不能是负面的。如果有负面的帖子，一定要删掉。

杨大元打电话，吴小姐就记录，比如答应对方的报酬数目、对方的账号等。下午，江南烟草的钱已经到账了，只不过暂时还不能支取。杨大元自己的账上已经没有钱了，他只好问吴小姐，你那里有没有钱？如果有，先垫一下，把这几笔预付款先给付了。吴小姐说，我那里大概还有三千块。杨大元说，那就先把钱借给我，过两天我再还给你。吴小姐说，全借给你呀？那我这个月就没有生活费了。杨大元说，你怕什么？我们的账上已经有了一百万。这笔钱明天就可以支取，我就给你预付这个月的工资，预付两个月也行。吴小姐还是不干，说，你把我的风险抵押金免了。

这又是杨大元打的小九九。他当着欧阳佟的面说，自己可以投入公司五十万元，其实，他手里一分钱也没有，最近一段时间开公司，需要很大的投入，他是能欠的欠，万一不能欠的，就借。到现在为止，他将所有办法全都用尽了，公司才刚刚起步，他哪里还有钱呢？所以，他才急于招工。现在大学生就业是个大难题，毕业就等于失业，对于那些年轻的大学来说，能够找到一份工作，已经实属不易。他决定好好利用这一点，但凡被博亿公司录用者，均需缴纳三万元的风险抵押金。这笔钱，只要在公司工作三年后公司就会全数退还。三年之内，如果被公司辞退，只要没有给公司造成重大损失，同样退还，如果给公司造成了损失，那就对不起，从中扣除。

杨大元的计划是，招十五个人左右，风险抵押金就有四十五万，再在其他方面占一点，他的股本就解决了。今天遇到这笔生意，自己又可以赚大约三十万元。这就等于说，他一分钱没掏，不仅占了 19% 的股本，还赚了三十万，这样的生意太爽了，他怎么可能不高兴？

杨大元其实早就知道，吴小姐根本拿不出这笔风险抵押金，最终还可能是他拿。既然如此，不如做个顺水人情，便说，好，给你免了。不过，这件事你得保密，对任何人都不能说，否则，大家都要我免，我就得去跳楼了。

吴小姐在他的脸上啾了一口，说，你真好。放心吧，我有数。

当天晚上，欧阳佟和王禹丹乘最后一个航班飞往北京。

江南烟草是大型国企，在北京有办事处。王禹丹既没有住办事处，也没有要办事处的车，而是和欧阳佟一起打车去了长城饭店。早有办事处的人办好了登记手续，他们拿了钥匙牌，便直接上房间了。

进入房间之前，王禹丹问欧阳佟，你吃饭没有？要不要再去吃点？欧阳佟说，你是说午餐还是晚餐？王禹丹颇有些吃惊，说，你该不会说，你连午餐都还没吃吧？

欧阳佟说，你答对了。王禹丹再一次吃惊了，说，你这家伙，也太不会照顾自己了吧，怎么连午餐都没吃？欧阳佟说，还不是被你害的？王禹丹大叫冤枉，说，跟我有什么关系？欧阳佟说，不都是为你的事吗？我一直忙到登机，别说饭，水都没顾上喝一口。其实，欧阳佟吃过午餐了，只是晚餐没吃倒是真的。为了取得王禹丹的好感，他当然要用点儿手段。

面对欧阳佟，王禹丹浑身上下充满了母性，对他说，那好，我们洗一下，然后出去吃饭。

洗过澡，欧阳佟按照习惯，在房间里洒上古龙水。这件工作，他做得很仔细，不仅洒在空气里，也包括床单上、枕头上以及厕所里。他习惯于房间里的香水永远保持相对的浓度。干完这件事，穿好衣服，电话恰好响起，王禹丹问他好了没有，他说，好了，可以走了。挂断电话出门，来到隔壁，王禹丹正好开门。北京的秋天已经有点寒意，王禹丹多加了一件外套，是那种宽大型的，穿在她的身上，越发显得飘逸。王禹丹说，走吧。欧阳佟却不走，而是看着她说，哇，越来越迷人了。来，让我一亲芳泽。说着，伸开双臂就去抱她。王禹丹原本是往门外走，也等于是向他面前走，结果就有点投怀送抱的感觉，被他一把抱在怀里。王禹丹不挣扎，很自然地让他抱了一下，然后要分开。他却不让，说急什么，让我做个梦再说。说着，便将脸贴上了她的脸。她让他贴了一下，在他的唇去寻找她的唇时，及时地避开了，说，你不饿呀？走吧。

王禹丹在前面走，他便在后面跟着，将钥匙牌抽出来，顺手将门带上。王禹丹并不看他，领头向前走。电梯门打开，进电梯之前，他伸出手，轻轻揽了她的腰，将她扶进去。这个动作显得很绅士，她并没有拒绝。

汽车是办事处早停在这里的，他们不知道停车位，王禹丹将钥匙交给侍者，他们站在门口等。王禹丹问欧阳佟，你觉得我们明天从哪里入手比较好？欧阳佟说，我现在饿得要命，没法思考。王禹丹说，一点诚意都没有。欧阳佟应道，我怎么没诚意了？都跟你从雍州跑到北京了，还没有诚意？王禹丹说，如果你面前站的是个美女，你也这样敷衍吗？欧阳佟说，你不是美女？他拉着她向外走，说，要不要我问一问大家？恰好汽车过来了，欧阳佟打开后车门，将王禹丹塞了进去，自己坐进了驾驶室。

王禹丹说，你不是饿坏了吗？还有力气开车不？欧阳佟说，前面有美食，身边有美女，我动力大得很。王禹丹说，你身边有美女？我怎么只看到空座位？欧阳佟说，哎，没办法，我这种三等残废，美女怎么看得上？所以，美女坐到后面去了。欧阳佟启动了汽车，王禹丹问他，你熟悉北京吗？他说，还真不太熟。不过不要紧，我当司机，你当向导嘛。王禹丹说，我坐在后面，还怎么向怎么导？你停下来，还是我来开车吧。欧阳佟说，你就给我这一次为你服务的机会好不好？要不这样，你坐前面来。

王禹丹每年有大量的时间待在北京，熟悉程度不亚于雍州，北京稍有点名气的餐馆，她都吃过，有些甚至很熟。她将他带到了一家口味相当不错的餐馆，要了小单间。两人坐下来，

欧阳佟便拿话挑逗她，说，你看我们像不像一对夫妻？王禹丹说，像母子俩。欧阳佟说，不对。王禹丹问，那像什么？他说，像一对偷情的情人。

王禹丹嗔怒地说，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吃过饭，王禹丹问他，是不是要给你安排点活动？

欧阳佟说，不必了，现在我吃饱了，有力气了，我们可以回去讨论一下明天的安排。

回到酒店，已经十二点。欧阳佟的房间在外面，先到。他开门的时候，王禹丹说，去我那边？欧阳佟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还是在我这里吧。他的房间里洒了香水，据说，香水有催情作用，他要好好利用。

王禹丹说，就算是狗窝，又不是你的。话虽这样说，却也没有拒绝，跟着他往里走，可刚走了两步，便用手在鼻子前扇着，说，熏死人，还是去我那里吧。欧阳佟说，只听说男人有不喜欢香水味的，从没听说女人不喜欢的。再说，你好像也洒了香水嘛。说着，转过身，凑在她面前闻了闻。王禹丹说，但不会像你这样吧，香味那么浓。欧阳佟说，你是含苞待放，自然是淡淡的雅香，我嘛，是心花怒放，自然就浓了。

也不知这句话让王禹丹想到了什么，竟然哈哈大笑。在欧阳佟的印象中，王禹丹一直都笑得很优雅，今晚第一次见她笑得很放肆，十分好奇，问她，什么事值得你笑得这么无所顾忌？王禹丹竟然露出点小女儿态，说，不告诉你。

欧阳佟扶着她，让她在沙发上坐下，又问她，要不要喝茶？她说，不喝，白开水就行。他说，怎么啦？怕太兴奋了？她说，是，喝了茶晚上睡不着。欧阳佟说，那不正好吗？她问，好什么？他说，我们一起兴奋呀。王禹丹轻轻推了他一下，说，坐下吧，我们好好说话。

欧阳佟果然听话地坐下，说，我想过了，明天早晨，你留在酒店，我去体育总局。

王禹丹说，为什么？你有把握？

欧阳佟说，我请我的一个同学一起去，他是新华社的实权派，副厅级。我已经问过了，他和国家体育总局几个领导关系还过得去，至少是彼此熟悉。由他出面，将那些人约出来吃饭。他们不会不赏面子吧？至于他们出来之后，就是你的事，我插不上手了。

王禹丹说，这个没问题，我们北京办事处的这些人，就是专门搞接待的，他们有经验。问题是，你和你的同学，真能把他们拉出来吗？

欧阳佟说，这个，你就不必担心了，就算是绑架，我也要他们将他们绑出来。

王禹丹站起来说，那好，就这样说定了，我们明天分头行动。现在不早了，我们还是早点休息吧。说着，便向门口走。

欧阳佟说，怎么，就这么走了？

王禹丹停住，问他，还有事？欧阳佟说，该有个告别仪式吧？王禹丹问，什么仪式？欧

阳佟不说，而是伸开双臂，迎向她。王禹丹也不拒绝，伸开双臂，和他轻轻抱了抱，然后用手轻轻拍了拍他的后背，准备松开。欧阳佟却突然用力，一把将她抱起。她没料到会这样，压抑地惊叫了一声。欧阳佟将她放倒在床上，自己迅速压了上去，让自己的嘴去寻找她的唇。她的头摆动着，说，你干什么？我是你姐。

他说，什么嘛，你是女人我是男人。过了好一会儿，她终于放弃了，张开了嘴，他便乘虚而入。

王禹丹穿好衣服回了自己的房间，欧阳佟却躺在自己的床上发呆。他很想回味一下刚才的感觉，却又发现，这事儿实在没有什么好回味的，甚至觉得有些无趣。转而再想，往后需要她照顾自己的公司，这恐怕是最便捷的通道。如此一来，倒也释然，很快便睡着了。

第二天上午，欧阳佟来到新华社，老同学正在办公室里等他。他的办公室里只有两个人，另一位是个年轻漂亮的女性，欧阳佟最初还误以为是老同学的女朋友，转面一想，应该不像，在北京这种地方，官员们大概不敢像在下面那般放肆，怎么敢将女朋友叫到办公室里？后来才搞清楚，她是跑线的记者，和体育总局上上下下关系很熟，进入体育总局几位领导的门，比进新华社领导的门容易得多。

有了这名女记者出面，事情办起来就异常容易。如果哪位领导稍有犹豫，她便伸出玉腕，半真半假半嗔半怒去拖，还说，这是她领导交下来的任务，如果不完成，领导要开除她的。结果，那人自然就答应了。

坐上饭桌，两杯茅台下肚，气氛就活跃起来。期间，也有人提出疑问，林飞的身份太特殊了，有史以来，中国也就出了这么一个人，眼下网络的大讨论，就很可能说明这一点。如果全国反对的声音太强烈，体育总局恐怕不能做这个罪人。

欧阳佟明白了，体育总局不是不答应此事，只是担心全国的舆论。他当即说，这件事，你们不必担心。第一，舆论方面，江南烟草自然会考虑到，不会给体育总局制造麻烦。至于林飞健康向上的形象和江南烟草的毒品形象之间的冲突，他认为这不算是一件事。烟草是不能做广告的，所以，林飞要宣传的，并不是烟草，而是企业文化。江南烟草的企业文化是什么？一样是健康向上，追求卓越。从这一点上说，两者并不相悖。除了这些之外，欧阳佟觉得，还有一个极其关键的因素，是体育总局不得不考虑的。哪个因素？那就是体育明星做广告是国际趋势，中国不可能例外。国家体育总局无论采取什么样的强硬行动，都无法阻止。既然无法阻止，那么，体育总局又何必当这个恶人？为什么不能换一个角度，从正面加以疏导？

这话让体育总局的领导兴趣大增。有人问，怎么疏导？

欧阳佟说，其实，说出来很简单，体育总局只要把握两点。第一，体育明星那不是普通的明星，而是国星，所以，体育明星的广告价格，绝对不能比影视明星低。第二，体育总局既然抱着这些黄金资源，自然不能捧着金饭碗要饭，但凡体育明星做广告，体育总局要参与要干预，自然也要分得一部分收益。

果然，体育总局的领导被欧阳佟的话搅动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有利在前，谁不动

心？至少，这些钱可以不必入账不必经过审计，说不准是一笔灰色收入，大家都可以从中得到好处。更为关键的一点，手里有那么多奥运冠军世界冠军，如此之大的一笔资源，不好好利用一番，确实是大浪费。

欧阳佟接着说，现在也不是没有体育明星做广告。当然，大多是退役的体育明星。今天，谈林飞代言一事，之所以比较敏感，有两个难题，一个是代言的是烟草广告，表面上看，与林飞的正面形象有冲突。另一方面，现役运动员做广告，似乎还没有先例。没有先例不等于不能破例。现在那些退役运动员做广告，价格非常低，这实际上损害了运动员在国人心目中的形象。一个运动员的广告价格，竟然只有影视明星的三分之一，这太不正常了。他认为，国家体育总局所要考虑的，不是运动员做不做广告的问题，而是对运动员的广告价格进行合理定位的问题。

说一千道一万，国家体育总局考虑的，不外两点，第一，他们个人的仕途是否因此受到影响。第二，自己能有什么好处。既然与此相关的负面宣传，由江南烟草想办法扭转，加上林飞做广告确实也是个人行为，与国家体育总局的关系不是太大，政治方面，自然也就不需要考虑了。

表面上，欧阳佟的三寸不烂之舌说服了体育总局的诸位领导，实际上，他们的出现，解决了这些体育总局官员们的后顾之忧。因此，事情便极其顺利，几位领导均表示，将不再过问合同的事，充分尊重林飞个人的选择。

离开时，王禹丹为他们每人准备了一只礼品袋。欧阳佟能猜到的是每只袋子里有两条极品江南香烟，市场价格五千元。但这肯定不是全部，此外还有些什么，欧阳佟实在猜不出来。

7

省广电局或者省电视台与北京方面的业务联系是非常紧密的，几乎天天都有人“跑部进京”，欧阳佟虽然相当于副台长，可毕竟是业务干部，进京的机会并不多，除非是陪同领导或者是有重要采访任务。陪同领导或者是有重大采访任务时不自由，想和自己的一些私人关系联络一下感情，时间和经济上都受局限。

这次是随王禹丹一起进京，事情办得顺利，加上以后自己要开公司，说不准什么时候会用到北京的关系，欧阳佟便想趁着这个机会，约见一下北京的同学朋友。

在北京走关系是需要钱的，欧阳佟那点钱，根本不够在北京活动，这也是他在北京走动不多的重要原因。此次和王禹丹一同进京，他准备将王禹丹的权力好好利用一番，所以，送走体育总局的人之后，他便和王禹丹商量。他问王禹丹，你下一步怎么安排？王禹丹说，我可能还要留几天，办几件事，你呢？什么时候回去，我让人帮你办票。欧阳佟说，他有些老同学在北京，想见一见。王禹丹问，需要我帮你安排吗？欧阳佟之所以这样说，就是希望她帮自己安排，但不好直接说，而是转了个弯，说，其实，有几个人，你值得见一见。王禹丹作为著名企业家、人大代表，在北京的关系很多，而且身份也都非常特殊。她并不相信欧阳佟有什么特别的关系，便说，你和同学见面，我就不参加了吧。

欧阳佟说，我有个同班同学，是某办的大秘。怎么见他，你替我安排一下。

听了这话，王禹丹瞪大了眼睛，说，你是说武蒙？

欧阳佟说，是啊，你认识他？

王禹丹摆了摆头。她之所以知道武蒙，是因为上次和邱萍一起进京。那次，邱萍就想动用武蒙的关系找体育总局，但武蒙没有时间。王禹丹只以为武蒙是邱萍的关系，因为武蒙并没有见邱萍，她便以为，只是邱萍在工作中建立的关系，其实并没有太深交情。现在听欧阳佟一说，才知道这条线的源头。

武蒙在欧阳佟的同学中职位不是最高，但地位最显赫。他的工作单位是某中央首长办公室。相当级别的领导，身边有一个庞大的秘书班子，名义上，这些班子由中央书记处直接领导，但因为具体是替某位领导服务，因此，人们习惯地称为某办，相当于*****时期的侍从室。这间特殊的办公室，往往又下分很多部门，比如警卫组、文秘组、生活组等。真正意义上的秘书，共有三位，一位是警卫组的负责人，一位是文秘组的负责人，另一位就是首长的生活秘书，再加上专职司机，便构成了首长身边最重要的四人核心成员。

这种结构，古代就已经形成，比如《康熙微服私访记》里面，康熙皇帝出巡，身边总是有两个人，纪晓岚、法印、三德子。这里面，纪晓岚是康熙的文职秘书，三德子是康熙的生活秘书，法印就是康熙的安全警卫。到了当代，三驾马车又另加一驾，那就是专职司机。四个人中，行政级别上文秘和警卫最高，负责文秘的，至少也是副厅级，也可能是副部级。而警卫则变化较大，比如首长出访的时候，身边担任警卫的往往是公安部副部长或者将军。生活秘书和司机的职位就低得多。但是，生活秘书和司机因为最接近首长的私生活，与首长的私人感情更深一层，所以与首长的私人关系更紧密一些。相反，文秘和警卫与首长的关系更工作化一些。武蒙就是首长的生活秘书。

王禹丹很想争取下一任雍州市长，有了武蒙这种关系，只要他肯出面给江南省委书记赵德良打声招呼，事情肯定办成。所以，听说武蒙是欧阳佟的老同学，王禹丹顿时眼前一亮，说，你约吧，其他的事，我来安排，是在钓鱼台国宾馆还是其他地方，看他方便。

武蒙这种身份的人，自然要低调，不肯在钓鱼台国宾馆这种地方招摇，地点是他选的，四环外的一家私房菜馆，时间是第二天中午。

欧阳佟放下电话，王禹丹便给办事处打电话，命令他们立即将那间私房菜馆最好的包间订下来，并且订下最好的菜，做好后，将菜单告诉她。接下来，王禹丹便问欧阳佟，有这么好的关系，你怎么不利用？欧阳佟有点莫名其妙，说，怎么利用？

王禹丹说，为了一个副台长，你像没头苍蝇一样在江南省乱撞，分明是做无用功嘛。如果让武蒙出面，事情早解决了。欧阳佟说，如果是替别人办事没问题，只要是自己的事，我开不了这个口。王禹丹说，说你情商低嘛，这种事，需要你开口吗？欧阳佟说，不开口，人家怎么知道我要办什么事？

王禹丹点了一下欧阳佟的脑袋，说，我真恨不得将你这里撬开，看一看里面到底是怎么长的。你想想，武蒙是中央首长的大秘，有多少人想认识他却苦于无门可入？别说是丁应平希望与他有私人情谊，就算是赵德良，一样希望与他有私人情谊吧。你只要找一个机会，向丁应平透露，你和武蒙是同班同学这件事情，我敢保证，丁应平就会想方设法带你来北京

见武蒙。只要他们见了面，一切都不用你说，也不需要武蒙暗示，丁应平就会将你的事情解决好。欧阳佟还有些不相信，说，就这么简单？王禹丹说，你以为官场很复杂吗？我告诉你，有时候，事情它就是这么简单。

欧阳佟略想了想，觉得王禹丹所说有一定道理，毕竟，她属于官员系列，对官场比自己熟悉得多。他说，那我现在给丁部长打电话，让他明天过来，怎么样？王禹丹说，你啊，说你情商低，还是高估了你，你简直是一点情商都没有。这种事，做得太刻意了，反而弄拧了。你可以给丁应平打个电话，问一下他在哪里，如果恰好在北京，那就顺便提一下。如果不在，就不要提这件事了。

欧阳佟立即拨打了董绍先的手机。为了告诉董绍先自己在北京，他故意用的是房间的座机。一开口，董绍先便听出是欧阳佟，说，你这只猪，臭在雍州还不够，还要臭到北京去？欧阳佟说，难道你也在北京，所以闻到臭了？董绍先说，我没那么好的福气，我在雍州。说吧，什么事？欧阳佟说，在雍州就算了。我原想，你如果在北京，就介绍个朋友让你认识。董绍先说，你那些垃圾，除了猪还是猪，我才不想被污染。欧阳佟说，这可是个特别的朋友，和你一样，是大秘，不过，不是一般的大秘。是某办的大秘。

说过这句话后，董绍先那边好一会儿没声音，他显然在思考这条信息，并且从记忆库中提取所有与这条信息有关的其他信息。欧阳佟能够想象，在这一瞬间董绍先的大脑进行了怎样的链接。某办的大秘这一信息，他不需要太多消化，而是迅速将自己所知某办的重要人员在脑中搜索一番，然后确定了一个人，这个人毕业于复旦新闻系。董绍先说，武蒙？他是你的同学？欧阳佟说，我们是上下铺。董绍先说，你和他约好了吗？什么时候？欧阳佟说，明天中午。董绍先说，别关手机，我一会儿和你联系。便挂断了电话。

欧阳佟将电话挂上，王禹丹便说，看起来，你的情商不差呀。怎么有时候就短路？欧阳佟并不完全明白她的话，说，你为什么这样说？王禹丹说，如果我估计不错，丁应平今天晚上就会飞来北京。而且，你的事成了。欧阳佟不相信，说，真的？

这么简单？王禹丹说，刚才听你和董秘打电话，我以为你是个高手，可听了你这句话，我又觉得你是个笨蛋。你到底是真的笨蛋还是天才？欧阳佟还是不明白。王禹丹便向他解释，丁应平肯定曾经动过心思结交首长，可是苦于没有门路。她可以肯定，丁应平一定打过武蒙的主意，同样是没有成功，这件事，董绍先是很清楚的。欧阳佟如果将这一关系直接告诉丁应平，事情就太直接了，而是转了个弯，说是要介绍武蒙让董绍先认识，等于间接地向丁应平传递了这一消息。此时，董绍先一定是将这一消息告诉了丁应平。而丁应平恰好希望与武蒙结交，自然会推掉手中一切，赶到北京来赴会。

欧阳佟恍然大悟，原来，世上有些事，确实是可以异常简单的。

果然，董绍先的电话很快来了。董绍先告诉他，老板今晚到京，晚上一起吃饭。

欧阳佟说，我住在长城饭店，要不要替你和首长安排房间？董绍先自然知道，欧阳佟手里没有财权，由他安排房间是不可能的，一定有别人安排，便问，你和谁在一起？欧阳佟在真人面前不说假话，告诉他，我和王禹丹一起来谈林飞为江南烟草做形象代言人的事。董绍先顿时警惕起来，问，事情办得怎么样？要老板出面？欧阳佟说，不用，事情已经谈成了。董绍先说，我们到了之后再通知你。

欧阳佟觉得董绍先不想让王禹丹安排，便问王禹丹，你们之间有什么过节吗？

王禹丹说，什么过节都没有，这是政治。欧阳佟仍然不明白，说，什么政治？王禹丹告诉他，江南省目前的政治生态主要是两股势力，一是以赵德良为首的外来势力，一是以省长陈运达为首的本土势力。丁应平虽然是本土官员，可是赵德良提拔他到宣传部长任上的，自然就染上了外来势力的色彩。王禹丹之所以能当上江南烟草董事长兼总经理，是政协主席王才新的力量，而王才新和陈运达，可以算是难兄难弟。加上陈运达是省长，主持政府工作，企业自然就在他的掌握之中，企业负责人，自然也就沾有本土色彩。

听了这话，欧阳佟心中一惊，问她，我是不是把事情搞糟了？

王禹丹说，你已经有两次教训了。以后一定要注意，除非有十足的把握，否则，不能将两件事两个不相干的人扯到一起。许多时候，一件原本可以办成的事，却因为你在一个极其微小的细节上考虑不周，事情就黄了。这就叫因小失大。

欧阳佟急了，说，那怎么办？有办法补救吗？

王禹丹说，如果仅仅只是我刚才表面上分析的那些，这件事，肯定没法补救了。

不仅没法补救，还因为你和他的政敌阵营过从甚密，今后也不可能有机会了。不过，今天的事，可能只是董秘比较敏感，他是丁应平当部长后才当秘书的，对于丁应平当市委书记时的人脉关系并不了解，所以简单地作了阵营划分。我和丁应平的私交不错，他当市长的时候，我们就是好朋友。

说过之后，王禹丹拿起电话，给丁应平发了一条短信。很快，丁应平的电话打进来了，王禹丹也不客套，开门见山，说，应平部长，你什么时候到京？我去机场接你。丁应平说，好呀，你和绍先联系吧。

王禹丹说得不错，她和丁应平的关系，确实非常亲近。欧阳佟禁不住暗想，他们之间，亲密到了什么程度？暗中会不会有一腿？王禹丹放下电话，对他说，你现在给董绍先打电话，房间的事，我安排。说着，王禹丹起身离去。欧阳佟知道王禹丹去隔壁打电话安排房间了，暗想，安排房间为什么避开他？难道她要给自己调房间，和丁应平安排在一起？出门前，王禹丹告诉他，丁应平他们到来可能会比较晚，眼下没什么事，可以先休息一下。

欧阳佟的猜测是错误的，王禹丹并没有换房间，他也不清楚王禹丹是怎样替丁应平和董绍先安排房间的。因为机票的关系，丁应平到达北京时已经过了七点。王禹丹考虑十分周到，晚餐安排在机场高速的出口处不远，她亲自驾车，和欧阳佟一起接到了丁应平，办事处的相关人员早已经将晚餐安排好。餐桌上，王禹丹问丁应平，晚上是不是安排点活动。丁应平说，让他们年轻人去活动吧，我这老头子，就算了。

晚餐结束，王禹丹的人拉着董绍先和欧阳佟去活动，王禹丹亲自驾车，送丁应平回酒店。欧阳佟暗想，这大概就是一种安排，王禹丹希望单独和丁应平在一起吧。晚上和董绍先等一起唱歌，趁着上厕所的机会，欧阳佟给王禹丹打电话，发现她的手机关了，又打去她的房间，

根本没有人接听。欧阳佟更进一步确定，王禹丹肯定和丁应平在一起，心中竟然有种酸酸的感觉。

万一王禹丹的手机没有关或者在房间，该对她说什么话，他早已经想好了。他原以为，丁应平肯定会仔细问一问他和武蒙的关系。可是，从见面到分开，丁部长一句都没有提起武蒙，董绍先也没有提起，这件事让他觉得有些怪怪的，难道有什么讲究？既然王禹丹的电话不通，他的疑问也就始终存在心里。直到活动结束，江南烟草的人将他们两人送回长城饭店，董绍先并没有急于回房间，而是留在欧阳佟的房间，谈起了与武蒙有关的话题。

董绍先说，你有这么个同学，怎么早没听你谈起？欧阳佟说，我的同学多着呢，大学的时候，班上有七十二个同学，被称为七十二贤人，除了这些之外，上一届和下一届，还有一百多个同学，其他系就更多了，有些和我关系也相当不错。董绍先说，又来了又来了，少跟我谈你那七十二贤人。我的耳朵都听出趺子来了。你只说，你和武蒙的关系怎么样？欧阳佟说，读大学的时候，班上同学年龄悬殊非常大，他和武蒙之间年龄相差要小一些，武蒙只比他大六岁，两人又是上下铺，所以关系比较好。

欧阳佟的家庭条件不好，武蒙却是高干家庭，经济上，武蒙给过他很多支持。毕业的时候，武蒙进京，很想让父亲出面，将欧阳佟也分进北京，可欧阳佟觉得，自己进了北京很难照顾到家庭，所以坚决要求回乡。

董绍先知道欧阳佟能吹，还不十分相信他，说，既然你们关系这么好，这么多年，怎么一直没听你提起？欧阳佟说，主要原因是武蒙的单位比较特殊，不像其他人，经常可以出差什么的，武蒙几乎一直待在那里不动。他本人也没什么机会进京，偶尔有机会进京，武蒙又没有时间，毕业这么多年来，两人见面不过五六次，在一起时间最长的，是武蒙结婚，欧阳佟请了七天假，帮他张罗。

至此，董绍先不再问了。竟然请七天假从江南省跑到北京替武蒙筹办婚事，可见两人的关系确实非同一般。董绍先说，你呀你呀，你知道，中国最重要的资源是什么吗？见欧阳佟不答，便又说，是人脉资源。你有这么好的人脉资源，怎么就不会利用？如果换一个人，进行资源置换，早已经变出一座金矿了，你却还让这么好的资源睡大觉。

欧阳佟说，你也知道我出身农民。农民嘛，有眼无珠，就算是宝石当前，他也会认为是石头。你是鉴宝专家，你又不肯帮我提高鉴宝能力，只要给你打电话，总是骂人。董绍先说，我骂你怎么了？别人想讨骂，我还不给呢。欧阳佟说，好好好，以后，你要多骂一点。

第二天上午没事，丁应平、董绍先和欧阳佟就在董绍先的房间里斗地主。丁应平是个相当不错的领导，只有一个毛病，喜欢赌博，什么麻将、撮牌、跑得快、斗地主、斗金花，他无所不能无所不好。可偏偏他的牌技很臭，牌风更臭，赢了就喜笑颜开，输了就发脾气。董绍先自然懂得照顾老板的情绪，欧阳佟也深知这一点，总是在关键时刻出错牌，让丁应平赢得眉开眼笑。王禹丹则坐在丁应平的后面，不时给他出点主意。

欧阳佟说，难怪我和董秘老是输，原来，首长的背后坐着观音。董绍先也趁机说，王总坐在老板身后，老板运气就是不一样。看来，以后王总要经常在老板的身后坐一坐。丁应平

赢得差不多了，看了看表。欧阳佟和丁应平都知道，时间差不多了，该结束牌局，整理一下自己，然后去赴约了。可是，丁应平刚刚说过结束，欧阳佟的手机响了。欧阳佟掏出手机，看了一眼号码，立即说，是武蒙。几个人顿时噤声。

欧阳佟开始接电话。武蒙突然有重要接待任务，今天不能赴约，所以打电话来知会一声。欧阳佟心中一阵失落，很想说服武蒙改变主意，哪怕是来二十分钟也可以，在电话中一再表示遗憾。还是董绍先机灵，知道武蒙这种身份的人，往往身不由己，任何约定，说改随时都可能改，他并不强求，只是很快从包里掏出纸笔，写了几个字，递到欧阳佟面前。

欧阳佟看了一眼董绍先递过来的纸条，见上面写着家庭住址、土特产几个字。

欧阳佟立即明白过来，转了语气，说，你忙就算了，你把咱嫂子的电话给我，我去看看咱嫂子和咱侄儿，咱嫂子跟你这种工作狂，倒八辈子霉都有，我去安慰安慰她。武蒙说，他没有时间多聊，让欧阳佟直接给他老婆打电话，并且将电话号码报给了他。他报，欧阳佟重复，董绍先立即拿笔记下来。挂断电话后，董绍先立即将号码递给他。欧阳佟迅速拨号。武蒙的妻子刘朔雯，在发改委下面的一个机构工作，平常没什么社交机会。当初，她和武蒙结婚，欧阳佟请一个星期的假来帮忙，给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每年过年，欧阳佟都给他们打电话拜年，欧阳佟在电话里和武蒙聊过之后，又会和刘朔雯聊上几句。后来手机普及了，武蒙的工作岗位也重要了，在家的时间很少，欧阳佟渐渐不再记他的家庭电话了，和刘朔雯联系自然也就少了。

听到欧阳佟在北京，刘朔雯非常高兴，一定要请欧阳佟吃饭。欧阳佟说，好呀，你请客，我埋单。刘朔雯说，你到北京来，当然是嫂子请你，怎么能让你埋单？你说吧，什么时候有时间？想吃什么？欧阳佟说，这些事，当然不要你当嫂子的操心，你只告诉我，在哪里接你就行了。

欧阳佟的任务，就是把刘朔雯接过来，丁应平和王禹丹自然不便一开始就出场，他们先去了餐厅。欧阳佟不熟悉北京的路况，王禹丹专门为他安排了一名司机。到达餐厅，丁应平和王禹丹都起身相迎。刘朔雯只是一名副处级干部，而丁应平是副部级，王禹丹是正厅级，可在刘朔雯面前，两人却是极其恭敬。欧阳佟引着刘朔雯，一一为她介绍，说，嫂子，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几位都是我的首长。这位是江南省委宣传部长丁应平丁部长，这位江南烟草集团董事长、全国人大代表、著名企业家王禹丹同志，这位是丁部长的大秘董绍先同志。

刘朔雯很会说话，她对丁应平说，欧阳佟是我弟，丁部长是我弟的首长，也就是我的首长。谢谢首长对我弟的栽培。和王禹丹握手的时候，她说，我们都是女的，我就不叫你职务了，你比我年龄大，我叫你姐，好不？王禹丹说，有你这样的妹妹，是我的福气。刘朔雯说，姐，你太客气了，我在电视上见过你，当时就觉得，哇，好漂亮好有风度。姐，你真让我羡慕死了。

虽然武蒙没到场，但有刘朔雯到场，这餐饭，仍然吃得皆大欢喜。

餐后，还是由王禹丹的车送刘朔雯，大家和刘朔雯告别，欧阳佟则和她一起坐在了车上。车子启动后，司机问欧阳佟往哪里走，刘朔雯正要说话，欧阳佟说，嫂子，你住在哪里？先回家一趟吧。刘朔雯并没有完全明白过来，问道：为什么？马上要上班了，我怕时间不够。

欧阳佟说，我带了些土特产，这些东西，放在你的单位不方便，还是送到你家比较好。

刘朔雯说，欧阳，你真是，来就来了，还带什么土特产？

欧阳佟说，我难得来一次嘛，怎么能空着手？那太对不起嫂子了。

刘朔雯也没有过多地客套，直接说出了自家的地址。虽说是土特产，可到底是什么，欧阳佟也不知道，是王禹丹和丁应平准备的，早已经用两只纸箱封好，欧阳佟和司机各搬了一趟。欧阳佟估计，这两箱东西，价值一定不菲，否则，王禹丹和丁应平拿不出手。欧阳佟原以为，武蒙或者刘朔雯会给他一个电话，至少也应该表面上客套一番。事实上，武蒙确实给了他电话，但仅仅只是表示自己太忙，没有时间见他，问他在北京是不是有什么事需要自己帮忙。同时，他还不忘让欧阳佟转告丁部长和王总，说刘朔雯对他们两人赞不绝口，一再要求他向两人的款待表示谢意。

甚至特别强调，她认了王禹丹这个姐，以后来北京，千万别忘了她这个妹妹。接到电话时，欧阳佟已经回到雍州，就算真有事，也不会开口了，只是说，想会一会而已，没有任何特别的事。

当天晚上，丁应平和董绍先便飞回了雍州，王禹丹和欧阳佟还有些其他事要办，又多留了几天。

8

王禹丹的事办完了，问欧阳佟回不回去。欧阳佟说，难得来一次北京，有些关系还没有走动，想多留几天。王禹丹说，你倒是上心，不过，你那个小公司，生意也做不到北京来，现在却在北京大肆发展人脉，有用吗？欧阳佟说，他也不知道有没有用，做了应该比没做好，既然来了，能拜的庙都拜，能供的神就供。

王禹丹给他留了一箱烟，又告诉他，走的时候，跟办事处打声招呼，他们会来结账。王禹丹有专人送去机场，他也就没有去送。

以前，每天都和文雨芳短信聊天，这些日子在北京，因为事多，加上王禹丹在身边，就中断了。不过，文雨芳还是偶然发一条短信来，欧阳佟不回，她也没有怨言。看来，这个女人颇为善解人意，并不一味地纠缠。这倒让欧阳佟对她有了些好感。

因为每天的日程都安排得很满，回到酒店的时间便很晚，加上常常喝酒，难免会忘东丢西。这天晚上，忘了给手机充电，结果还没到中午，没电池了。晚上回到房间时，已经过了十二点，第一件事，便是充电。刚刚打开手机，便有一条短信进来：

当你读这留言，你已欠我一个拥抱；删除这留言，欠我一个吻；要是回复，你欠我全部；要是不回复，你就是我的了。

没有落款，只有一个坏坏的微笑。

欧阳佟知道，这是文雨芳发来的。欧阳佟回复说，你是及时雨，刚刚想你，你的短信就

来了。

因为几个小时没有开机，短信一条接着一条。欧阳佟先回了文雨芳，才去看那些短信，其中有局里那位领导发给他的，要求他尽快回电。欧阳佟已经调出了这位领导的手机号，又想到时间太晚了，恰好短信声再一次响起，他便打消了复电的念头，看短信。

是文雨芳的回复：八百年前的事了，你现在才回复。我正和周公打架呢。欧阳佟说，那好，继续打。我做裁判。她说，拉倒吧，你还是回你的温柔乡去吧。他说，我的温柔乡，不是在你怀里吗？她说，我的怀里倒是温柔，但容不下一个你。他说，你又没试过，怎么知道？她说，你试过毒品吗？如果没有试过，你为什么不去试？他说，在你眼里，我等同于毒品？怕上瘾？她说，怕不消化。欧阳佟转换了一个话题：最近见到杨大元没有？她说，在一起吃过两次饭。他说，你不是反感他吗？她说，有什么办法？人类的生存法则就是如此，注定要和不喜欢的人经常遭遇，比如某某人。

欧阳佟正要回复，电话响起来，拿起一看，是广电局的那位领导。这么晚还给自己电话，一定有什么事。果然，领导在电话里对他说，为什么一整天都不开机？欧阳佟说，我说电池没电了，你相信吗？她说，少贫。你在哪里？他毕竟还是广电的职工，没有请假就跑到了北京，这可是一大罪状，便说，还能在哪里？自然在雍州。她说，不在家吗？打你家的电话，也没人接。他不正面回答，而是反问，有事吗？她说，你准备好，局里明天找你谈话。欧阳佟愣了一下，反问，找我谈话？谈什么？她说，你脑子短路了？当然是升副台长谈话。他真的脑子短路了，升副台长？太突然了吧。他说，我听说局里上报的名单中没有我呀。她说，事情确实很有戏剧性，局里上报的是另一个人，今天批文下来了，却是欧阳佟，不仅提副台长，而且解决正处。她打听了一下，据说丁部长不同意，局里后来又报了一次，报了三个人，有欧阳佟的名字，结果批下来的，只有一个。

欧阳佟明白了，一切正如王禹丹所料，他这次将丁部长叫到北京，虽然没见到武蒙本人，毕竟接上了这条线。尤其关键的是武蒙成了另一把尺子，量出了欧阳佟在丁部长心目中的长度。

回来之后，先是台政治部找他谈话，然后又是局长杜崇光找他谈话。政治部的谈话很有趣，对他说，局党组准备给你加点担子，让你担任副台长，你有什么意见？欧阳佟觉得好笑，又不是由台长贬为副台长，提拔呢，谁还会有意见？这不是废话吗？杜崇光的谈话，自然是假惺惺，欧阳佟完全能够想到。杜崇光说，我一直很欣赏你的才华，尽管这次的民主评议和中层干部投票，你的排名都很靠后，但我坚信，真正有才的人，不会是那种广受欢迎的人，所以，我力排众议，坚持提拔你。欧阳佟想，政客就是政客，如果自己不知道内幕，大概会对他感激涕零吧。

电视台是企业实体事业单位，又因为江南省广电局和集团没有分离，所以，电视台还存在公务员序列的某种特性。比如副处级以上干部，名义上，便成了省管干部，成了公务员。任用时，必须走公务员体系副处级以上干部任用程序，需要公示。这条通道的开辟绝对有着非常意义。第三天，接到王禹丹的电话。王禹丹说，欧阳副台长，祝贺你。欧阳佟突然想到，事情出现如此戏剧性变化，除了引荐武蒙刘朔雯夫妇有功之外，会不会与王禹丹也有些关系？她在丁应平面前替自己说了话？不然，她怎么会这么快就知道任命下达的消息？如果说，自己的猜测没错，王禹丹是可以在丁应平面前替自己说得上的话的，

那么，此前，她为什么不帮自己？到底是因为自己打开了那条通道，还是因为帮她搭上了武蒙这条线？他说，你消息真灵通呀。王禹丹不接话，说，你现在当官了，生意还做不做？他说，做，当然要做。有钱赚，谁不赚？王禹丹说，那好，你有时间的话，到我办公室来一趟。欧阳佟心中一阵狂喜，是不是将林飞的广告交给他了？如果真是如此，那可是双喜临门了。

像几乎所有的行政官员办公室一样，第一道关，必须经过秘书办公室。欧阳佟向前走的时候，被一位三十来岁的女人拦住了。这个女人穿着并不职业化的服装，风格与王禹丹相近，属于那种质地很好、做工精巧、式样优雅独特的。但是，在这种高级时装背后的那个人，仅仅只是给欧阳佟留下一个精干的印象，与美女是完全沾不上边。

女秘书拦住欧阳佟，问道，请问，您是欧阳佟先生吗？

欧阳佟说，别先生，你直接叫我欧阳就行了。女秘书一笑，说，欧阳老师，董事长在等您，请跟我来。于是，女秘书引路，将欧阳佟带进了王禹丹的办公室。到底是大企业家的办公室，异常地豪华气派。办公室分有三个区域，第一个是办公区，分别由一间大办公室、卫生间以及休息室组成，第二个是休闲区，主体部分是一间会客室，却又摆了好几个陈列柜，里面陈列着全世界各种品牌的香烟，包括一些最早的品牌。欧阳佟不知道这些品牌是模型还是实物，如果是实物，这些实物从哪里找到的？有些品牌早在几百年前就已经消失了吧。硕果仅存的这些香烟，又是怎么保存的？第三部分，是一间阅读室，结构和休闲室差不多，主体部分同样是会客室形式，只不过将香烟陈列柜改成了书柜，里面陈列着几万册图书，甚至包括一些线装书和羊皮书。

见欧阳佟在陈列柜和书柜前驻足，王禹丹便说，这些都是我的私人收藏，我的一点钱，几乎全花在这上面了。怎么样？像不像一个香烟博物馆和一个小型图书馆？欧阳佟说，像，太像了。王禹丹请欧阳佟坐下，女秘书在一旁沏茶。欧阳佟瞟了一眼茶盒，安溪铁观音，估计属于铁观音中的极品，否则，王禹丹大概是拿不出手的。女秘书泡功夫茶的手法很娴熟，先用木质的夹子，将茶叶夹进紫砂壶中，再冲进煮沸的水，倒满水后，盖上壶盖，再用沸水围着壶的外壳淋了一圈，然后擒起壶耳，且翘起一只手，按住壶盖，将第一遍茶倒掉。并不是倒在木托盘上，而是用来冲洗茶杯。欧阳佟看着女秘书的动作，心中暗暗称奇，他奇的不是女秘书沏茶的手法，而是她的手。她的外貌并不出众，甚至可以说平平，却有一双非常漂亮的手，手指颇长，每一只手指的线条，仿佛是用尺子画过一般，皮肤很白，甚至有一种透明感，似乎可以看清上面的血管。

王禹丹拿了一大堆计划书过来，摆在面前的桌上，然后在欧阳佟的侧面坐下来。

女秘书沏完茶，正准备离开，王禹丹说，晓彤，你坐一下。女秘书便在王禹丹对面的沙发上坐下来。王禹丹说，晓彤，你看过欧阳佟的计划书，你说说你的感觉。胥晓彤说，我非常喜欢里面的广告词，品味人类历史，其实就是品味追求卓越、梦想腾飞的历史。那一刻，我终于飞了起来。创造成就梦想，品质缔造未来。江南实业。广告词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与人类探索飞翔的历史相结合，其实是讲述人类追求飞翔的历史，同时与腾飞巧妙结合。第二部分，那一刻，我终于飞了起来。将人类追求腾飞的梦想和林飞的奥运冠军形象相结合，也可以说是广告叙事上的一种承接，围绕一个飞字，也突出这个飞字。第三部分，巧妙一转，创造成就梦想，品质缔造未来，落脚到了江南烟草，但又非常含蓄。最后，突出四个字，江南实业。这四个部分，很好地体现了中国古诗的起承转合结构，同时也像中国古

诗一样，有着极大的容量，每一句都有一个寓意深远的故事。
王禹丹说，你别光说好的，难道没有缺点和不足？

胥晓彤说，这个我也说不好。我有一种感觉，文案策划和画面策划是两张皮。文案讲了一个很好的故事，一个诗一样的故事，跳跃性非常之大，张力非常强。可是，画面却极其单调，仅仅是林飞平常训练的镜头，林飞在奥运会上起跑的镜头，以及林飞打破世界纪录夺得冠军后披着国旗奔跑的镜头。这一组镜头，表达的仅仅只是文案中第二层的意思：那一刻，我飞了起来。但是，第一层意思呢？品味人类历史，其实就是品味追求卓越、梦想腾飞的历史，用林飞的训练来表达，不是不可以，但我总觉得太单薄了，太直白了，缺乏含量。还有第三层意思，创造成就梦想，品质缔造未来。从现在的画面策划来看，是以林飞披着国旗在赛场上奔跑来体现的，可这种体现，也显得生硬和表象。再说，最关键一点，这是在为我们江南烟草做广告，怎么体现？仅仅只是最后四个字？显得有些生硬。

王禹丹之所以让胥晓彤先说，是考虑到欧阳佟这种人非常骄傲，搞不好一下子就跳起来了。他又有一张利口，玩狡智和巧辩，恐怕王禹丹和胥晓彤加起来，也不是他的对手。所以，这些话，先由胥晓彤说出来，如果欧阳佟不肯接受，她再从另一个角度出击。胥晓彤说的时候，王禹丹一直在注意欧阳佟的表情，发现他显得很平静，并没有拍案而起的迹象，心中暗暗称奇，觉得面前这个欧阳佟，确实与自己熟悉的德山人不同。

胥晓彤客套一番结束了她的评价，王禹丹问欧阳佟，对晓彤的意见，你有什么看法？欧阳佟仅仅回答了四个字：我在考虑。王禹丹更进一步问，这么说，你还是认同晓彤的意见的？欧阳佟说，她很内行。我觉得，她不去搞电视，真是太可惜了。

胥晓彤连忙表达谦虚，说，欧阳老师太抬举我了。欧阳佟说，我告诉你，我从来不会无耻吹捧一个人。你刚才说的话，触及了一个本质的问题，也正是电视的本质。电视的本质，就是画面的叙事性。我承认，现在这个方案，画面的叙事性是比较弱的，这也因为时间太仓促，我没有找到一种很好的表达。

王禹丹说，既然你也认同这一点，那就好说了。我最担心的是敝帚自珍，很难说服你。现在看来，我的担心多余了。除了晓彤刚才所说的，我还提醒你一点。电视广告，不仅仅要讲究画面的叙事性，我个人觉得，还要体现这种叙事性的匠心和冲击力，就目前的画面设计来看，这两方面都是不够的。

欧阳佟说，你们的话，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看能不能这样，在现有的画面叙事性基础上，再加一条背景叙事的副线，比如说，林飞训练，我们拉到一个新的场景，一开始，不用林飞，而是找一个孩子，这个孩子练奔跑的时候，他的背后，就是一架早期的飞机。孩子和飞机一起奔跑。

胥晓彤说，我喜欢这个设计。孩子一直奔跑，并且渐渐长大，变成林飞。场景也变成奥运会赛道。然后，镜头转到飞机，飞机飞了起来，林飞冲线了。恰好突出那一刻，我飞了起来。

王禹丹说，我也觉得这个设想不错。不过，第三句，创造成就梦想，品质缔造未来，画面语言可能还需要丰富。你再好好构思一下，弄个新的文案出来。这件事，以后就由晓彤负

责和你衔接，有什么事，你们多商量。

胥晓彤说，今后，还要请欧阳老师多多指教。

欧阳佟并不想和胥晓彤客套，他吸取了上次的教训，第一时间想到了合同，对王禹丹说，既然这样，我想，我们是不是先把合同签了？最好，你们能够预付一部分制作费用。你们也知道，我的公司还在筹备之中，没有多少资金周转。

王禹丹非常爽快，说，这个没问题，合同条款，你和晓彤商量，预付款，我可以先打给你，一百万，怎么样？你的公司什么时候开张？我这份贺礼，还算拿得出手吧？

欧阳佟说，千言万语，只有一句话，你让我怎么报答你？干脆以身相许算了。王禹丹说，得了，你的身子许给了太多的人。再说，你的身子有什么好？几根瘦排骨，本宫没兴趣，留给有兴趣的人吧。

博亿公司下星期正式开业，欧阳佟趁此机会邀请王禹丹出席典礼。王禹丹说，下星期？时间不凑巧，我要出国，去不了。这样吧，我派晓彤代表我出席，怎么样？

听了此话，欧阳佟有点遗憾。他有很多人脉，可主要人脉集中在政界和新闻界，自己现在又成了电视台的副台长，办公司这件事，自然不便走向前台，也就不方便邀请那些政界要人。商界能够替自己撑门面的，只有一个王禹丹。可以想见，如果王禹丹能够出现在开业典礼上，对于许多潜在的广告客户都是一种号召。可这个开业的日子，是伍能建看的，准备工作已经差不多了，临时又不好改。此事给了欧阳佟一个教训，做任何一件事，没有计划，确实是不行的。如果他是一个计划周密的人，至少应该将开业的日子定在王禹丹的时间安排之内。既然王禹丹不能出席，到时候，只有将胥晓彤的身份拔高了。

欧阳佟说，既然董事长没时间出席，我也没办法。不过，我能不能请董事长再帮我一个忙？

王禹丹说，你说吧。只要我帮得上。

欧阳佟说，能不能将这个广告合同的签约仪式，安排在我的开业典礼上？

王禹丹说，这个，你和晓彤安排好了。这件事，我已经全权委托给她了。

其实，王禹丹并非完全抽不出时间参加博亿的开业典礼，而是觉得这么一间公司，起点太低，发展空间也有限，加上以她企业家的眼光看来，这间公司，有诸多先天不足，未来的发展，实在难以预料。自己先与这间公司拉开一定的距离，以第三者的角度，好好观察一下这间公司，同时也观察一下欧阳佟的商场运营能力，对于实现她心目中那个大计划，有百利无一害。

王禹丹是有意不关注博亿公司，欧阳佟则是分身乏术和身份局限，不能关注博亿公司。欧阳佟的公示期还没有结束，台里已经有了一系列动作。此前，欧阳佟作为副总编辑，是江南新闻联播的负责人，他对这台节目控制很紧，除了局长和台长，分管副台长根本插不上手。

现在，台里已经安排了一名副总编辑负责新闻联播，此人和欧阳佟的关系不好，这台节目，他已经插不上手了。此外，电视台还有两档新闻节目，一是晚间新闻，一是早间新闻，这两档新闻节目，此前便有负责人，欧阳佟是插不上手的。再加上娱乐节目，由另一名副总编辑负责，此人和欧阳佟的关系也不怎么样。台里已经找他谈话，等正式任命下来，安排他分管节目制作，也就是分管新闻节目和娱乐节目。看到台里紧锣密鼓的布局，欧阳佟彻底明白了，杜崇光既然不能阻止他担任副台长，却可以在权力分配上给他出难题，让他分管的几个部门负责人，全部和他唱反调。这些人掌握的是实权，如果都不听他的，他这个副台长，还能玩得下去？如果欧阳佟分而不管，大概也能相安无事。可他不是这样的性格，既然让他当了这个副台长，他就一定要想办法当好。到底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突破杜崇光布下的重重围困？他一点把握都没有。

此外，他毕竟属于省管官员，又正在公示期。公务员是不能做生意的，所以，他开公司的事，绝对不能让别人知道，尤其是他的对立面知道。好在当初考虑办公司，原本就没有打算自己出来干，主要还是想给杨大元找条路，再充分利用自己广泛的人脉关系悄悄地赚一点钱，也算是为自己留一条退路。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公司的情况良好，还没有正式开张，就已经从江南烟草入账二百二十五万，有了这笔钱，就算两三年之内没有任何业务，公司也能维持了。到年底还有几个月时间，将林飞广告做完，保有二百万利润，应该没有一点问题吧。既然如此，他又何必在这件事上操心？

想清楚这一点，他便告诉杨大元，今后，公司的主要工作由杨大元负责，他本人，只管重大开支和看财务账本。

整个开业典礼是杨大元一手操办。他干这种事还真有一套，财富中心没有大型会议室，仅有的几间会议室，很难容纳更多的人，博亿公司又只有不足百平方米的面积，如果开业仪式在博亿公司举行，肯定运转不开。如果请的来宾不够的话，又显得没有影响力。为了解决这一矛盾，杨大元想了一个办法，将仪式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在财富中心前面的广场举行，另一个部分，则在博亿公司的门口和办公室。但一个仪式分为了两个部分，就容易出现脱节，尤其是程序上很难安排。既然是公司开业，第一议程，自然是公司揭牌，然后才是各方致辞。可是，揭牌只可能在公司门口，而不是财富中心门前。虽然他们也可以将公司的牌匾先置于财富中心广场，揭牌仪式之后，再搬回楼上去，可毕竟显得有点怪怪的。如果在楼上揭牌，又不方便参与楼下的典礼。因此，杨大元想了个办法，租用了电视台的卫星直播车。楼上揭牌时，广场上的两台电视机同步直播画面。

欧阳佟原打算让江南日报总编辑刘承魁和江南烟草董事长王禹丹共同为博亿文化揭牌，王禹丹有事不能来，他只好求王禹丹帮忙，请一个重量级的企业家出面。王禹丹倒也支持欧阳佟，请上市公司南方重机的创始人杨树森来担当这一重任。参加观礼的，还有几个重量级嘉宾，其中有邱萍帮忙请来的江南有色董事长吴天桐，杨大元请来的星期七广告公司董事长朱丽依。星期七是雍州市最大的广告公司，广告业的龙头老大。当然，若以广告额排名，江南卫视的视点广告公司是最大的。但视点仅仅只是二传手，只负责两端，一是找一些业务员出去拉广告，二是负责发布，既没有策划能力也没有制作班子，看起来囊括了广告业的所有环节，实际上，哪个环节都很薄弱。如果没有江南卫视这样一个强势播出平台，这个公司简直就没法生存。星期七不一样，这是一间在激烈的市场化竞争中发展起来的公司。朱丽依在江南广告界乃至整个商界是一个传奇人物，属于江南省的十大名女人。朱丽依原本也是媒体

人，和欧阳佟进入媒体的时间差不多。不同的是，欧阳佟进入媒体便成为记者，属于内容生产的中坚力量。朱丽依却是进江南日报当广告员。当时的江南日报是整个媒体业的老大，广告都是送上门的，没有一点压力和挑战。她这个职位，也就成了一个没有任何技术含量的职位，可有可无。不过，朱丽依确实是个人才，竟然在这样一个冷部门构建了一个属于自己的人脉关系网。后来，《雍州都市报》创刊，谁都想钻进内容生产部门，找关系托熟人希望当记者编辑，广告部门成了被流放之所。朱丽依却主动要求去做广告。正是在雍州都市报广告部的时候，欧阳佟和她有过几次接触。当时的感觉是，这个女人很豪放，什么玩笑都能开，什么酒都敢喝。朱丽依的丈夫是当时江南日报社社长的司机，正是靠这种关系，她才进了江南日报。就在朱丽依发展良好时，丈夫出了一次车祸，高位截瘫，永远地躺在了床上。意外打击使得朱丽依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人生之路，她毅然离开了江南日报社，自己办起了星期七广告公司。

杨大元竟然能请动朱丽依，确实令欧阳佟大为意外。他甚至从来都不曾在欧阳佟面前提起过自己认识朱丽依这件事。

仪式开始，江南电视台的著名主持人汪红走上台。临时搭起的台子两边两台大屏幕电视机正在播放音乐，空旷的广场上“我要飞得更高”的旋律一再重复，而电视画面上是一群白色的鸽子振翅飞翔，在蓝天的映衬下，显得异常赏心悦目。汪红宣布仪式开始，请江南日报总编辑刘承魁先生和南方重机董事长杨树森先生为博亿文化传播公司揭牌。电视画面迅速出现楼上走道，走道上铺着红色地毯，刘承魁和杨树森在两排礼仪小姐的引领下走过来。两排礼仪小姐走到被红布蒙着的公司牌旁边，迈着优雅的步伐，分成两列站立。刘承魁和杨树森站在两边，同时伸手，将红布揭下。立即有一名礼仪小姐手持托盘上前，两人将红布放在托盘上，然后鼓掌。

主会场，汪红宣布鸣炮，吊在财富中心楼上的两排鞭炮被点燃，热烈的爆竹声，使得现场迅速被烟雾笼罩。参加仪式的来宾一齐鼓掌，现场掌声如雷。欧阳佟只是请了约五十位朋友，这些朋友个个都有身份。杨大元担心人数太少，场面不够热烈，他出面请了约三百人，又聘请了礼仪公司加上他新招的公司员工等，参加仪式的超过四百人，仅仅是小汽车就将财富中心的停车场停得满满的。

鞭炮声结束之后，汪红宣布，由博亿公司总经理杨大元致辞。杨大元穿着藏青色西装，胸前佩戴红花。他有足够的身高，又当过兵，颇有军人风范，上台之后，向全体来宾敬了一个军礼，顿时赢得一片掌声。台下的欧阳佟暗想，幸好让杨大元上台，如果是他的话，还真显得滑稽。

身边的胥晓彤说，你这个搭档，好像特别喜欢表现自己。欧阳佟说，是啊，他是属孔雀的。胥晓彤说，场面搞得这么大，是他的主意，还是你的主意？欧阳佟说，我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忙得连做爱都戒了，哪里还有时间考虑这些？都是他搞的。胥晓彤说，这么大规模的活动，怕要几十万吧？你全权放给他去搞？欧阳佟说，有什么办法？自己没有时间和精力，只能借助外力了。

胥晓彤十分好奇，说，今天的合同一签，你们就有三百万制作费用到账，这笔钱说多不多，说少不少。紧一点用，有一笔相当不错的利润，如果手松一点，或者是大手大脚，几天都可以花完。欧阳佟说，那也没办法，我现在恨不得将一个身子劈成两半。

有些话，欧阳佟没有说明，叫此一时彼一时。当时，筹备成立公司，一是看到王禹丹这条线肯定有钱赚，二是见杨大元眼看就要下岗，他以前又干过公司，加上自己在电视台也没有太大发展前途，闲得慌。几项条件加在一起，就办了这间公司。

事实证明，这一步走得是对的，公司才开张，进账就已经二百万，另有二百万很快就到。可他怎么都没想到，这个副台长会意外地落到自己头上，又遇到杜崇光釜底抽薪，给自己制造这么多麻烦，自己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过问公司的事。他也清楚，既然开公司，就不能当甩手掌柜，可他能怎么办？分不出多余的身子来嘛，就算偶尔有点时间，他还想去情场冲一冲浪不是？好在杨大元虽然毛病不少，毕竟是自己从小玩到大的朋友，就算他大手大脚花一点儿，那就花一点儿好了，反正自己不愁赚不到钱呀。

仪式结束，接下来是宴会。所有来宾都被请进了新城大酒店，二楼大厅被博亿公司包了，超过四十桌。此外还包下了最豪华的单间，欧阳佟和杨大元便在这里招待刘承魁、杨树森、吴天桐、朱丽依、邱萍、胥晓彤等人。杨大元很善于搞气氛，一会儿说笑话，一会儿扮丑角，一会儿背诗，一会儿朗诵毛主席语录，整个场上，就听到他一个人说话的声音和大家爆笑的声音。刘承魁曾经是杨大元的上级，对他的态度显得比较矜持。杨树森和吴天桐对杨大元印象似乎不错，一再说，这个小杨，是个人才。杨大元和杨树森同姓，两人还续起了族谱，原来，杨树森高杨大元三辈。杨大元竟然当场跪下来叫着祖爷爷向杨树森敬酒。场上第二个活跃人物是朱丽依，她的交际花本色在这里得到了充分体现，和杨大元一唱一和，十分默契，以至于欧阳佟一次又一次猜测，两人是否多次在床上交流过？另一个原本最善于应对这类场合的人物是邱萍，若论交际，在场任何人都不是她的对手。但非常奇怪，她今天显得比较含蓄，只是小声地和胥晓彤讨论着什么，对杨大元显得很冷淡。

最特别的可能要算胥晓彤，她几乎不和杨大元说话，杨大元敬她酒，她也只是象征性地沾了沾唇。欧阳佟知道江南烟草将会成为自己的大客户，一再努力，希望杨大元和胥晓彤搞好关系，但胥晓彤漠然处之。欧阳佟并不知道，事后，胥晓彤向王禹丹汇报，说欧阳佟并不适合搞公司，因为他既不懂财务也不懂管理，甚至还不懂看人和用人。他或许在别的方面才能出众，但在她所指出的这几个方面，却是大而无当。这几个方面，又恰恰是一个企业管理者所必需的。王禹丹也很奇怪，胥晓彤只不过代她参加了博亿公司的开业仪式，为什么就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胥晓彤说，非常简单，杨大元属于那种从小爹不疼娘不爱的人，因为迫切想得到别人的重视，一直非常努力地取悦别人，挖空心思说别人喜欢听的话做别人希望他做的事。他这个人特别假，从上到下，没有一丁点儿是真的。他总以为将自己的假藏得很好，可实际上，他似乎总也没有长大，那种藏假的把戏，人家一眼就能看穿。奇怪的是，如此拙劣的把戏，周围的人都能看穿，欧阳佟却看不穿，这难道不说明欧阳佟看人的能力有问题？再说，一个人要做公司，三心二意怎么行？他将公司交给别人，自己却撒手不管，这样能干得好公司吗？

王禹丹说，并非将自己的公司交给别人，就一定搞不好公司吧？不是还有职业经理人吗？

胥晓彤说，不错，是有职业经理人，那些职业经理人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可是，那个杨大元是职业经理人吗？如果我的感觉不错，他连最起码的做人都没有学好，还只是一个爱撒谎且没有长大的孩子，还能做好职业经理人？

王禹丹说，你才刚刚去他的公司走了一趟，为什么就下这样的结论？

胥晓彤举了两个例子，她说，作为一名公司老板，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人事管理。就算是职业经理人，要抓的，同样是人事管理。可是，博亿公司的人事管理是怎样的？她和博亿公司的员工接触了一下，博亿目前还只是一家刚创办的小公司，几乎还没有业务，可是，他们已经招进了十几名员工。听了这话，王禹丹颇有些吃惊，问道，真的吗？十几名？都是些什么人？胥晓彤说，如果是些人才，她倒还能理解，毕竟，人才对于公司的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可实际上，博亿公司招的那些员工，绝大多数是应届毕业生，还有些可能连大学文凭都没有，很可能是从农村进城的打工者。不是她歧视这类人看轻这类人，她本人也是从底层做起的。问题是，这些人没有任何从业经验，招进这么一帮新手，能给公司带来什么？

王禹丹说，欧阳佟难道不清楚这些？胥晓彤说，她估计欧阳佟并不清楚。更为关键的，她觉得在这件事情上，杨大元居心不良。王禹丹不理解了，只不过是招收一些员工，杨大元怎么能居心不良？胥晓彤说，你是没有见过那些员工，自然不清楚。我看过她们，她们全都是年轻女性，一个比一个漂亮。坦率地说，我看了她们第一眼，就觉得杨大元不是在招员工，而是在为自己选妃子。

王禹丹问，这会不会也是欧阳佟的主意？他毕竟是男人，而且没有结婚。

胥晓彤摆了摆手，说，我看不像，欧阳佟完全不认识这些人。

王禹丹问，你还看到些什么？

胥晓彤说，欧阳佟完全不管公司的财务，一切都放手让杨大元去搞，而杨大元在那里瞎胡闹。王禹丹问怎么瞎胡闹。胥晓彤说，就这么一个开业典礼，搞得可真是热闹隆重，连卫星直播车都请来了，请了江南省最红的节目主持人，还安排了一台非常精彩的文艺表演以及聘请了专业的礼仪小姐，中午在雍州最豪华的酒店包了四十多桌，不仅整个大厅坐满了，还有好几个包房。她估算了一下，她所在的那一桌，不算酒水，仅菜钱，恐怕就得两三千，加上酒，没有四千拿不下来。就算外面大厅便宜一点，大概也需要上千元一桌。中午一餐下来，大概花去不少于十万，再加上其他一些开支，整个开业典礼，恐怕要花三十万。

听了这番话，王禹丹一言未发。确实，欧阳佟现在是有钱了，而他的钱，实际上都是王禹丹给的。经营公司，赚取利润是一个方面，其实更重要的方面，却是节约成本。像他们这样大肆铺张，公司能够撑几个月？

有一句话，王禹丹没有说出来。她找人调查过欧阳佟的合伙人杨大元，并且早已经清楚，这间公司，欧阳佟是撑不了多长时间的。自己所给他的那些钱，如果能撑半年，大概就已经是不错的成绩了。

像欧阳佟这种异常骄傲的人，不给他一次沉重的打击，他是一定不肯服输也无法认清自己的。另一方面，不让欧阳佟在失败的旋涡中挣扎一番，她也无法判断，他到底是否能够充当大任。

半年，她想，或许半年之后，自己得到的，又是另一种答案？

公示期没结束，欧阳佟在电视台无事可干，也不得不暂时表现低调点儿。局里那位领导早就提醒过他，这段时间，能不去台里最好不去，免得别人说你抓权。欧阳佟想，这样也好，趁着这个机会，去公司里看看吧。

开始，他准备谁都不告诉，先去公司，看看杨大元招的那些人怎么应对他这个客户。转面一想，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自己这样做，虽然可以试探一下那些新员工，却显得对杨大元不信任。何况，公司才开业，这些人都是刚招进来的，现在又能看出什么？看到财富中心大厦的那一刻，他掏出手机，给办公室打了个电话。电话一通，立即有人接了，是一个女声，说，您好，这里是博亿文化传播公司，有什么事能帮到您？这声音很好听，而且很标准，欧阳佟一下子有了亲切感。他说，杨大元在吗？对方立即问，请问哪里找杨总？欧阳佟暗想，看来，这个杨大元，搞公司管理还真有一套，就这么几天，职员都已经训练有素了。他说，我是欧阳佟，你让杨大元接电话。对方犹豫了一下，显然在思考这个欧阳佟是什么人。接下来，听到她说，哦，是欧阳董事长，请您稍等。接下来，听到脚步声。不一会儿，杨大元的声音出现了。

欧阳佟打电话也没有特别的事，只是告诉杨大元，他已经到了公司楼下，将上去看看。他之所以打办公室电话而不打他的手机，也是想看一看，杨大元是不是已经到了办公室。

跨进公司那一刻，杨大元又让欧阳佟吃惊了一次。杨大元在公司门口等着他，领着他绕过前面的玄关，里面就是一间很大的办公室。杨大元迈着军人才有的步伐，在他的侧后面半步的地方，当他们出现在办公室时，杨大元突然喊道：立正。欧阳佟愣了一下，向前看去，办公室里十几个人，刷地站了起来。杨大元大声地说，我向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的董事长欧阳佟，向董事长问好。众人一齐叫道，董事长好。

欧阳佟还真不适应这样的局面，一时有点手足无措，挥了挥双手，说，都坐下吧。

欧阳佟并没有在大办公室停留，随后便走进了小办公室。小办公室里，一个模样很熟悉的女孩，早已经为迎接欧阳佟做好了准备。欧阳佟被这一系列的迎接仪式搞得有点发懵，一时没有想起这个女孩是谁，后来才想起，是文雨芳的朋友吴小姐，叫什么他已经忘了。这位吴小姐手里端着一杯茶，迎着欧阳佟，指着两张办公桌的一张，对他说，董事长，这是您的办公桌。欧阳佟走过去，坐下来，吴小姐立即将茶杯递给他，说，董事长，这是杨总为您准备的专用茶杯。

欧阳佟只好说，谢谢，行了，你出去吧。

之所以叫吴小姐出去，欧阳佟是想和杨大元好好谈一谈。今天，他第一次正式来公司，看到一些现象，心里有些不爽。他是一个看到什么不顺眼，就一定要说出来的人，不论对方是谁。话要出口的时候，他又觉得，杨大元是那种火药桶性格，一点就会炸。对于公司，他确实倾尽了心力，就说员工的训练，那可不是一般的手段能够完成的。何况自己同他的关系不一般，如果说得太直接，伤了兄弟和气。他极其难得地转了一个弯，对杨大元说，这么短时间，能有这个模样，不错，训练得挺好。什么时候，我把王禹丹叫来，让她感受一下，提提意见。其实，他哪里是想听王禹丹提意见，而是想让王禹丹看看，自己的公司，一开始就有这样半军事化的管理，让她增加对自己的信心。

听了这话，杨大元有点得意忘形了，说，别的我不敢吹牛，管理这件事，我是内行。当初在发行公司，几百人的队伍呢，我都把他们管得服服帖帖，叫他们往东，他们不敢往西。叫他们立正，他们不敢稍息。

等他自吹自擂了一番，欧阳佟开始说了，不过，有两件事，我不喜欢。第一，公司才开始，你一下子招这么多人，你以为你是开学校？我数了一下，有十四个吧，每个人两千，一个月就是三万下去了。一年光人员工资，就三四十万，一家新公司，谁吃得消？

杨大元说，只是你看着多，其实并不多。欧阳佟有点恼火，说，十几个呢，还不多？难道要像你们发行公司一样，几千人才算多？杨大元说，你可能有点误会。

你听我把话说完，好不好？是的，这里有十几个人，其实，我招的人还不止这些，还有几个出去跑业务了，没有来。总共有二十三个。欧阳佟立即叫了起来，二十三个还不多？你打架吗？可打架也要男的呀，你看看这些人，全都是女的，一个比一个花枝招展。杨大元说，我要的就是她们花枝招展，她们如果不花枝招展，我还不要呢。他见欧阳佟又要说话，立即伸出一只手说，你听我说完。你别看这里有这么多人，其实，他们都是业务员，只拿底薪，而且都是试用。所有的业务员，试用期三个月，试用期内，底薪四百元。你算算，就算我招三十个人，一个月，也才一万二。实际上，我并没有招三十个，仅仅十八个，一个月的工资是七千多一点。如果三个月内，她们拉不到业务，我立即炒人。话说回来，十几个人，只要她们有一两个人拉到了业务呢？工资就回来了。我已经想好了，这点开支，绝对是值的。以后，

我会一直这样招人。我不怕人多，一年之内，如果有两三个业务员能够成为正式的，你想想，我们是赚了还是亏了？

欧阳佟一想，也是这个理。拉业务，自然要年轻漂亮的，一个赛一个妖艳，倒是拉业务的必杀技。就算常年留有二十个业务员，一年的开支，也不过十万元。这二十个人中，只要能够有几笔业务进来，就不止这个数。这个账，还是算得过来。

他的脸色有点变了，问道，那另外五个人呢？

杨大元说，另外五个人，一个负责财务，一个专职文字编辑，两个美编。还有一个，接待兼秘书。

欧阳佟再一想，这几个职位，似乎也确实需要，便不再提这件事，而是说另一件事。他说，这件事，我就不说了，但刚才那个女孩不能要。杨大元说，为什么？她是舞蹈专业毕业，喝酒也很厉害，我们出去谈生意，正需要这样的人。接着，杨大元又小声地对他说，这个女孩，很放得开的，将来，如果需要特殊公关，肯定用得上。欧阳佟说，她和你什么关系，我心里清楚。我就是不想把公司搞得像家一样。不光是她不能要，还包括其他人。你别怪我没有事先提醒你，以后，不论公司做得有多大，我都不允许公司职员尤其高级职员和下级之间的这种事。杨大元还想坚持，说她真的很帮得上忙的，要不，你单独考察一下她？欧阳佟知道杨大元在暗示什么，挥了挥手，说，少来。我不是和你开玩笑，你最好现在就叫她走。杨大元很清楚欧阳佟是什么人，见没有转寰余地，便说，好的，叫她做满一个月。欧阳佟说，什么一个月？开业才几天，趁早叫她走人。

杨大元还想坚持，欧阳佟有点烦了，说这件事我不和你说了，总之，下次我再来，还看到她的话，你别怪我不给你面子。现在说说，你招这么多人，都开展了一些什么业务？杨大元说，现在才只是刚开始，主要是进行岗前培训。欧阳佟说，你感觉这些人怎么样？杨大元说，拉广告嘛，一要看漂不漂亮，二要看放不放得开。有几个，我觉得还可以。

随便聊了几句，欧阳佟告辞离开。路上一直在想，得找一个什么由头，让王禹丹来看看。只要她对自己的公司有信心，往后，业务会源源而来吧。坐在车上，他给王禹丹打了一个电话。刚响了一声，对方就挂断了，不久回来一条短信：在日本公干，佟子有事吗？欧阳佟觉得，这事似乎只适合在电话里说，不适合用短信。王禹丹是个很讲究分寸的人，打电话和发短信，恰恰又是最需要拿捏好分寸的。如果你要说的事，对方可能一口回绝，那么，缓一点好，适合发短信。就算对方回绝了，你仍然可以通过短信不断地争取，说不定能够峰回路转。相反，如果是打电话，对方一口回绝，你仍然要坚持争取，那体现的就不是执著，而是死皮赖脸，连人格也丧失了。也有些时候，打电话比发短信好。打电话的时候，对方碍于面子，不好当面拒绝，但如果是发短信，对方故意拖一段时间，然后突然给你回复了，拒绝。不是对方一定要拒绝你，是你给了人家拒绝的机会。

眼前这件事，打电话好还是发短信好？欧阳佟想了想，无论打电话还是发短信，都不适合直截了当，需要有点策略。他因此给她发短信说，什么时候回？我去机场接你。果然，她回复两个字，好哇。这两个字很有意味，不明确说回来的时间，是想看看他是否有心，还是并不真的欢迎他去接？他接着又发过去一句话：顺便请你指导一下我的工作。很快，她的短信又回了，说，台长工作还是别的工作？欧阳佟立即意识到，这话有点暧昧。便说，当然是别的工作。她说，比如……他回复，公司工作。两人打哑谜，他相信，她一定想到他的回复是床上工作四个字，不料他却机智地回复公司工作，顿时微笑。这话看起来是无意，他却认真的，将真正的目的隐藏于调侃之中，令对方失去防范。令他没料到的是，王禹丹回复说，好，你和晓彤具体联系。

欧阳佟又一次糊涂了。这是因为他暗示她指导床上工作，还是因为明示她指导公司工作？如果是因为床上工作的暗示，她为什么要他和胥晓彤联系？暗示他到时候将胥晓彤支开？这么说，她已经安排好了胥晓彤去接，不好临时改变？如果不是，那说明她想来看看自己的公司？她会对自己的公司感兴趣？不可能，从始至终，她对这件事看上去都是不冷不热的。那么，她为什么显得如此爽快？

欧阳佟没有立即给胥晓彤打电话，而是启动汽车，回到电视台后，翻出她的名片，才打通她的电话。她显然没有接到王禹丹的指令，对老板和欧阳佟的关系又不十分了解，所以回答很含糊，说老板回来的具体时间还没定，欧阳佟说他刚刚和老板通过消息，老板让他去机场接她。胥晓彤果然是个功夫了得的秘书，她并不说是也不说否，只说，好的，等老板定了航班，我再和您联系。

难道说，王禹丹既不想指导他的床上工作也不想指导他的公司工作，因此用这种办法将他绕进去了？事情到了这种程度，他既不好找王禹丹，也不好缠胥晓彤。如果刚和王禹丹短信交流时给胥晓彤打电话，他还可当成没有这件事，继续和王禹丹短信。现在过了这么长时间，事情就僵了。

他还在考虑怎么挽回这件事，办法没想到，胥晓彤的电话主动打过来了。胥晓彤说，王总的飞机明天上午十点到达，九点整，我和您一起去机场，您起得来吗？王总说，您习惯上

午睡觉。欧阳佟说，我的手机不关，明天你出发前给我打电话。欧阳佟立即想到，这个电话，与王禹丹有关。胥晓彤作为秘书，自然是得到王禹丹明确指令后才有这一举动。胥晓彤明确说两人一起去接，那也就是说，王禹丹并不想指导他的床上工作。难道说，她真的是要去指导他的公司工作？欧阳佟开始觉得表面上王禹丹对他的公司不在意，其实是非常关注的。

胥晓彤没有要王禹丹的专车，而是让欧阳佟先去接她，然后一起去机场。航班准时到达，欧阳佟和胥晓彤等在行李房出口。坐上车，王禹丹问胥晓彤几点了，胥晓彤说 10 点 32 分。王禹丹转向欧阳佟，说，你怎么安排我？欧阳佟说，现在去吃饭，有点早了。不如先到我的公司转一圈，指导一下我们的工作，然后去吃饭？王禹丹说，没办法，吃人家的嘴软，没吃准备吃的时候，嘴更软。

欧阳佟知道王禹丹是同意了，立即给杨大元打电话。杨大元在外面谈林飞广告制作的有关事宜，接到这个电话后，立即往公司里赶。机场毕竟远一些，欧阳佟他们到时，杨大元早已经赶到了。三个人刚刚出现，杨大元一声令下，所有员工，全部起立，齐声叫王总好，董事长好。王禹丹显然愣了一下，在那里站了几秒钟。杨大元几步跨过来，主动和王禹丹握手，说了一大堆客气话，然后领着王禹丹参观。

欧阳佟跟在王禹丹身边，一次又一次仔细地观察她的表情，她的脸上显得很平静，始终带着观音般慈眉善目的微笑。相反，倒是公司里的那些美女在交头接耳，欧阳佟能够感觉到，这些都是美女，平常对自己的外貌有足够的自信，可见到王禹丹时，她们突然意识到，只有像王禹丹这样，才真正称得上美女，要想追上王禹丹，自己未来的路太漫长太艰难太曲折也太不可知。

王禹丹看得很仔细，仔细得欧阳佟有些不敢相信，总觉得她怀有什么特别的目的。她偶尔提几个问题，这些问题是看着欧阳佟提的，回答的却是杨大元。问题很平常，诸如有多少员工？男的多少女的多少？工资情况如何？哪些是业务员？平均年龄是多少？学历情况怎么样？欧阳佟原以为王禹丹会问一问管理或者林飞广告的准备情况，但是，她一句都没有问。倒是杨大元知道欧阳佟的意思，一再提到公司的管理，他说，他是军人出身，知道部队的那套管理方法，离开部队后，又在深圳开过公司，还在雍州都市报带过团队，在管理方面，他是非常内行的。可只要扯到这个话题，王禹丹便轻易转换了。欧阳佟因此觉得，王禹丹其实对公司并不感兴趣。

那么，她今天的行动，到底说明什么？欧阳佟想不明白。

在公司走了一圈，欧阳佟见王禹丹似乎过场已经走完，便对她说，我让大元去订位子，你看中午在哪里比较好？他的意思是，中午四个人一起吃饭。既然公司的总经理是杨大元，未来免不了会和王禹丹打交道，让他们彼此熟悉不是一件坏事。

可王禹丹说，你送我去喜来登吧，那里有个朋友等着我，已经定好了。到了喜来登之后，欧阳佟才知道，根本就没有什么人已经约好了，只有他们两人一起吃自助餐。难道说，她是想和他单独相处？还是不想和杨大元有过深的纠葛？像她这种身份的人，和人交往的时候，常常评估对方的企图心。如果仅仅只是不想和杨大元在一起，为什么不让胥晓彤一起过来？

吃饭时，王禹丹的话题很随意，差不多集中在她的这次日本之行，而且，全都是鸡零狗碎。这又一次让欧阳佟想到，她或许只是想单独和自己在一起，并没有别的用心。吃过饭，王禹丹主动说上三十八楼喝茶。欧阳佟一阵激动，如果说，上次是他用了点强，这次，该算是她主动靠近？这是否代表了他们之间关系的彻底变化？

根本不需要王禹丹开口，服务员便给她上了普洱。欧阳佟很想对服务员说，你去吧，有事我叫你。可是，他不想说，一是怕误会了王禹丹的意思，二是想将这个机会留给她。如果她这样说，他就可以完全确定她心中所想，也就彻底奠定了他们的关系。可是，她并没有说，而是找了另一个话题，说，看起来，你对自己的公司很得意？

欧阳佟说，时间这么短。后面的话，他没有说。王禹丹说，你想我对你的公司说好话？欧阳佟说，我是真心希望你指导工作。一直在想，我这么个麻雀公司，哪值得你关注？你能去，我真的是意外惊喜。王禹丹说，你千万别惊喜。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帮你算一下命，你的公司，大概很快会陷入困境。欧阳佟猛地愣了一下，说，你凭什么判断？王禹丹说，我不是说了吗？我替你算命。欧阳佟说，不对，你肯定有判断。

对于她的这种判断，欧阳佟是不认同的。公司开张才不到半个月，进账已经四百多万。就算拍林飞的广告用去两百万甚至三百万，其他开支，也不至于将一两百万花得一分不剩。更乐观地说，欧阳佟觉得，就算整个公司一分钱业务拉不到，仅凭这笔钱，维持两年，应该没有问题。何况，这两年时间里，他本人总可以拉到一些业务。所以，对于王禹丹的断言，他有些不以为然。

王禹丹并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而是问，你对那个杨什么，到底了解多少？

欧阳佟再次愣了一下。这话和当初丁应平问的那句话，怎么如出一辙？丁应平并没有见过杨大元，王禹丹只不过和杨大元见了一面，难道他们对杨大元的了解，竟然会超过自己？当初，就因为他替杨大元说话，自己的副台长差点就飞了。现在，会不会因为自己和杨大元的关系，影响到和王禹丹的关系？欧阳佟也有这种看法，看一个人，你别看他本人，只要看一看他身边的人，看他 and 什么人交朋友。他说，你想说什么？

王禹丹并没有回答他，而只是认真地看了看他，过了片刻，才说，我没想到，你个子这么小巧，却是个勇士。欧阳佟说，你想说什么就直接说吧。我承受得住。

王禹丹说，我见过自杀的，但没见过像你这样自杀的。欧阳佟说，继续。王禹丹说，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不到黄河不死心。你信任那个杨大元，其实，你对他一点儿都不了解。或者你了解他，但并不清楚他有什么样的能力，不知道他怎么管理，不知道他怎么花钱，甚至不知道他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怎么说呢？要说玩心眼，你绝对玩不过他。但是，他又不是那种玩大心眼的人，简单地说，这是一个穷于算计却又蝇营狗苟的人。这种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真搞不懂你怎么会看中这样的人。

欧阳佟说，杨大元是我看着长大的。王禹丹并没有等他说完，便端起面前的茶说，算了，不说他了，好无趣，说说你吧。欧阳佟说，我有什么好说的？王禹丹说，怎样当你的副台长呀？欧阳佟说，公示期还没结束呢，都不知是不是副台长。王禹丹说，也就是说，你没有打算一下，到底怎样当这个副台长？欧阳佟说，船到桥头自然直，干吗要现在打算？王禹丹说，

你这个人呀，真是没救了。我还以为你和我以前认识的德山人不同，看来还是一样的。德山人就是德山人。

欧阳佟往她那边移过去，伸手抱住了她，说，算了，不要管那些了。让我再好好看看你。

王禹丹将他推开，说，少来少来。我开始有点讨厌你了。说着，走到 L 形沙发的另一端坐下来。欧阳佟自然不肯放弃，又追了过去。岂知他刚刚坐下，王禹丹便起身走开，到另一端坐下。欧阳佟再一次起身想过来，她却指着他说，别动。再动我就走了。欧阳佟有点急了，说，我不明白我做错了什么。王禹丹说，你什么都没有做错，只因为你是德山人，而我恰恰不喜欢德山人。欧阳佟说，能告诉我，德山人怎么得罪你了？王禹丹说，德山人没得罪我，只不过德山人的性格，我不喜欢。

欧阳佟说，德山人的性格怎么了？德山人很聪明呀。王禹丹说，我承认，德山人很聪明，可那是小聪明，没有大聪明。没有大聪明，就没有眼光，连个人都看不清楚，还自以为是。没有大聪明，就没有计划，没有系统，任性而为。像你这种人，自以为聪明过人，其实，一辈子成不了大事。

欧阳佟不甘心的说，这么说，你看死了我？王禹丹老实不客气地说，是的，我看死了你。你的发展，现在已经到顶了，能够当上副台长，真是勉为其难。

欧阳佟请王禹丹来看自己的公司，原是抱有巨大信心的，没料到事情急转直下，甚至直接给他下了这样的结论。这个结论，对他的打击真是太大了。如果是广电局长杜崇光如此打击他，他会拍案而起，因为他从骨子里瞧不起杜崇光。可现在是王禹丹这样打击他，虽说他对王禹丹的了解远远不及杜崇光，可毕竟，王禹丹是他很重视的一个女人，除了想在生意上得到她的帮助之外，他还真对她有那么一丝喜欢。

欧阳佟的情绪一下子非常低落，半天没有说话。

王禹丹说，你如果有事你先回去吧。我在这里休息一下。

欧阳佟知道，她这是在下逐客令。既然如此，留在这里，只可能令她更加地厌烦，如果想挽回，只能以后对症下药，便恹恹地说了声再见，离开了。

几天后，公示到期，欧阳佟正式担任副台长。以前副台长履新，台里会将所有的副台长、台长助理以及副总编辑召集起来，开一个会进行分工，然后将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召集起来开个会，同时也是让部门负责人表个态，服从领导。一般来说，局长副局长以及台长，肯定到会，局长杜崇光甚至会勉励一番。欧阳佟履新明显地特别，局里仅仅只是派出人事处长宣读了一个任命，再由台长宣布分工，果然是分管内容生产中的新闻和娱乐。这么一宣布，会议也就结束了。

欧阳佟想召集几个部门负责人开个会，不是这个要做节目，就是那个要出差，根本凑不齐时间。欧阳佟只好一个个找他们，岂知就算是自己以前负责的部门，也不完全听他的，对他阳奉阴违，当面答应得很好，背后另搞一套。前后搞了半个多月，一直都在穷折腾，却又像只无头苍蝇，四处乱撞，茫无头绪。这事搞得欧阳佟心力交瘁，最初的一腔热血，很快就冷了下来。

哪盏灯都不省油，电视台的事烦人，公司的事，同样不让人省心。开业一个多月了，林飞广告也开拍了，本子是欧阳佟写好的，导演和整个制作班子都是欧阳佟安排好的。这项工作一旦开始，公司的整个运作就启动了。王禹丹的话像罩在欧阳佟头上的一道阴影，他不得不对公司异常小心。上个月月末，他就想看一看公司的开支情况。杨大元说，开业才半个月，哪有月报表？还说他不懂财务。欧阳佟原想说，公司前期开支情况，应该有个账吧，但忍了忍，没说。到了这个月的月中，开业正好一个月了，他再提月报表的事。杨大元说，现在是月中，公司又没有专职会计，目前的账还没有整理。欧阳佟以不容置疑的语气告诉杨大元，现在立即整理，他希望尽快看到。杨大元口头答应了。可过了一个星期，还是没有看到，他打电话过去，杨大元说正在整理。过了几天打电话，还是在整理。欧阳佟恼火了，在电话中发起了脾气，你不是一再说什么，你做管理如何如何吗？你不是说你管理公司如何正规吗？为什么一个月报表，就这么难出来？杨大元说，按照正规的公司管理，月报表应该是月末出来，现在才是月中。既然他一定要，他就按照要求在整理，可因为没有专职财会，整理又需要时间。自然就没这么快。

被欧阳佟催得没法，拖到了月底，杨大元终于将月报表传真过来了。欧阳佟一见报表，简直肺都要气炸了。公司开张才一个月，一百多万，轻而易举就成了别人的。其中，注册花了六万，装修花去了十一万，应对林飞舆情花了三十九万，开业典礼花了三十五万，买了一台车，花了二十九万，为了拓展公司业务请客花去了十多万，工资花去了三万多。还有其他乱七八糟的一些开销，诸如税费、预付房租费等等，总支出接近一百四十万。而公司实际入账多少？杨大元入股五十万，搞定林飞的合约，王禹丹付出二十五万，加上控制网上舆情，江南烟草付的一百万，总共入账一百七十五万。也就是说，欧阳佟以为可余下近百万的这些钱，目前只有不足三十万。

上次去公司的时候，他见增加了十几台电脑，这个月报表中，却没有购置电脑的支出，显然，这笔支出列到了下个月。欧阳佟想，难怪杨大元一再找理由说账没有出来，原来是这本账不敢给他看。他不能不想到丁应平和王禹丹对杨大元的态度。难道说，自己真的看走眼了？林飞广告这个大项目已经启动，江南烟草的三百万也已经到账，目前，这个月报表上还看不出开支情况。按这种大手大脚的搞法，这笔钱，能花多长时间？一个月还是两个月？想到王禹丹说见过自杀的，没见过像你这样自杀的，欧阳佟突然有一种大厦将倾的感觉。为什么王禹丹仅仅看了杨大元一眼就能得出结论？杨大元真是个一眼能让人看穿的人而自己却视而不见？杨大元真的是自己上吊的那根绳索自戕的那把刀？

转而一想，第一个月，开销大一点，总还有情可原吧？除了买一台车他没有事先和自己通气，其他支出，还是和自己通报过的。只是总数加起来如此之巨，他才会大吃一惊。自己会不会对他有点太过苛责？就算是刑事犯罪，也需要经历审判吧，不详细了解，自己就这么下结论，是不是太过武断，或者对杨大元不公？

他拿起电话，对杨大元说，晚上一起吃个饭吧。杨大元说，今晚？我在广州呀，欧阳佟于是想起，林飞的广告在广州拍外景，杨大元应该是办这件事去了。既然当面谈不可能，那就只好在电话中说了。这件事不能拖，林飞的广告已经开拍了，财务控制不好，麻烦可就大了。

欧阳佟说，我看了财务报表，一个月花了一百四十多万。杨大元连忙说，我已经非常节约了，每一项开支，我都是一再压缩。没办法，刚创办，到处都要钱。欧阳佟说，我不想听

这些，我只想知道，你准备什么时候关门？杨大元说，我也没想到开支会这么大。欧阳佟说，你以前开过公司，难道你的开支不需要预算的吗？杨大元说，刚开业都是这样的。谁开业的时候，不是大投入？当初，我开一家那么小的餐馆，第一个月光进不出，也有好几十万。欧阳佟说，我不想听这些，我只想知道，现在这三百万，拍完广告，还能剩下吗？能剩下多少？剩下的钱，能维持到什么时候？

最初，杨大元一再向他解释，他这个人，最讲原则最讲义气，绝对不会滥用职权。他的每一项开支，都事前通报过，得到同意的。而且，就算是同意，他也都非常节俭。欧阳佟说，每一项开支你都商量过吗？买车你什么时候商量过？杨大元说，买车这件事，事先没有通报，是他不对。可毕竟开公司，没有车怎么行？车既是公司的门面，又是公司的财产。

欧阳佟本能地觉得，杨大元是真的很有问题，他所说的一切，都是在狡辩。为了应付网上对江南烟草和林飞广告的声讨，杨大元支付了三十九万，这笔开支，欧阳佟极其怀疑。当初，为了应付突发事件，王禹丹支付了一百万，并且准备继续支付。后来，事情出现了变化，得到了国家体育总局的首肯，不需要再在阻止负面新闻上做文章，只需要找人弄些正面帖子，将导向扭转一下就行了。因此，这个计划的后半部分没有执行，王禹丹也就没有付后续资金。欧阳佟一直以为，仅仅只是在网上发一些帖子回应，开支不会超过十万。没想到，杨大元一下子支出了三十九万，并且列出了细目，附上了所发的帖子，可算是每一笔支出，都有出处。正是这出处让欧阳佟怀疑，在网上发一篇帖子才多少钱？三百元应该是很高的价了，杨大元找的人，全都是三百元的。这且不说，就算三百元，一百篇帖子，也才三万元，他竟然弄出了一千篇帖子。但这一千篇帖子，是六十多个人发的，平均每人十几篇。欧阳佟有一种怀疑，这些人根本就没有收到钱，或者收到的远远没到三百元。这些钱，都成了杨大元的收入。通话的结果，两人吵了起来。让欧阳佟大吃一惊的是，杨大元竟然向他大发脾气，责怪欧阳佟不相信自己，甚至说，彼此合作，最重要的是信任，现在连最起码的信任都没有，还怎么合作下去？如果这样，只能散伙。欧阳佟也是非常恼火，说，散伙就散伙，你考虑一下吧，怎么散。

到了晚上，杨大元的电话主动打过来了，向他道歉，态度显得异常真诚。他说，他就是这样一个人，直来直去，整个身心都用在公司上，他还开玩笑说，为了把公司搞好，都一个月没和老婆上过床了，上次做了一次，老半天进不去。老婆说，你在外面玩野了，连家门都找不到了。同时向他保证，他是真的非常认真地对待公司的事，非常小心地花钱。请一定要相信他，因为公司也是他的，他一定想赚钱，想把公司搞起来。

这是欧阳佟和杨大元第一次公开冲突。他从小就知道杨大元脾气火爆，可这种火爆脾气从来都不曾向他发过，第一次面对，还真是不适应。又因为丁应平、董绍先、王禹丹都对杨大元印象不好，甚至文雨芳也对他没好印象，欧阳佟真的想从此分手。晚上接到他的道歉电话，欧阳佟的心软了，毕竟是一起长大的朋友呀，这种感情，不是一两天所能建立的。

晚上，又和文雨芳聊天。文雨芳问他，在干什么？他说，在郁闷。文雨芳说，被哪个女人抛弃了？他说，是就好了，说明我还有激情。接着又发了一条，算了，不说了，心里烦。她的短信很快来了，说，要不要我陪你去江边走走，散散心？他回复说，懒得动。她说，我不管，我来拖你出去。

欧阳佟以为她仅仅是说说，没料到半个多小时后，她给他打电话，已经到了电视台。

欧阳佟独自待在家里也是烦躁，便出了门。将车子开到院门外，接她上车。她坐上来之后，便问他，要我怎样做，你才会开心？说实话，这个女孩非常漂亮，唯一让欧阳佟不满意的是，她太聪明。男人嘛，对于漂亮迷人的女人，哪能不动心？听她这样问，他便说，给一个吻。她还真的够大方，上来吻他。他吓得大叫，说，小姐，我在开车。你不想活，我还不死呢。她说，我也不想死。那就存在我这里吧，你要的时候，我再给你。

到了沿江风光带，将车子停好，他们便沿江而行。她倒是善解人意，主动挽起他的手臂。他说，别这样好不好？碰到熟人，还以为我们在拍拖。她说，你怕吗？如果怕，我就告诉他们，我真是你的女朋友。他说，我告诉你，你最好离我远一点。她偏着头，盯着他问，为什么？他说，很简单，第一，我不是女人喜欢的白马王子。第二，我是个有毛病的人，只做爱不谈爱。你怕不怕？她说，你别吓我。他说，我干吗吓你？是真的。

对于这个文雨芳，欧阳佟是真有点搞不懂。许多时候，他觉得她十分主动，另一些时候，他表现出一点进攻的意思，她又向后退。欧阳佟清楚，每个女人心中，都有一条底线，这条底线就是一道最后的防御体系。有些女人将这道防洪堤设定得很远，而文雨芳似乎设得很靠后。欧阳佟还没蠢到认为她会对自己一见钟情的程度，可如果不是一见钟情，她又为何对自己如此殷勤？女人心，海底针，确实让人搞不懂。另一方面，欧阳佟也不习惯这种卿卿我我似的纠缠，因为他不想玩这种很累的游戏了。人真是种奇怪的动物，年轻的时候，就喜欢那种缠缠绵绵式的腻歪，哪怕一天二十四小时腻在一起，乐此不疲，到了现在，情感曲线一直处于疲惫的蛰伏状态，哪怕是动一动，都觉得累。

她说，能不能告诉我，什么事让你郁闷？他顺势揽了她的腰，说，见了你，还能有什么事郁闷我？她说，我成帮你治心病的药了？同时，轻轻地却又坚决地将他的手从她的腰部挪开，仍然挽着他的手臂。他说，你不是药，你是一阵风，春天的风。吹得人浑身发软，意乱情迷。她说，是吗？他说，是。她说，你哪里迷了？我看你不知多清醒。他说，你是希望我清醒呢还是希望我迷乱呢？他再一次将手伸出去，挽住她的腰。她也同样迅速地作出反应，抓住他的手，要从腰部挪开。他故意稍稍用力，以试她是否半推半就。她则非常坚决，手上的力度加大，口里倒还温柔，说，你不是说你的熟人多吗？人家看到不好。他说，你不是说你是我的女朋友吗？既然是我的女朋友，我怕什么？她说，你不怕我怕呀。我还是学生，传出去，你让我怎么在江湖上混？

尽管和文雨芳之间若即若离，云遮雾罩，但他还得承认，她既能让他赏心悦目，也能让他心花怒放。接下来两天，他心情好了许多。没料到仅仅过了三天，接到胥晓彤一个电话，欧阳佟的心再次往下一沉。

胥晓彤说她在广州。欧阳佟当时一愣，她在广州干什么？出差？她说，她有些不放心的林飞的广告，所以特意过去看一看。欧阳佟于是开玩笑，说是你不相信我还是老板不相信我？胥晓彤说，都不是。欧阳佟便问，那是什么？胥晓彤说，是因为你太相信人了，我们不放心。欧阳佟说，我怎么就这么差呢？竟然给了你这么个形象。

胥晓彤说，不是你差，是你没有原则，心中没有底线。欧阳佟心里特不爽，王禹丹似乎看死了他，没想到王禹丹的秘书也看死了他。胥晓彤见他心里不服，说，我说什么都没用了，你到广州来看看好了。说完之后，她挂断了电话。

欧阳佟坐不住了，反正电视台的事他插不上手，找了个理由，当晚飞到了广州。

这一去，气得欧阳佟差点犯心脏病。飞机到达广州时，是下午五点，顾不上吃东西，欧阳佟立即往外景地赶。外景地点在广州番禺的香江野生动物园，制作小组住在离长隆不远的香海酒店。为了节约钱，欧阳佟没有乘出租车，而是搭乘由机场开往番禺市桥的机场大巴。上车一问，还真是巧了，大巴在香江大酒店有一站，离香海酒店不远。交通虽然方便，可到达时，已经接近七点了。欧阳佟仍然顾不上吃饭，直接去了酒店，敲开门，见里面住着两个女孩，是公司的员工。

两个女孩打开门，见门口站着董事长，显得颇为不安。

欧阳佟问，杨总呢？其中一个女孩说，杨总不住这里。欧阳佟不解，问，他住哪里？说，住长隆大酒店。

欧阳佟猛地一愣，长隆大酒店？那是长隆动物园旁边的一家酒店，超五星级，广州市最顶极的酒店，普通客房一夜就需要上千元。听了这话，欧阳佟顿时一把火，想立即找杨大元发作，转而一想，既然来了，还是把事情弄清楚再说。便问，哪些人住长隆？女孩回答，林飞和他的工作人员住长隆。这一点，欧阳佟不关心，林飞身份特殊，这笔费用是计划内的。他问，还有其他人吗？答说，还有导演和摄像。

听了这话，欧阳佟又是一把火。欧阳佟确实对杨大元交代过，导演和摄像需要特殊一点，给他们每人一个单间，其他工作人员住标准双人间。岂知他擅作主张，将他们的待遇提高了一大截。

看来，这个杨大元，还真是拿鸡毛当令箭，完全是瞎胡闹。他再问，公司来了几个人？回答说，加杨总七个。七个？欧阳佟再也忍不住了，大叫起来，来这么多人干什么？回答说，来搞服务。

欧阳佟简直气疯了。按照欧阳佟的设想，只要来两个人就够了，杨大元可以负责调度，协调和服务可以由一名财务人员负责。制作组的成员，大都是欧阳佟的朋友，他们本身就是电视台的，利用空余时间捞点外快，只要能赚到钱就好，其他方面，要求不是太高。而且，他们是一个团队，彼此多年配合，基本也不需要太多居中协调。有关这些，欧阳佟都向杨大元交代过。而他倒好，竟然带了六个女孩来搞服务，至少需要多开三个房间，一天的住宿费，得一千元，加上吃饭、出差补助以及其他开支，每天搞不好就是两千。

他又问，制作组的伙食怎么安排，回答说，中午一餐，送到拍摄现场，早餐和晚餐，集中在酒店餐厅吃饭，有时为了换换口味，也去外面吃。

这种搞法，和欧阳佟当初设想的，又是完全不同。欧阳佟已经和导演商量好，第一餐，可以在餐厅吃，最后大功告成，再吃一次庆功宴。其余的，早餐可以在酒店吃，一般酒店都配送早餐，中餐和晚餐，吃盒饭。杨大元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他自己不习惯吃盒饭？长期以来，杨大元餐餐都在外面喝酒吃肉，让他吃盒饭，确实有些不惯。可这肯定不是理由，林飞和他的工作人员，是不能用盒饭招待的，每餐至少得有一桌大餐，杨大元完全可以陪他们吃嘛。

欧阳佟叫了一辆摩托车赶到长隆大酒店，杨大元竟然不在，打电话一问，他带着导演等人去

了东莞。欧阳佟对娱乐圈熟，知道全国娱乐休闲服务的情况，他立即想到，杨大元之所以带着这帮人去东莞，是因为那里令人眼花缭乱的色情服务。东莞的娱乐业领全国之先，远不是早期开放的深圳珠海可比，属于真正的销金窟，你想有什么服务，就有什么服务。一个晚上一个人可能消费好几万元。

通话时，欧阳佟原本想忍，可忍不住，和杨大元吵了起来。杨大元说，我也是没办法，这些都是导演要求的，如果不将他们照顾好，他们故意磨洋工，可能损失更大。花这些钱，我也心疼，可如今就是这样的社会，不花钱怎么能办成事？欧阳佟气得挂断了电话，他知道，在电话里吵不清楚，何况，当着导演他们的面，也不好将内部的东西暴露出来。

他知道自己需要采取断然措施，便急急赶回香海酒店，先给自己登记了一个标准间，又将六名员工召集起来，告诉她们，这里不需要你们了，明天你们就回去。

听了他的安排，几个人嘀嘀咕咕。欧阳佟问，有什么话，说出来。其他女孩推其中一个，让她出面说。那个女孩想推脱，可欧阳佟点了名，说，你别推了，有什么话，说出来好。那个女孩只好说，她们想知道，怎么回去。欧阳佟当即想发火，转而一想，情况不对。这原本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怎么来就怎么回去。她们之所以有此一问，显然是来时的交通工具特别，便反问，你们怎么来的？这次是六个人齐声回答，坐飞机来的。听了这话，欧阳佟差点跳起来，坐飞机需要一千多，坐火车的话，还不到两百。不过，这件事对员工发火没用，他不得不强压住怒火，对她们说，当然是坐火车。其中有一个人说，临时去买票，根本买不到卧铺。欧阳佟一听，火了，说，买不到卧铺票就买座票，买不到座票就买站票。

欧阳佟如此坚决，她们也不好说什么，只好问，那各人手上的工作怎么办。欧阳佟说，你们手上有什么工作，现在就全部交给我。令欧阳佟哭笑不得的是，六个人，竟然仅仅是负责制作组的联络以及安排吃饭等事，需要交的，也就是一个人员名单和几份简单的单据，比如香海酒店和长隆大酒店的押金收据和一点儿出租车公共汽车发票等。欧阳佟有一种感觉，杨大元之所以带这几个人来，仅仅是因为她们漂亮，而他对她们不怀好意，想用这种小恩小惠占她们的便宜。

十一点，欧阳佟又赶到长隆大酒店，杨大元他们还没有回来，他便到外面买了几个面包和一瓶矿泉水，坐在大堂里等。一直等到凌晨三点多，几个人才乘着租的车子回来。这件事，又一次令欧阳佟光火。制作组的住地离外景地有一段距离，为了进出方便，他们已经租了一辆大客，除此之外，他们竟然还包租了一辆小汽车。

当着导演和摄像的面，欧阳佟不好和杨大元发生冲突，仍然陪着笑，与他们一一握手问候。

进入杨大元的房间之后，杨大元一个劲儿地解释，欧阳佟已经不想听了，直接说，把这段时间在广州的开支情况给我看看。杨大元说没法看。欧阳佟问，为什么？

你每天不记账的？杨大元说，所有一切都有发票，还没有整理。欧阳佟问，那你在这里怎么开销？带现金还是带支票？杨大元说，开了一张银行卡，用卡消费。欧阳佟问，那我问你，你来之前往卡里打了多少钱，现在还剩多少钱？杨大元不回答这个问题，而是说，说到底，你还是不信任我。欧阳佟说，你让我信任你，就把账给我看。你连账都没有，让我怎么

相信你？相信你带六个屁用都没有的女孩来游山玩水？相信你一个晚上花一千多住在五星级大酒店里？

结果，两人是大吵一架，吵得酒店保安出现了好几次。

欧阳佟实在没料到，如此明显的胡闹，杨大元竟然能够找出理由狡辩。因为是在酒店，他没法和他再吵，只好说，把你的银行卡给我，这件事由我接管，你不用负责了。其他的事，回去后再说。杨大元显然不想失去对这个项目的控制，当即表示反对。他反对的理由是，这张银行卡是他的个人卡，不是公司财产。欧阳佟冷笑了一声说，是吗？不是公司财产？那你写个书面说明给我，说明这张卡是你个人财产而不是公司财产。杨大元显然意识到自己情急之中找的理由强词夺理，却又不愿交出这个项目。最后，欧阳佟不得不和他摊牌，说，我是董事长，公司的事，我说了算。杨大元竟然当面和他拧上了，寸步不让寸土必争，他强调说，他才是公司的总经理、法人代表。

欧阳佟说，我现在就可以撤了你的总经理，回去，就更改法人代表。我劝你说这些话做这些事之前，把一切都想好。同时，我要正告你，你不要以为卡着这些钱，卡着公司的一切，我就没法把这个广告拍完。如果你一定要把事情做绝，那我只能告诉你两句话，我这个人，从来都不惹事，但也从来都不怕事，你好好想清楚吧，告辞。

第三章这一仗，欧阳佟非打不可了

欧阳佟提起那一次挂冠而去时，总显得扬眉吐气，根本原因在于，官场是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巨大磁场，听见楼梯响，只见人进来，不见人离去。像欧阳佟这种敢于拍案而去的，整个中国，还真找不出几个人。而且，他觉得自己做得很阳谋，很符合组织手续。

10

一个晚上，欧阳佟没有睡好。他在考虑最坏的可能。看杨大元的意思，是要和自己决裂吗？他凭什么决裂？决裂之后，他又能捞到什么好处？当然，杨大元的性格，欧阳佟是很清楚的，他是那种翻脸不认人的人。杨大元在家乡还有好几个哥哥，有一年春节，大家回家吃团年饭，几兄弟每人拿出二百元钱给父母过年。其中一个嫂子小气，只肯出一百。杨大元当场拍案而起，逼着哥哥给钱。嫂子刚表示了一句不满意，他便将桌子掀翻了。指着哥哥的鼻子骂道，×你妈，你给不给？不给的话，老子一刀子捅了你，你信不信？这次如果真的和他闹翻了，决裂也许无法避免。真要决裂的话，自己该做些什么？

知道早晨一定醒不来，欧阳佟定了闹钟。可是，还没到时间，他的门就被敲响了，他打开门一看，是杨大元。欧阳佟感到有些突然，又觉得和他已经没有话说，只是转过身，将他让进来。

杨大元将门关上，走到他的面前，对他说，哥，我错了。欧阳佟不想答理。他继续说，昨天是我不好，不该发脾气。其实，我也是为了公司好，想到你不相信我，而我付出了那么多努力，整个身心都扑在公司里，就觉得委屈，所以控制不住自己。哥，我知道，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我好，为公司好。昨天你走后，我躺在床上，一边想一边流泪。无论如何，你是我哥，就算你打我骂我，我也不应该那样对你。说着说着，他的眼圈突然就红了。最初，欧阳佟还怀疑他是不是真的哭了，在他的印象中，男人是不应该哭的，杨大元是那种钢铁一般强硬的人，这种人自然不应该哭。所以，他发现杨大元有些哭腔时，第一想法是，这是真

的吗？他在装吧？可没过多久，杨大元抽噎起来，竟然哽咽着说不下去，欧阳佟掉头看他，发现他满面泪痕。

面对他的眼泪，欧阳佟的心一下子软了，早已经决定，不再和他计较。

杨大元继续向他哭诉。他一次又一次叫着哥，希望欧阳佟给他一次机会。他说，他从小没有读多少书，是个大老粗，做事不知轻重。这么多年，他一直非常努力，一有时间，就拿名人名言整段整段地背，为的就是提高自己在别人心目中的地位。可这么多年来，无论是做生意还是卖报纸，总是被人看不起，是欧阳佟给了他这次机会，可以和像林飞、王禹丹这样的人接触，可以真正参与广告拍摄。有了这样学习的机会，他无论如何都不愿放过，他希望继续留在欧阳佟身边，将这个广告跟完。他保证只听欧阳佟指挥，欧阳佟说什么，他就做什么。他保证做欧阳佟的手做欧阳佟的腿做欧阳佟的眼睛鼻子，一切行动听指挥，不多说一句话不多做一件事。

欧阳佟想说，既然如此，那你先留下来吧。可是，他没有立即说，因为他想，既然要他留下来，有些话，一定要事前说清楚，到底怎么说？他还没有想好。就在他思考的时候，杨大元更进一步说了，他说，其实，他觉得自己留下来，是可以帮得上忙的，有些事，也确实需要他留下来。他毕竟是公司的法人代表，又是总经理，没有他，有些事情不好办。比如签合同，都是他出面的，付账也需要他的签字，才符合手续。

杨大元在暗示欧阳佟，没有他配合，公司的章以及钱，他欧阳佟都动不了。这种暗示，就带有威胁的意味了。那一瞬间，欧阳佟突然决定了，绝对不能留下他，这次如果妥协，以后他可能得寸进尺。欧阳佟说，你先把卡留下来吧，别的事，我们回去再说。在欧阳佟看来，自己这样做，已经给他极大的面子了。事情已经闹到了这一步田地，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再让他管账了。只要钱在自己的手里，他留下来与否，都不是问题。在欧阳佟的印象中，他还是能办事能跑腿的，从这种意义上说，让他留下，也不是什么坏事。换一句话说，两人出现矛盾的时候，欧阳佟已经退了一步，只需要杨大元也退一步，矛盾就可能缓解了。可他没想到，听了这话，杨大元的脸色一下子变了。欧阳佟看得出，他异常地恼怒，就像一个做了坏事的孩子，准备用一个小计谋在父母面前蒙混过关，被看穿之后，不是自责而是羞愤。欧阳佟不想闹得太僵，毕竟几十年的朋友，人生一世，能有几个从小到大的朋友？这份友谊，他是异常珍惜的。无论如何，他不想因为几个钱或者一次合作，将这么多年的情感积累毁于一旦。他先拿话堵住了杨大元，说，你别给我脸色看。我是什么人，你清楚得很。我建议你冷静一下，回去休息几天，好好想清楚，然后我们再谈，好吗？

杨大元一句话没说，站起来向外走。欧阳佟说，你好像忘了留下银行卡。杨大元竟然都没停，甚至没发出一声，向前走了。欧阳佟赶到门口，说，我希望你好好想一想，不要意气用事。杨大元没好气地扔下一句：那是我的事。

欧阳佟没有理会杨大元，他开始洗漱，同时思考，如果杨大元就此离去，并且真如他威胁的，不让自己动用公司的钱，自己怎么办？这个广告，显然是不能停下来的。能不能让王禹丹先借给自己一笔钱？王禹丹也不希望这个广告流产或者出麻烦，只要自己说清楚了，她应该会借吧。那么，对待杨大元怎么办？他如果就此离去，那算是和自己翻脸了，合作肯定无法继续下去，分手？怎么分？这个还是不想了吧，当务之急，需要将整个工作流程和其他一些相关情况了解清楚，不能让工作停顿下来。

好在欧阳佟和制作组的成员熟，吃早餐的时候，他进行了一番了解，得知这些人并不清楚酒店房间以及动物园内部的谈判情况，所有一切，都由杨大元安排，他们不需要操心。至于生活安排，最初，导演对他们说的是，午餐和晚餐全部吃盒饭，后来杨总每餐招待他们在酒店或者餐馆吃，他们也就乐得听从，其他事，一切听导演的。欧阳佟问到今天上午的拍摄工作，他们说，昨天已经安排好了，等一下，汽车来了，他们只需要按计划行事。欧阳佟想，既然如此，他也不必看他们工作，先将两间酒店的情况摸清楚。随后，他去酒店大堂问了问情况，预付款恰好今天到期，如果继续住，需要追加。欧阳佟估计，既然这间酒店到期，长隆酒店可能也到期了，他准备将那里的房间退掉，让其他人也搬过来，至少可以节约点费用。

欧阳佟给导演打了个电话，说，现在的住房情况，和当初他们商定的不一样，他想问问是怎么回事。导演是他在电视台的朋友，两人的关系并非一两天。导演在外面干私活，如果闹到台里，是要受处分的，何况面对的是副台长，怎么说，也有几分畏惧。他说，这件事实在是冤枉他了。他原是说好了和大家住一起，可杨总非常热情，一定要他和摄像住长隆，他也不好拒绝。欧阳佟说，有关这件事，实在不好意思，他准备将长隆的房间退掉，大家一起住到香海酒店。导演说，这没什么，当初就是这样说定的。对于这种改变，欧阳佟一再道歉，并且坦率地说，这段时间，开销实在太大了，这样搞下去，他担心会亏本，所以不得不采取措施，压缩开支。

导演对他说，欧阳台长，坦率地说，我的心里一直非常不安。可杨总毕竟是老总，他要这样搞，我也不好说什么，反正是他的钱。欧阳佟问，他说是他的钱？导演说，不是他的是谁的？他是公司总经理，又是法人代表呀。不过，我也不知道这个杨总是在花谁的钱，简直不像是在花钱，就像是在花纸。如果我没有猜错，他的背后，肯定是一家大型国企。欧阳佟好奇心大起，问道，你为什么这样想？导演说，你也在体制内，难道你不知道体制内的搞法？吃餐饭，虽然不一定要最好的，但一定要能开发票的，而且，发票一定要多开。住酒店也是一样，要谈折扣，但发票不按折扣开。谈合同就更不用说了，一万元可以搞定的事，没有五万拿不下来。比如说，他带我们去东莞潇洒吧，只不过请一个小姐到房间跳了一支裸舞，再就是唱了几支歌，喝了一点啤酒，加起来五千多吧，他的发票，却开了一万八。如果不是国企，谁是冤大头，让他这样干？想自杀也不需要这样嘛。

欧阳佟告诉导演，让他派一个人回来清理房间，以便他将房间退掉。他拿了押金条，来到长隆大酒店，往杨大元的房间里打电话，没人接。打他的手机，通了，但并没有接听，挂断了。欧阳佟便给他发短信：长隆的三间房必须退掉，制作组住的其他房间，押金已经没有了，你如果不将事情彻底做绝，立即处理这件事，我在长隆等你。

等了半天，一点音讯都没有。再给杨大元打电话，他竟然关机了。

恰在此时，剧务赶回了酒店，欧阳佟和剧务一起，将导演以及摄像的行李搬出来，然后去大堂办理退房手续。不料遇到了麻烦，大堂的服务员表示，这三个房间不能退。欧阳佟问为什么，服务小姐说，当初说好了住二十天，现在才住了十四天，还差六天。欧阳佟觉得奇怪了，住十四天和二十天有什么区别？服务小姐说，这事与她无关，她只是听上面的，上面说不能退，她如果办了，自己就会被炒鱿鱼。两人争执的时候，大堂副理过来了。

大堂副理听了欧阳佟的投诉，然后找那名服务员聊了几句，便对欧阳佟说，你这件事比

较特殊，因为是销售部门接的单，可能需要销售负责人来帮你解释一下，请你稍等。时隔未久，销售经理来了，这是一个非常精干的年轻女性，她了解情况之后，非常肯定地对欧阳佟说，先生，非常抱歉，这个账，我们不能结。欧阳佟说，为什么不能结？你总得给我一个理由。销售经理说，理由很简单，当初入住的时候，并不是你来登记的。欧阳佟是当记者出身，对于这种托词，自然是应对自如。他说，那我问你，你们有规定必须由入住登记的客人结账吗？能不能把这样的规定拿给我看？销售经理和他交涉的时候，另一名服务员显然在打杨大元的电话。因为电话不通，服务员将此事告诉销售经理时，销售经理的脸色非常难看。她对欧阳佟说，真的非常抱歉，先生，这个单，我们不能结。

欧阳佟也确实搞火了，当即一拍柜台，大声地说，你说不能结就不能结？今天你不结也得结，否则，我要打电话报警。

争吵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很多客人围过来。大堂副理便想将欧阳佟叫到一旁，以免影响酒店的形象。欧阳佟自然清楚这一点，坚决不肯走，表示有什么话，可以在这里说清楚。被欧阳佟逼得无路可退，销售经理只好对欧阳佟解释，这是一笔非常特殊的业务，最初登记的不是三个房间，而是七个房间，一个豪华野趣套房，六间标准房。只不过，这三个标准房是先开的，另外三个是后开的。所以押金条才没开在一起。标准房的标价是 998 元，携程价是 880 元，和销售部洽商，最后获得的团购价，是 780 元。那个豪华野趣套房，标价 2680 元，谈价后，是 2180 元。问题并不仅仅如此，杨先生要求豪华房不变，标准间按 1180 元出发票，前面的三间以二十天为准，后面的三间以十天为准，他预付了七万元房费，却提走了三万五千元差价。双方说好，其余的，结账时算清。可现在，前面的三个房间，住了十四天，后面的三个房间，住了八天。总房价已经达到了五万一千多元。

现在，欧阳佟明白了，杨大元之所以要在这里多开三个房间，目的就是赚取这个差价。这个人实在是太恐怖了，人家说雁过拔毛，他是雁过砍腿。总共七万多元的房价，他就要从中赚走三万多元。50%还多。这是不是说，凡是杨大元经手的支出，他都得至少捞走 50% 以上的回扣？这个想法，让欧阳佟心惊肉跳。做一单生意，能有多大的利润？他竟然要捞走 50%？

知道这些内幕之后，欧阳佟说，房间，我是一定要退的。不过，另外的三个房间，暂时不退，只退这三个。这是其一。其二，你们给他的回扣，我不会认，要么，你们和他联系，要他退回来，要么你们报警。这件事，与我无关。当然，你们也可以不解决此事，那我只有报警处理。

听欧阳佟这样说，那名销售经理脸都吓白了。这件事，显然与酒店无关，只是销售经理为了获得业绩，和杨大元私下做了交易。真闹到警方出面，她的饭碗，肯定是保不住了。所以，她求欧阳佟放过她一马。欧阳佟说，这件事，已经不是他能处理的范畴了。

这里还在交涉，电话来了，是导演。拍摄场地出事了，对方不让进场，说是没有缴费。欧阳佟让导演将电话交给动物园管理处的人。对方告诉他，考虑到是林飞在这里拍广告，对动物园有宣传作用，他们才肯将价格压得很低，拍这么长时间，且有如此之多的配合，不说动物方面，仅仅是工作人员，就需要几十人。十万块钱已经低得不可想象了，别说支付人员的工资，就是供给那些动物的食物都不够。欧阳佟问已经付了多少，对方说，付了三万元。欧阳佟说，能不能今天先拍着？其余的钱，我在一个星期之内付清。对方语气很坚决，别说

一个星期，就是一天都不行。什么时候给钱，什么时候开拍。

欧阳佟本能地觉得，这事不是那么简单，说不准是杨大元在背后搞鬼。既然预付了三万元，又答应其余的钱一星期之内付清，应该是没有拖任何费用。既然没拖费用，对方为什么不肯合作？显然，杨大元买通了个别人，要给他欧阳佟出难题。无论如何，拍摄工作不能停。只不过七万块钱，应该还是可以想办法的。

他协商说，能不能今天先交三万，余下的保证一个星期之内交清？应该说，对方还是颇有商业精神的，既然欧阳佟的答复非常诚恳，他也不好滴水不进，因此退了一步，答应他现在开拍，今天下午五点之前，必须先交三万，剩下的，一个星期之内交清。

看来，欧阳佟还不能只是待在这里处理此事，用不了多长时间，很可能四处起火，他必须尽快将住房的事情搞定，然后留出时间和精力，随时准备救火。他当时将大堂副理和销售经理叫到一起，让他们看自己的工作证和记者证，非常严厉地表达了自己的意思。第一，这三个房间，必须退掉。第二，有关此事，三天之内，必须给他一个满意的答复，否则，他将报警，或者通报媒体。

离开长隆，欧阳佟赶去香海酒店。令他没料到的是，刚刚来到大堂，已经有人在这里等着他了。那是一个小个子男人，穿着西装，头发梳得很亮，背着LV包，见他进来，便直接走向他，对他说，你是欧总吧？欧阳佟颇觉怪异，问道，是啊，你找我？对方自我介绍说，我叫郑良国，是乐天公司的。欧阳佟一时没有明白过来，反问，乐天公司？有什么事吗？郑良国说，是这样，你们拍林飞广告用的飞机，是我们乐天公司定制的。

欧阳佟明白了，他策划的这个广告方案，最出彩的地方，是有一架莱特飞机。

莱特飞机，是以美国的莱特兄弟命名的。莱特兄弟被认为是飞机之父，世界航空事业的奠基人，最早发明并且制作了世界上第一架飞机。这架飞机为木布结构，鸭式双翼，被命名为飞行者一号。莱特兄弟的飞行者一号，因为动力以及力学等方面的原因，飞行的高度有限，航距也非常之短。当然，后来也有人说，莱特兄弟最早的飞机，根本不是动力飞机，而是滑翔机。欧阳佟设计的广告方案，背景有两大部分，一部分是野外奔驰的各类动物，而在动物的背后领空中，还有一个背景，那就是飞翔的莱特飞机。两大背景的主景，是林飞的奔跑，起跑时，是一个小孩子，逐渐长大，到了最后，才是林飞奔驰在奥运会赛场上。所以，外景拍摄安排在香港野生动物园，那些在陆地上奔跑的动物，也就借用了动物园里的飞禽走兽。投入最大的，便是这架莱特飞机。杨大元曾经向欧阳佟提起过，已经和广州乐天公司谈好，飞机由乐天公司制造，仿照莱特飞机，以木布为结构，但安装动力系统，总造价九十八万。现在，郑良国提起此事，欧阳佟还是有印象的。

和郑良国握过手，欧阳佟便问他找自己有什么事。郑良国说，现在，飞机已经用了十多天，当初签合同的时候，预付了十万元，按照合同规定，飞机到场后，便需要支付另外的八十万，剩余八万，属于乐天公司维护这架飞机正常飞行的费用。

可是，博亿公司一直拖着，没有付后期款，多次交涉也没有结果，乐天公司老总为此发脾气了，表示如果再不付款，就将飞机收回去，并且要向法院起诉，追讨欠款。

欧阳佟明白了，杨大元并没有离开广州，而是搬到了别的什么地方，在那里指挥一场针对

自己的大战。看来，自己被赶上了战车，非打这一仗不可了。

欧阳佟拿出手机，准备给杨大元打电话，想想，还是发短信好。他问杨大元，你一定要逼着大家无路可退吗？很快，杨大元的回复来了，说，是你逼得我无路可退。欧阳佟说，既然如此，那么，我除了奉陪，没有第二条路可走了？杨大元回复说，我的路在哪里？欧阳佟回复说，凡事不要做绝，我劝你还是好好想清楚。

等待回复时，他又给王禹丹发了一条短信：SOS，救命！杨大元的回复没来，王禹丹的回复先到了：怎么啦？把谁的肚子搞大了？欧阳佟写回复的时候，杨大元的短信来了：我是农民出身，最多回家再当农民。我做人的原则是不惹事也不怕事，从小到大，我从来就没有胆小过，也没有怕过谁。欧阳佟只好改变主意，先回复杨大元：既然你不讲情，就别怪我不讲义了。一切终于此，再多也是废话，好自为之，恕不再复。

此事令欧阳佟异常恼怒，气愤难平，身子都有些发抖。那个讨账的人问他，欧总，那笔钱什么时候付？欧阳佟说，一个星期，我保证一个星期之内付清。对方说，那不行，我们老板已经说了，今天必须付清。

王禹丹的短信又来了，问他：跳珠江去了？他回复说，我山穷水尽了，你如果不救我，真的只有跳珠江了。

要账的人还在身边缠着他，欧阳佟的电话响了，是王禹丹。

王禹丹问，什么事，竟然难倒了你这个大才子？欧阳佟说，我和杨大元闹翻了。

王禹丹说，恭喜你中了头彩。欧阳佟说，我都要跳楼了，你还说风凉话，无情无义。

王禹丹说，你有情有义吗？你的情义全给那个杨垃圾了，还有多余的给别人？欧阳佟说，就算是要检讨，那也是以后的事，现在，我需要救命。王禹丹说，没那么严重吧？以我看，他充其量就一个小混混，借给他一百个胆子，他也不敢谋财害命吧。

欧阳佟说，那也差不多了，现在，他把公司所有一切都控制在自己手里，没有钱，广告没法拍下去了。王禹丹说，我们可是签有合同的，出了问题，你要赔偿损失。

欧阳佟说，我的姐，我当然愿意赔偿你的损失。可我就这一百来斤，你要的话，随时来拿好了。王禹丹说，还能开玩笑，说明没有严重到山穷水尽嘛。欧阳佟说，那不是我有你这座大山吗？如果没有你，我就山没了水尽了，只有去跳珠江了。王禹丹说，什么时候跳？告诉我一声，我去观摩，看你的姿式美不美。欧阳佟说，我的姐呀，你是不是真的打算见死不救？王禹丹说，就冲你这声姐，我也救你了。欧阳佟心中大喜，还是有姐好。王禹丹说，我也不知前辈子欠了你这小子什么。我现在没时间，还有事要办，你等着，我让晓彤过去帮你顶一下。晚上我们一起吃饭。欧阳佟心中再一次狂喜，你在广州？王禹丹说，要不然说你小子命好？如果我不在广州，你是不是真的要跳珠江了？

和郑良国在房间里等了一个小时，胥晓彤赶到了。

看到她，欧阳佟像看到救星一般，热情地站起来迎接。可胥晓彤并没有理他，而是走到郑良国面前，语气很冷傲地问：你是乐天公司的？郑良国说，是。说着，便递上名片。胥晓彤不接，也不看他，说，把你们签的合同给我看看。郑良国口气很硬，说，对不起，合同留在公司财务部，我无权拿出来。胥晓彤说，那么，你们凭什么证明我们欠你的款？我们又凭什么给你打款？郑良国说，合同是你们签的，内容你们自然清楚，付了多少钱还差多少钱，你们同样是清楚的。胥晓彤有些咄咄逼人地说，我们清楚是我们的事，你们需要证明，那是你们的事，不能混为一谈。

郑良国说，如果我把合同拿来了，你们就付款？胥晓彤拿出一本支票簿，拍在面前的茶几上，说，多大个事，你去拿吧。

郑良国走后，欧阳佟立即向胥晓彤表示感谢。胥晓彤仅仅只是说了几句话，便要走。欧阳佟有些急了，说你走了怎么办？那个人很快就会来的。胥晓彤说，你放心，他不会来了。欧阳佟不解，问为什么。胥晓彤说，这个人仅仅只是业务员，他拿着鸡毛当令箭，欺你不了解合同。欧阳佟还是不明白，问合同有什么问题。胥晓彤说，那架飞机，根本就不是现做的，而是向内地一家航校租用的，费用最多十几万。现在冒出个九十八万的天价，说明杨大元和这家公司或者这个业务员有内幕交易，九十八万中，杨大元至少会拿走 50%。杨大元自己没有公司，这么大一笔钱，他怎么拿走？只有一个办法，拿票证冲账。所以，订合同的可能性很小，他们得逃税。他如果真的拿合同来了，那一定是假合同，你可以报警，告他用假合同诈骗。

欧阳佟大吃一惊，如果这是真的，岂不是说，仅这一笔，杨大元就搞走了公司近五十万？天哪，又一个超过 50%，看来，50%，就是杨大元的心理线。

胥晓彤说，你一定想知道，我为什么清楚这件事吧？我告诉你，你的方案出来后，我们已经向几家航校打听过，手里有他们的报价，又恰好知道其中一家航校提供了这架飞机。欧阳佟说，这样说，杨大元是在贪污？胥晓彤说，你才知道呀。如果我估计不错，猫腻远远不止这些。你慢慢查吧，我先走了。

欧阳佟说，你还不能走，我这里的事还没完。胥晓彤问，还有什么事？欧阳佟将制作组住房的情况以及动物园追场地人员费用的情况告诉她。胥晓彤说，看来，你还不是太糊涂，总算弄明白了一些事。欧阳佟可没有心情和她打嘴巴官司，说，我现在迫切需要一笔钱，否则，广告的拍摄工作，就可能终止。

胥晓彤坐下来，问，你准备怎么办？

欧阳佟说，动物园那笔钱，肯定要付。那并不是一笔很大的款子，拖着人家，不道义。制作组住宿问题，也一定要解决，能节约就要节约，他的打算是和这家酒店谈判，调整房间，如果不同意调整，只有一个办法，通知酒店，所有的人都离开，房间退还，账目以后再结。除此之外，这些天还不知哪些地方需要花钱，因此，无论如何，他都得准备一笔钱在手里，以备不时之需。

胥晓彤掏出一张卡，交到欧阳佟手中，说，这是王总私人的钱，你先用着。

胥晓彤走后，欧阳佟在房间里坐了好一会儿。他全身发软，身心疲惫。仅仅租用一架飞

机，杨大元就贪污了五十万，超过 50%，如果按这个比例计算，第一个月的一百四十万费用，他岂不是也贪污了七十万？就算没有七十万，五十万大概不会少。比如说，付给网友的那笔钱，欧阳佟怀疑全部进了杨大元的口袋。

还有吃饭的那些费用，大概也有相当的水分。此外，他还会不会在别的方面玩了花招？不进行深入调查，这事是很难搞清楚的。总而言之，欧阳佟彻底看清了杨大元。或者说，对于杨大元是个什么人，欧阳佟一直是清楚的，只不过，他一直认定，杨大元可能负天下人，但至少不会负他欧阳佟。现在想想，这种想法，真是太幼稚了，既然他肯负天下人，又怎么可能例外？难道他欧阳佟不是地球人而是外星人？

胥晓彤说，杨大元玩的远不止这些，在林飞广告这个项目中，他还玩了些什么？

仔细想一想，许多以前不明白的事，现在全都明白了。比如杨大元为什么让公司六个员工全部乘飞机？第一，他可以多报一两张机票，第二，他可以多报一些出租车票。第三，这些人在广州生活，他又可以额外多报一些费用。让导演和摄像住长隆，自然是为了捞到更多的房费差价。还有，自己明明谈好了所有工作人员只吃盒饭，他却坚持要上餐厅吃饭，为什么？盒饭是按人头算的，就算将五元的标准算成十元，他也不能捞多少钱。如果在餐厅吃饭，至少需要两桌，在广州这种地方，每桌多开三百元费用，是小事一桩。

再想想当初自己向丁应平推荐杨大元，事后丁应平又是那种态度，会不会是杨大元在雍州都市报也这样大捞特捞，而被人抓住了把柄？对于杨大元离开雍州都市报，欧阳佟一直觉得有些不解，人家还没踢，他就灰溜溜地走了，这可不是他的性格。现在看来，人家是捏住了他的痛脚，他才不得不离开的。

对于杨大元浑身的毛病，欧阳佟真的不知道或者没有看到？绝对不是，他知道杨大元爱撒谎，也知道他喜欢吃吃喝喝，对人没有真诚。同时，欧阳佟又极端自信，认定杨大元在这个世界上，只会真诚对待一个人，这个人就是自己。

欧阳佟又一次尝到了失恋的感觉，那是一种被欺骗的疼痛。

可眼下，无论怎样痛，他都不得不忍着，还有很多事需要他去处理。

他当即来到酒店大堂，说明情况，希望将前几天的房费结清。因为欧阳佟手里有押金条，办起来相对简单。不过，交钱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那位大堂副理问欧阳佟，结算方法，是不是还按那位杨先生所说？欧阳佟愣了一下，很快便明白过来，这里面一定有什么猫腻。自己如果回答得不好，对方肯定不再说了。他略想了想，说，能不能再低点？副理果然说，198 元，不能再低了。欧阳佟看过前面的单据，标价竟然是 268 元，可挂牌的双标，只有 238 元。他明白了，和长隆是一个把戏。

这就像一场恋爱，长达十几年的一段感情，最终的醒悟，竟然是以如此方式告终，那种受骗和被愚弄的感觉，让欧阳佟觉得心中有一把刀在搅动。

晚上和王禹丹一起吃饭的时候，他就显得有些提不起兴趣。王禹丹说，怎么啦？被哪个女人摆了一道？一点神采都没有了。欧阳佟说，难道不是被你摆了一道吗？

王禹丹说，笑话，我摆了 you 一道？我救了你一命。欧阳佟叹了一口气，说，想想，人生真是无趣。王禹丹说，人生怎么无趣了？我觉得有趣得很呀。欧阳佟说，到处充满着狡诈、阴谋、欺骗、背叛，你觉得有趣吗？王禹丹说，正因为有这些，人生才有趣。如果没有这些智慧和反智慧、狡诈和反狡诈，没有这些斗智斗勇，你说，人生还有趣吗？

欧阳佟看了王禹丹一眼，然后低头吃饭。他突然觉得，这个女人表面上慈眉善目，一副观音像，其实骨子里是个斗士，是一个权术痴迷者。也难怪，她现在可是正厅级，如果不善于玩弄权术，又怎么能走上如此显位？潜意识之中，欧阳佟对权术有一种强烈的排斥。如果一开始知道某个人是玩弄权术的高手，他是不会和此人深交的。他对杜崇光从来都没有好感，也正是因为他太擅长玩弄权术。

这餐饭吃得了无乐趣，甚至有些沉闷。吃完饭后准备结账离开，王禹丹说，你没有好奇我为什么在广州吗？欧阳佟愣了一下。确实，王禹丹约他晚上一起吃饭的时候，他曾冒出这个念头，但后来的事太多了，情绪也太糟了，竟然将这个话忘了。听她提起，他便说，对呀，我就奇怪，你是及时雨还是什么？怎么我想你，你就在了？王禹丹说，你不是说我是观音吗？既然是观音，当然知道你需要我。

欧阳佟说，我现在想喝酒，不如我们去你的房间喝酒吧？王禹丹说，想喝酒，你刚才怎么不说？欧阳佟说，刚才不想喝，现在突然想了。而且，我一个人喝有什么意思？我们可以买一瓶红酒回去喝。王禹丹说，醉翁之意不在酒吧？欧阳佟说，反正我已经是被人家抛弃的人，也不在乎多被抛弃一回。你看清楚，你面前这个家伙臭得很，现在嘛，又被人涮了一次，你有绝对的理由认同一个事实，这个姓欧阳的家伙是个弱智儿童，要打发一个弱智儿童，对你这种天才少女，哦不，天才妇女来说，那还不是小事一件？

王禹丹说，看你这小朋友有强烈的倾吐欲，那就成全你一回吧。

恰好服务员送单过来，王禹丹说，先不忙，再拿一瓶红葡萄酒带走。王禹丹去过法国红酒之乡波尔多，观察并部分参与了制作红酒的过程，因此对那里产的红酒情有独钟。服务小姐说，那我就给你拿酒水单来。王禹丹说，不用了，你只说，你这里有波尔多产的拉菲没有？服务小姐不清楚，需要去问。不多一会儿，过来一位正装小姐，大概是领班甚至更高职务的。她告诉王禹丹，有拉菲。同时将一张酒水单递给王禹丹，王禹丹并没有征求欧阳佟的意见，而是说，1989年的吧。服务小姐说，好的，1989年的拉菲，我们这里售价是3240元。

欧阳佟吓了一跳，自己只不过说要喝酒，没想到她竟然点了一瓶如此之贵的酒。他正想说不喝算了，王禹丹已经将卡递了过去。

回到房间，各自端起一杯酒的时候，欧阳佟问道，现在请告诉我，你为什么会在广州？王禹丹说，我说我来出差，你信吗？欧阳佟说，假如你说你专门为这个广告而来，我更不信。王禹丹说，事实上，我确实想来搞清楚一些事情。欧阳佟轻轻抿了一口酒，说，这么说，是你让胥晓彤给我打电话的？王禹丹说，没办法，将这么大一件事，交给了你这样一个无所用心的人。我就是苦命，当初不知道怎么就信任了你，害得我连这点破事都要亲自过问。

欧阳佟一听，看来这是真的了，便真诚地向她道歉。王禹丹倒是笑了，说，以前那个目

空一切神采飞扬的欧阳佟哪里去了？欧阳佟说，上次，你说杨大元我还不服。有什么办法？在你面前，我恐怕是永远都神采飞扬不起来了。只是我不太明白，你才见杨大元一次，怎么就那么准确地看清了他是个什么人？

王禹丹说，想知道吗？欧阳佟说，想。王禹丹说，很简单，就因为他招的那些人。

欧阳佟不明白了，说，他招的那些人怎么了？我知道，你的意思是说，年轻漂亮是吧？这个我也想过，男人嘛，喜欢漂亮是正常的，而且，他这个人比较好色，大概想对下面的职员打点小主意。这小心事，我也知道，所以，我第一次去，就将他的一个小情人炒了。我要让他知道，我不喜欢在公司里发生这样的事。

王禹丹说，你啊，那么聪明的脑子，平常都用来干什么？难道就用来愤世嫉俗，伶牙俐齿？欧阳佟说，你就打击吧，我今天受的打击太多，不在乎多一点。王禹丹说，我问你，如果是你，你会将十几个你喜欢的女孩一起弄到公司里来吗？欧阳佟说不会，王禹丹问为什么。欧阳佟说，如果是还没有成功的，肯定成功不了，大家相互吃醋。如果是成功了，那还不打起来？说到这里，欧阳佟将端在半空中的酒杯放下来，说，对呀。我还以为他是想打人家漂亮女孩的主意。看来我想得简单了。

既然不是打她们的主意，那他是为什么？

我说你不动脑子吧？王禹丹说，显而易见，他又不是傻瓜，做这件事，肯定有自己的目的。这么明显的目的性，我不明白你怎么就没看出来。欧阳佟说，你虽然这样说，可我还是不明白，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王禹丹说，肯定有利益，不然无法理解。现在大学生毕业就是失业，工作不好找，他会不会收了人家的钱？如果说，他一直盘算着你的钱，却又做出一系列表面文章，诸如让大家一齐喊董事长好之类，你说他是个什么人？当面喊哥哥，背后摸家伙嘛。这样的小把戏，稍有点情商的人，一眼就能看出来嘛。欧阳佟说，就算他收了钱，我又怎么证实？王禹丹说，你是猪呀，这么简单的办法。你回去之后，把那些人都炒掉，马上就搞清楚了。

欧阳佟说，搞清楚了又怎样？我已经想好了，这件事，就这么算了。

王禹丹大声地叫起来，有没有搞错？就这么算了？你以为你是谁？现代农夫？

欧阳佟问，那你说怎么办？王禹丹说，怎么办？太好办了，灭了他。欧阳佟知道，她所说的灭了，不是黑社会所说的灭了。尽管如此，心里还是一寒，口里说，不太好吧？王禹丹说，你想演当代版的农夫和蛇？欧阳佟说，没那么严重吧？

没这么严重？王禹丹叫了起来。你以为他会对你千恩万谢感恩戴德？你该不会这么幼稚吧？我告诉你，他现在心里恨死了你。你和他之间，只存在一种可能，那就是敌人。既然是敌人，那首歌怎么唱的？朋友来了有好酒，敌人来了，迎接他的有猎枪。不趁他最弱的时候将他灭了，他一旦缓过气来，肯定反咬你一口。那时候，你不死也脱层皮。

欧阳佟说，他不仁，但我不能不义。毕竟从小一起玩大的。王禹丹说，要不这样，你不插手，我来把这事办了。欧阳佟问，我想知道，你会怎么办？王禹丹说，这太容易办了，他的做法，已经构成了贪污和非法占有公司财产，是经济犯罪。可以分两步走，第一步，通过

经侦大队立案侦查，确定他的贪污和非法占有具体数目以及证据。第二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追回属于公司的财产同时提起刑事诉讼，我估计，不判十年，八年大概少不了。这样一来，你所受的损失被追回，他破产加坐牢，再不可能对你有任何威胁了。

确实有点痛打落水狗的味道。从目前所掌握的情况看，仅租用飞机一项，涉及金额约五十万，长隆大酒店涉及金额三点五万，另一间酒店，估计也有好几万。如果欧阳佟推算杨大元每经手一笔买卖，就一定要为自己捞 50% 的好处基本准确的话，杨大元非法占有以及转移公司资产，至少不会少于一百万。王禹丹说判个十年八年，恐怕还是轻的，以王禹丹在江南省的影响力，给杨大元来个从重从快，超过十年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有这十年刑期，杨大元可算是彻底毁了，别说这是他生命中的黄金十年，十年之后，还能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吗？恐怕这一辈子，都给废了。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欧阳佟怎么忍心痛下如此杀手？他说，我下不了手，如果一定得当现代版的农夫，那就让我当一次吧。

说这话时，欧阳佟一脸的悲壮。王禹丹显然想再劝一劝他，可看见他的表情，忍住了，仅仅只是端起面前的酒杯，和他碰了一下。

说是喝酒，但一瓶红酒，根本不可能令任何一个人进入状态。王禹丹说，你坐一下，我先去洗澡。如果欧阳佟的脑子清醒，一定可以从这句话中，分析出很多潜台词。王禹丹说先去洗澡，而不是说去洗个澡，也不是说去洗澡。这里多了一个先字，既然有先，那就一定有后，后是什么？只要认真想一想，便可知道，后并不是继续陪欧阳佟喝酒，酒已经没了，也不是陪他说话，说话显然不需要洗澡。那么，后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欧阳佟洗澡。既然王禹丹主动说出她先洗澡欧阳佟后洗澡这样的话，至少说明，她准备留欧阳佟在自己的房间里睡觉，或者说，她将这个晚上看成了一种仪式。

可是，她洗完澡出来时，发现欧阳佟已经走了。

他并不是不理解她的暗示，只不过，今晚他没有心情，对于留下来会保存怎样的记忆，他没有信心。

回到自己的房间，他想洗澡睡觉，却收到文雨芳的短信。问他：老男人，在干吗？他回复说，在痛苦。她说，是不是人老了，不良情绪就会多一些？他说，不知道。她说，看来情绪真不好，话都懒得说。要不要我来陪你？他说，好哇，不过你来不了。她问，你在哪里？他说，在房间。她说，谁的房间？老婆的房间还是情人的房间？他说，酒店的房间。她说，你该不会告诉我，你准备打一场鸡族之战吧？他说，鸡是人类的功臣，你应该对鸡族充满同情和爱戴才对。她说，无耻，不理你了。